Edna Ferber

# Roast Beef, Medium

# 半熟的牛排

埃德纳·菲伯［著］　陈曼宇、乌娜吉、韩书轩［译］　徐跃荣［责编］



"五分熟的牛排"，
不仅是一份食物，
也是一种哲学。

坐在生活的餐桌前，面前放着道德这份菜单，
虽然你知道五分熟的牛排很健康，
是一个明智又可靠的选择，
但你的目光仍会在各种主菜、开胃点心和其他菜品间游移。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Edna Ferber

# Roast Beef, Medium

# 半熟的牛排

埃德纳·菲伯［著］　陈曼宇、乌娜吉、韩书轩［译］　徐跃荣［责编］



“五分熟的牛排”，
不仅是一份食物，
也是一种哲学。

坐在生活的餐桌前，面前放着道德这份菜单，
虽然你知道五分熟的牛排很健康，
是一个明智又可靠的选择，
但你的目光仍会在各种主菜、开胃点心和其他菜品间游移。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 版权信息

书名:半熟的牛排

作者:[美]埃德纳·菲伯

译者:陈曼宇,乌娜吉,韩书轩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译者序

这世上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人不是只有Papi酱，职场女性的代表也不是只有杜拉拉，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一位名叫艾玛.麦克切斯尼的女子才是现今所有职业女性的楷模。艾玛，她是一位离了婚的女子，年轻时所托非人，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乔克.麦克切斯尼；她也是一位绯闻不断的话题人物，被所有男性推销员的妻子们视为眼中刺，肉中钉；但她还是一位开明的母亲，深爱却不溺爱儿子，在人生路上给他正确的指引；她更是一位职场女强人，在女性推销员饱受社会歧视的年代，她不仅要与三六九等的人交涉周旋，还要和商业对手埃德.迈耶斯斗智斗勇，成为所有男性钦佩的销售精英。出差的时候被安排到最差的房间，异地重病的时候被送寿衣，最失落的时候被竞争对手暗地打压……她饱尝人情冷暖，却依然怀着赤子之心，困境中也依然对工作不离不弃，锐意进取。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这本小说里找到答案。在这个故事里，职场女强人艾玛·麦克切斯尼会带你解答现今所有的职场困惑。

# 前言

“五分熟的牛排”，不仅是一份食物，也是一种哲学。

坐在生活的餐桌前，面前放着道德这份菜单，虽然你知道五分熟的牛排很健康，是一个明智又可靠的选择，但你的目光仍会在各种主菜、开胃点心和其他菜品间游移。五分熟的牛排的确很健康。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温柔可亲、充满诱惑的声音会在你耳边响起。

“今天的牛舌冻味道非常不错呢，”那个声音柔声道，“我能向你推荐乡村风味的鸡肉派吗？也许你想吃一点清淡美食，班尼迪克蛋吧，非常美味。你也可以尝一下蟹肉片，再蘸点特制的俄罗斯酱。”

牛排，还是五分熟的！听起来都平淡无奇，单调乏味！你带着轻蔑的态度将吃牛排的想法抛之脑后，并觉得它罪有应得。接着，你就像个美食家一样点起了餐。各样的美食摆在你面前，有的是用油酥面皮裹着，有的是用带褶皱的纸托盛着，有的会刺痛舌头，有的则会挑逗味蕾，还有一些奇怪的蔬菜配菜，都被切得很是精巧。这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更是佳肴啊！

“您对今天的食物都还满意吗？”那个迷人的声音殷勤地问道。

“很满意，”你答，说着还赶紧抿了一口水。因为那红辣椒粉烧得你舌头疼。“好了，麻烦结账。”

你看了看金额，大惊失措。“喂！你是不是多收费了！”

“这是正常价，”你在那个装模作样的声音里听出了一点冷笑的意味。“先生，我们卖给谁都是这个价。”

你往口袋深处掏了又掏，结了账，然后起身离开了，肚子是饱了但心里却有些不满。过了一会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你骂道傻瓜！傻瓜！大傻瓜！

下次再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那个声音迷惑了。我们提防奇怪的酱汁，避开诱人的肉冻，看了看邻桌的人，他吃的食物有法式的，俄

式的，还有匈牙利式的，那些食物都装饰有配菜，色彩鲜艳，还泛着油光。我们满意又惋惜地叹了口气，接着专心地吃着五分熟的牛排。

埃德纳·菲伯


JAMES MONTGOMERY FLAGG

“‘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衬裙！’”

# 第一章
# 半熟的牛排

有一种征途，班扬[注]笔下基督徒的朝圣之路与之相比，只能算作夏夜漫步。发起这种“强行军”的“清教徒”来自一个乌烟瘴气的行业，人称旅行销售。手上拿着样品箱，兜里揣着钥匙，嘴上叼着雪茄，头上直直地立着一顶棕色圆顶礼帽，每个初出茅庐的旅行者都是以这副装备开始他的旅程：先穿过克里奥尔风味的鸡肉沼泽，越过大份的油煎饼山，还得注意山上危险重重的朗姆酒酱汁冰川；接着进入裹着面包屑的小牛排肃杀丛林，趟过林间蜿蜒曲折、颜色血红、死气沉沉的番茄肉汁小溪；经过一锅乱炖的粘稠泥沼，翻过咸牛肉土豆泥山，跨过摇摇欲坠的糖渍小牛肉泥潭，陷入卷心菜沙拉泥浆中，直到筋疲力尽，胃口尽失，面黄肌瘦，才能到达半熟烤牛排的避风港。一旦到达，他便不舍离去，罔顾梳着蓬巴杜式高卷发、穿着白围裙的小妖精在他耳边反复吟唱爱尔兰炖肉和苹果酱猪肉的颂歌。

艾玛·麦克切斯尼正在密歇根州三河城的汉堡店里独自吃着晚餐。多年以前她就已到达烤牛排港湾。她深知小镇旅馆餐厅的饭菜不易消化，就像雪山的向导熟知山上每一处险境和峡谷一样。四处奔走的十年间，她学会辨别看似风平浪静的奶油鸡肉酱中潜藏的致命陷阱。洋葱牛肉饼对她来说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这是一场简短但艰难的斗争，而艾玛·麦克切斯尼胜出了，才能一直保持不错的容颜和身材。

不再打隐喻了。接着讲回艾玛一个人的健康晚餐。

她拿起最近一期《时裳评论》杂志（Dry Goods Review）靠在醋瓶、伍斯特沙司和盐罐子上，一边漫不经心地细嚼慢咽，一边看着杂志里的时尚广告，那是她们公司死对头——施特劳斯丝绸裙装公司登的。这是一则不错的广告。艾玛·麦克切斯尼看得入神，饶是她对自家衬裙比别人了解的都多，此刻也忘了自家裙子的优点，不由得由衷称赞，任面前微温的牛肉渐渐变冷、失去弹性。隐约在潜意识里，她似乎看到那个瘦长脸的女服务生将某个人带到她的桌子对面就座。同样也是在潜意识里，她听到那个人点了猪肝培根配洋葱。她心想，一会儿看完这篇专栏

文章一定要抬头看看这个傻子是谁。但她最后都没有看完。

“我并不想打断你看爱情抒情诗，但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递一下醋——”

艾玛头也不抬，在杂志背后摸索了一下，推到桌子对面。

“——还有伍斯特——”

她一只眼睛还停留在那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就将那个高的瓶子递过去。但这么一来她的杂志就支撑不住了。就一个盐罐子可撑不住那么重的《时裳评论》杂志。

“——还有盐，谢谢。这儿还挺暖和的，是不是？”

艾玛·麦克切斯尼两道眉毛拧成了一团，抬眼从杂志上方瞥去。只一眼，她皱着的眉头就舒展开了，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对方。

“不过，换作是谁都会盯着看，这也在他预料之中，”她后来讲起这一幕时说道。“我见过受女观众欢迎的男演员，服装销售员，甚至朱利安·埃尔廷格(注)，但是这个男孩拥有我见过的所有男性的美，英俊、时髦，如同一碗清凉的燕麦粥。而且他也深知这一点。”

当时，艾玛·麦克切斯尼担任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的销售代表已有十年，期间她已发现很有必要对自己约法三章。在严格遵守这些规矩后，她已经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异性销售员的热情示好，成为这方面的行家。但她告诉自己，这次不一样。桌子对面的只是个孩子——一个极其英俊，放肆无礼、骄傲自大的男孩，他未经许可，无礼地盯着她苗条的身材，姣好的面容和时髦的遮阳帽底下经过精心打理的头发。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他流利地念道。”

“你长得这么好看，简直异于常人啊。”艾玛·麦克切斯尼突然说道。她平常不会开这种欠考虑的玩笑。“我打赌你的牙齿肯定不好看，或者口条不顺。”

那个帅气的年轻人笑了，露出一口完美的白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注]他流利地念道，“我没念错吧？”

“那肯定是品行不好了。”艾玛·麦克切斯尼反驳道，“哎呀哎呀！还天天出差！那么，你一路从缅因州到加州肯定伤了无数少女的心，那些滴血的心，都能让红海嫉妒得变白了。”

这个青春靓丽的小孩叉起一小块猪肝，深情款款地看向一直在他身边盘旋的女服务生，直看进她那充满爱慕的眼里。“今晚有没有好吃的热饼干呢，美女？”他问道。

“当然有，我给你拿些来。”他的“女仆”反应热烈，一口答应，然后消失在厨房的方向。

“你是第一次出差，是吧？”艾玛·麦克切斯尼暗中观察，无情揭穿。

“是什么让你觉得——”

“猪肝和培根，热饼干，伍斯特沙司，”她指出，“没有一个老手会选择这样慢性自杀。当你在外面两三年后，你就会像直布罗陀岩山那样坚

定——只吃半熟的牛排。噢，我有时候也会放纵一下，加几个鸡蛋，如果服务员保证认识那只下蛋鸡的话，但单单只要烤牛排，不用多想，就是最好的选择。坚持这种选择，怎么都错不了。”

这个像神一样的年轻人认真听着，身体前倾，忘记了吃东西。

“你别告诉我你也在出差！”

“怎么不是呢？”艾玛·麦克切斯尼迅速地反问道。

“噢，啧啧！”那英俊的年轻人说，向她摆出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有哪个像你这么漂亮，有这样的双眸，这样的秀发，这样的身材——说吧，小可爱，你今晚准备干什么？”

艾玛·麦克切斯尼往她的茶里加了点糖，慢慢地搅动。接着，她抬起头。“你这个菜鸟小屁孩！”她冷冷地说道，“今晚，我准备发出两封信，说明为什么上周业务一团糟，而下周将会改善。然后，我会一如往常，睡上9个小时的美容觉。”

“不要生你同伴的气。如果你知道我怎么在一个穷乡僻壤磨过一晚上，你就会同情我了。真是折磨人！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比几十个女中豪杰还要难缠。一晚上的时间，感觉简直比一整天时间的两倍还长。不骗你！”

但艾玛·麦克切斯尼看起来不为所动，女人心软之前都是这样。她说：“噢，我不知道。当我打通电话，试图说服一群顾客，T·A·巴克羽绒衬裙让市场里所有其他短裙看起来就像一面在美国独立日被遗忘在雨中的彩旗，我已经做好准备压低利润，并且在六点半留下一通电话。”

“行行好吧，”小伙子忍不住恳求道，“我们去看所有的镍币展，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忧伤浸没在——呃——”

艾玛·麦克切斯尼将一枚硬币悄悄塞进盘子底下，将餐巾揉皱，将手臂叠放在桌面上，然后久久地凝视着对面的男孩。那凝视悠长而坚定，连男孩一直主导的欢快气氛也明显凝固了不少，过了好一会儿，艾玛才开始讲话。

“告诉我，小伙子，有没有人拒绝过你任何事？我想应该没有。我在想，如果你发现你还有多少东西要学，你会不会吓到不敢往前看。我告

诉过你，我从来没有跟你这样的年轻人说过话，我并不期待你相信我，但那确实是真的。我不知道我为何为你打破我自己的规矩，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得不像话，我渴望找出你的瑕疵。你知道，上帝不会将人造得如此完美的。我准备去寄出这些信件，然后，如果你也同路的话，我们可以散个步。那些什么展让我很是心烦。对我来说，就像非要让我再看一部西部电影，看一个编着头发的傻女孩骑着一匹参展马，在偏远地区人潮涌动的路口，被一个从东部来的帅气而骄傲的新来者从一队印第安人手上救走。或者非要让我再看一部历史电影，里面的女人们穿着风格各异的服装，从早期埃及风格到后期芝加哥州街风格，那我肯定会发疯的，然后尖声叫喊着被人从座位上带走。我们还是沿着主街散步吧，看看那些商店橱窗，一直走到公园，再回来。”

“太棒了！”他表示赞成。“有个公园？”

“我不清楚，”艾玛·麦克切斯尼回答道，“应该有。对了，为了你好，我准备告诉你几件事。旅行销售的游戏可没那么简单，不仅仅是压低价格，跟你见到的所有美女聊天，学着在芝加哥的帕米尔旅馆问问那些长相普通的年轻女性那么简单。八点整我们在大堂碰面。”

艾玛·麦克切斯尼说话语调平稳，不急不徐，侃侃而谈，从八点钟一直聊到八点半，谈的都是这十年来她在外奔波累积的大量实战经验。她告诉这个英俊的年轻人许多事，他本该对此永远感激涕零。但是，当他们走到公园时——那个寒冷昏暗、镀上一层银色月光的公园，公园的长椅被散布在看得见白色舞台的地方，又隐于模糊的阴影里，艾玛·麦克切斯尼突然停下话头。她不仅不再讲话，还忘记了跟她一起坐在长椅上的男孩。

在那个漂亮的小广场中间的舞台上，在弧光灯下，附近的几个小孩正在吵吵闹闹地玩游戏，时不时有几声尖叫声，也有许多叫喊声和欢笑声。突然，街对面的一栋房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甚至盖过了孩子们的喧闹声。

“弗雷迪！”那声音响起，“梅贝尔！快回来。”

一个男孩的声音答应着，那是一个典型的男孩嗓音，像古时候伊甸园中还是孩子的该隐的声音，但把声音拉长了：

“噢，妈，我一点儿也不困。我们刚开始玩一个新游戏，我还是队长

呢。我们不能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吗？”

“好吧，五分钟，”女人同意了，“但不要让我再喊你了。”

艾玛·麦克切斯尼向后靠在粗糙的椅背上，白皙紧实的手臂抱拢在脑后，她直直地盯着前方柔和又黑暗的夜色。如果有灯光，你会发现，她嘴角隐约带着苦涩的弧线，被眼里甜蜜亲切的柔光盖过了。

“弗雷迪！”那个命令的声音又响起了，“梅贝尔！马上回来！”

一个接一个飞奔的小身影，在弧光灯下消散了，散入那个声音传来的方向，回家，上床睡觉。此刻，艾玛·麦克切斯尼忘记了什么美少年，什么羽绒衬裙，什么折扣、提货单、样品箱和不高兴的买家。毕竟，晚餐遇到的少年只是唤醒了她母性本能的保护欲，尽管她当时还不知道。不过说到这个，她此刻也还不知道。她正忙着回忆起她生活中这样的夜晚——夏夜，充满孩子玩闹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她自己也曾经这样站在门廊上，把双手拢在嘴边，保证声音清晰地穿透黄昏，盖过小孩子们的叫喊声。她清楚，这些小脚丫有多么不情愿离开他们的游戏，知道他们会拖拖拉拉地走上门廊台阶，进屋去。多少年了，她曾努力把这些记忆埋藏在身后，此刻却突然涌现在她眼前，在这个昏暗静谧的、飘着花香的小公园里。

一个声音打破了宁静，将她的幻想散落在风中。

“说实话，孩子，”那个声音说，“我可能会疯狂地爱上你，如果你允许的话。”

被遗忘在一旁的身影突然惊醒过来。一只强壮的手臂搂住了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抓住她放在脑后的手。两片温暖热切的嘴唇压在她的唇上，堵住了她轻微的惊呼和喉咙里冒出的愤怒。

艾玛·麦克切斯尼猛然扭动挣脱了他的钳制，然后将他推开了。她并没有愤然离去，甚至没有站起来。她非常安静地坐着，呼吸急促。当她最后转身看向身边的男孩时，洁白的面容凌厉得仿佛要切入黑暗里。那个男人瑟缩了一下，似乎还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但艾玛·麦克切斯尼就只是打量着他。




“‘那是一个结了婚的吻——至少已经结婚两年的吻。’”

“你这个下流的废物！徒有其表的恶魔！”她说。“所以你已经结婚了。”

他突然弹起来。“你是怎么——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那是一个结了婚的吻——至少已经结婚两年的吻。没有哪个男孩会在亲吻我这样的老手时变得那么兴奋。有可能是你生疏了。我一开始就

知道，如果不是牙齿或口条的问题，那就一定是品行的问题。果然。”

她从长椅上挪过去，直到挨着他坐。“现在，听我说，孩子。”她向前倾身，气场强大。“你在听吗？”

“是的。”这个年轻英俊的“恶魔”闷闷不乐地回答道。

“我将要告诉你的，不是为了你好，而是为了你妻子好。我十八岁的时候就结婚了，那段婚姻延续了八年。我离婚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的孩子今年十七岁。你好好算一下，老娘今年几岁了？”

“我不信，”他回想了一下，“你最多不过二十六岁——不，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

“谢谢，”艾玛拉长了声音说。“那是因为你从没有见过我穿睡衣的样子。女人只有在睡觉前卸妆后那几分钟，才能看出真实的年龄。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开始对你很和气吗？因为我蠢到感觉你让我想起我的孩子。每一个温柔的妈妈都傻傻地以为每个希腊天神看起来都像自己的孩子，就算她的孩子可能是斜视还缺了两颗牙——还好我的不会，感谢上帝！他是最棒的年轻人——好吧，现在看着我，小伙子。我要以德报怨告诉你一些事。旅行销售和天才绝不该结婚。不过既然你已经结婚了，那你最好从现在开始好好表现。但在我说完之前，如果你越过这个界线，我就会喊警察，喊杀人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非常抱歉，在广场上的时候，我——”

“已经晚了十分钟了。”艾玛·麦克切斯尼打断了他，“我专门为你奉上了热腾腾的布道，你噎着也要咽下去。每次我听到旅途中的男人抱怨自己孤单的夜晚，像狗一样的生活，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总是很好奇，难道他认为他的妻子每天过的都是夏日野餐的休闲生活吗？她其实一年有七个月在守活寡，却没有寡妇的优待。你有没有偶尔停下来想想她怎么熬过漫漫长夜？不，你从未想过。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她一夜夜地坐在家里，也许就拿着你的衬衫在袖子上绣上你的名字，以此排解寂寞。周六的晚上，每个已婚妇女都有权利让她们的丈夫带着出门，她还能听到楼上的女人梳妆打扮，准备去剧场。尽管隔着天花板，她却还是知道了他们的行程，知道男主人因为他的白色细麻布领带而大发雷霆，知道他们准备搭的士或者汽车，知道他们之后的晚餐约了谁。就算只是听着他们下楼的声音，她也可以分辨出三楼太太的丝袜花了多少钱，戴

没戴她新买的拉瓦利埃宝石项链。女人就有这样的直觉，你知道的。不过也许你不知道。你错过了许多事。”

“假如，你看——”她身旁的男人打断了她。但艾玛·麦克切斯尼竖起冰冷的手指举到他的唇边。

“请不要从旁打断。”她说，“他们走后，她可能上床睡觉，或者坐直了身子，假装在看书，实际上却竖起耳朵听着厨房那边传来的吱吱声，猜想是外层御寒的门上螺丝松了，或者是有人试图破门而入。她宁愿坐在那儿，吓得脸色发青，也不敢穿过长长的门厅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十一点的时候，蒂莉带着她的小男朋友回家了，尽管她之前保证在十点前回家。她冲到厨房，兴奋地拥抱蒂莉，她太高兴见到她了。噢，这真是‘愉快’的生活。人们经常谈论早期朝圣者母亲的英雄事迹！我倒是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讲过普通旅行销售员的妻子。”

“贝丝每周六都会去看日场演出。”他开始弱弱地辩解道。

“日场演出！”艾玛·麦克切斯尼嘲笑道，“你觉得有哪个女人喜欢去看日场演出？只有十六岁的女孩、终身未嫁又没有兄弟的老处女和旅行销售员的妻子会去看。日场演出！这么说吧，在一趟全天的火车和一趟卧铺车之间，你会怎么选？你会有半点迟疑吗？这是一样的道理。女人所说的去剧场，是很不寻常的事。它意味着下午要睡会儿觉，这样晚上眼睛才能炯炯有神，然后5点左右开始梳妆打扮，将丈夫干净的衣服放在床上。她喜欢这么做。她甚至喜欢为他准备好洗澡的毛巾，把刮胡刀放在他触手能及的地方，告诉厨娘手脚麻利，要在六点半准备好晚餐。这意味着她要把挂在衣柜里套着印花棉布袋子的漂亮裙子拿出来了，还有她的黑色绸缎外套，还有她用省下来的生活费买的一顶配着洁白羽毛的帽子。她要穿上她最好的丝质长袜，戴上镶钻的旭日项链，他答应过只要生意变好，就给她换成拉瓦利埃宝石项链的。她喜欢这所有一切，双颊也变得越来越粉嫩，所以她其实不需要涂一丁点儿口红，但是‘每个人都这么做，你不知道吗？’她梳妆好，就差换衣服了，于是她穿上一件睡袍，溜到厨房里去做鸡肉的酱汁，因为那个厨娘永远做不出他喜欢的顺滑口感。这也是她所说的‘去剧院’的一部分，还要有一个丈夫。如果还有孩子——”

那个男孩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声。但艾玛的耳朵灵，一下就听到了。

“没有？好吧，那你还算少了一个污点。但是如果有孩子——为了她好我也希望有孩子——她就既当爹又当妈。她一个人将他们抚养长大，而他就在外面出差。她只能这么吓唬孩子们：‘等到你们爸爸回家。他会知道的。’但是，呸！等他回家，他也不能因为孩子一个多月前做的什么事而打他们，而且他们也全忘了，那些事情，他没有看到，也无法想象。另外，他回到家，只想着自己舒服。他说他想要休息一下，想要片刻安宁，如果他晚上还到处跑去玩的话，那就太可恶了。还好，他不是！但是他也没有拒绝她特地花心思准备的所有小事，那些都是他在旅途中异常想念的。噢，每一个旅行销售员的妻子都应该在天堂有一席之地——尽管如此，我猜她们大多数只能徘徊在邮局附近。”

“你说的都对！”艾玛·麦克切斯尼的听众突然大喊道，“像你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浪费时间在路上，这已经超出我的所见所闻。还有——我想感谢你。我真是个蠢货——”

“我之前没有让你把话说完，我现在也不准备让你这么做。等一下。这篇布道还有最后一个部分。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老手们和烤牛排的故事吗？这个，在生活中也同样适用。在正餐之前心不在焉地摆弄那些小配菜并无大碍，但总有一天，你就不再想瞎摆弄鸡肉酱和小羊排，就像这个世界一样，你会安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就像半熟牛排一样。其他东西也许偶尔能刺激你的味觉，但它迟早会对你发起突袭，然后毁掉你的品德修养。你要坚守住你的半熟牛排。这听起来也许很枯燥乏味、无法想象，但你会发现它才是值得长期经营的。你现在可以送我回宾馆了。我已经损失了一小时的睡眠，不过我不觉得这是浪费时间。请原谅我，从这儿到宾馆的路上我们将停止任何对话。我已经讲到声音沙哑了，估计明天去卖衬裙的时候我得打手语了。”

他们在沉默中走到了汉堡店的门口。但在通往大堂的台阶底下，他停下了，看向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脸。他脸色苍白，透着紧张。

“看着，”他说，“我必须感谢你。这听起来有点蠢，但我猜你知道我什么意思。我不会请求你原谅像我这样一个卑劣的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这么羞愧过。为什么呢，如果你认识贝丝——如果你知道——”

“我觉得我理解贝丝，是的。我自己也曾经像你的贝丝一样。不是说因为我现在是一名旅行销售员，我就忘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讲到这里，我也不怕告诉你，坐在那样的公园里，把脚放在潮湿的草地上，我

还犯了神经痛。我能感觉到我的后槽牙隐隐作痛，到十一点时，疼痛会渐渐转移到我的左眼，还呼朋唤友地在我的脸上跳舞。知道吗，小伙子，我愿意付上我上星期赚到的佣金，如果我有权利对某个人这么说：‘亨利，你可以起来拿个热水袋帮我缓解一下我的神经痛吗？我疼得厉害。还有，打开小衣橱左手边的下层抽屉，拿出一件薄纱背心，然后在我梳妆台托盘上拿一枚安全别针。我要把它别在头上。’”




“‘我不会请求你原谅我这样一个卑劣的人’”

---

1. 约翰·班扬（John Bunyan）：英国著名作家、布道家，著有《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内容讲述基督徒及其妻子先后寻找天国的故事。（译注）
2. 朱利安·埃尔廷格（Julian Eltinge）：美国舞台剧、电影男演员、反串演员，活跃于20世纪初，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反串男演员之一。（译注）
3. 原文为常见的英语绕口令：“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为照

顾中文读者阅读习惯，以常见的汉语绕口令译出。（译注）

# 第二章
# T.A巴克公司的销售代表

列车两点十五分到站，艾玛·麦克切斯尼太太（我把“太太”两个字放在后面是因为她确实曾经结过婚）飞快地下了车，穿过车站站台，然后一头扎进了旅馆巴士里。她不得不从一个穿着棕色衣服的胖男人和一个穿黑衣服的瘦男人的脚上跨过去。她经常这样做，动作已经很熟练了。她知道那两个人弓着背占着靠过道的座位，是想等巴士一到旅馆，他们好最先冲下去登记，然后选个好房间。车上能闻到稻草味、霉味、马厩味、还有股潮气和烟草味，因为这辆车从老乔纳斯·瞿述伟[注]那个时代一直用到了现在。做旅行推销的这九年，艾玛·麦克切斯尼的鼻子渐渐习惯了巴士上的这种味道。她呆呆地望着窗外，跷着腿，想起自己还穿着修身的职业套装，不应该有这种姿势，于是，她又把脚放下来，正好迎上了一个胖胖的男旅行推销员喜悦又善解人意的目光。他穿着一身棕——棕色西装，棕色鞋子，棕色围巾，棕色帽子，口袋里还露出一角棕色的手绢，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块巨大的巧克力软糖。

“面红耳赤，咧嘴而笑，时不时地眨巴几下眼睛，我敢打赌，他一定是卖棺材和殡仪用品的，”艾玛·麦克切斯尼心想，“另一个人，高高瘦瘦的，穿着一身像是奔丧的黑衣服，我猜他肯定很喜欢纯音乐，或者是唱片，也许他是学术局的一名读者，打算在第一卫理公会的青年周末晚间俱乐部上读一段幽默的文字。”

在为羽绒衬裙公司跑销售的这九年里，艾玛·麦克切斯尼已经对人性有了一两点认识。

车停下来的时候，她还没来得及整理好因汽车颠簸而有点歪了的帽子，就看到那个穿棕色衣服的胖子和穿黑色衣服的瘦子跳下巴士，冲进了旅馆。她对此早已见多不怪。当她到达旅馆前台的时候，那两个人早已没了影，那里只有一个刚被叫醒的男服务员。

柜台后的那个人穿着做工考究的衣服，懒洋洋地看着她的签名，而且还是倒着拿，然后他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喊道：

“前台！带这位女士去19号房。”

艾玛·麦克切斯尼跟在帮她提行李的服务员身后，往楼梯方向走了三步然后停住了。

她面带微笑地说：“等一下，小伙子。”然后她走回前台，打量着那个店员，嘴角带着一抹微笑，从精心剪裁的衣袖里伸出一只胳膊，放在大理石柜台上，同时戴着手套的右手食指还敲着一串命令性的节奏。（或许你会认为最后一句描写性的话没必要，因为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但你应该能想象出艾玛的样子吧，她身材苗条，皮肤紧致，穿着男式的平底长靴，亚麻衣领，头戴水手帽）

“你搞错了一件事，不是吗？”她质问道。

“搞错了？”那店员正喜爱地注视着自己的右手指甲，他把视线从手上移开，重复道，“没搞错呀！”

“是嘛，再想一想，”艾玛·麦克切斯尼拖着声音说道，“我虽然没见过19号房是什么样，但是即使闭着眼我也能猜出它是什么样。19号房一定是个靠里的房间，不是吗？它在厨房附近，紧挨着盛水的桶，每天早上5点，女服务员还会从桶里提水去擦洗东西，对吗？锅炉房也会传出突突的声音，专用通风机还在隔壁的房间工作，还有老鼠在18和19号房之间的墙上忙着安营扎寨，客房清洁工的房间在另一头，因为支气管炎，晚上还会大声咳嗽。我非常熟悉你们对待女性旅行推销员的伎俩。这是我的新地盘——我第一次来西部。好好想想吧，别——呃——我说，你没发现65号房更适合我一些吗？”

店员盯着艾玛·麦克切斯尼，艾玛·麦克切斯尼也回以冷冷的目光。

“我们的宗旨，”他傲慢地说，“是让我们的顾客在任何房间都尽可能地感到舒适，但是上一个女推销员，她——”

“行了，”艾玛·麦克切斯尼打断了他的话，“我可不是那种会偷拿旅店毛巾的人，也不会拿电熨斗，我也不会在住进去不到半小时就和清洁工还有厨房女佣们混得热火朝天。大多数女性旅行推销员都很在乎自己的声誉，但有些人却恰恰相反，我要改改这种不良的风气，你还不了解我的脾气，就是这样。”

店员冷冷的眼中泛起一丝勉强的赞美，他转过身从众多储物格子里取出一把钥匙，钥匙上的金属挂牌还叮当作响。

“你赢了，”他一边斜着身子，一边压低声音，悄悄地说：“这样吧，小妞儿，去酒馆陪我喝一杯。”

“你又错了，”艾玛·麦克切斯尼答道。“我从不喝酒，对皮肤不好。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这间小旅馆挺好的。”

在通向65号房的过道上，堆着很多水桶、拖把、扫帚、湿抹布，还能听到吸尘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

“春季大扫除，”服务生一边说一边跨过一只水桶，艾玛·麦克切斯尼小心地穿过一堆抹布和梯子等等之类的东西。

“大扫除，”她呓语般重复着，“春季大扫除。”一道不安又渴望的光芒出现在她眼中。小伙子开了锁，推开65号房的门，把艾玛给的十分钱小费装进口袋里，然后就离开了。

65号房，好吧，你知道在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上65号房是什么样了。铁床，黄褐色墙纸，松木桌，松木梳妆台，松木椅子，红地毯，又闷又热，窗户边苍蝇乱飞，阳光从西边直射进来。艾玛·麦克切斯尼习以为常地扫视了下房间。

“天啊，我真想不出19号房会差成什么样，”她自言自语，打开了自己的行李包。因为一路风尘仆仆，所以她拿出的第一个东西是一罐雪花膏，接着又拿出粉扑、鹿皮洗脸布、毛刷、梳子、牙刷。艾玛·麦克切斯尼用四根手指蘸了蘸雪花膏，轻轻地拍在脸上，打圈揉了几下，然后就用干毛巾把多余的油脂擦掉了。她又整了整自己的帽子，在脸上扑了一些粉，扫了眼手表就急匆匆地下了楼。

“毕竟，”她心想，“那个瘦高个儿男子可能已经出门去音乐厅了，或许他也是卖裙子的，很难说，不管怎样，我都要抢在他前面。”

一个小镇的周六下午，还是春天！你能想象出来吗？整个主干道——路的右边——都闹哄哄的；农夫们驾着马车，他们的妻子无一例外地都穿着褪了色的黑衣服，戴着一顶邋里邋遢的帽子，因为是春天，为了应景，她们还在帽子上缝着用棉纱做的红色玫瑰花；卖廉价品的杂货

铺前，女人们不停地涌进涌出，每个人的衣服上都别着一朵粉色康乃馨纪念章；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成捆的东西，还有黄色的纸袋子，袋子里可能装着香蕉、帽子或者草种；一辆小镇居民引以为傲的32型汽车在路上飞驰，车上是一些没戴帽子的年轻人，他们穿着漂亮的校服；还有一群人，至少有十一人，他们挤在詹森药店外的一个角落里，等着下一趟城际班车。

艾玛·麦克切斯尼在街上闲逛，本来她应该赶去新潮斗篷西装店。她意识到自己心里有一种模糊又陌生的不安感——或许这种感觉是来自肝脏？——或许是来自于肺部？

她最终还是不情愿地来到新潮斗篷西装店的门口，向来店里的人们推销。（我们本应在这里介绍一下这种有趣的买卖场景。但是我们更想赞美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这种女性销售员精神，而不是描述她是如何在热闹的周六下午挑选目标客户，还是在一家客流满棚的店里，女店长从一开始就针对她。）

她离开的时候听到：

“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店老板看着漂亮的艾玛，笑着说“但我看你是位女士，嗨，我请客。”他拿上自己的帽子。“走吧，一起去来点——呃——什么东西吧”

“不了，谢谢，”艾玛·麦克切斯尼有点反感地答道。

在回旅馆的路上，她悠然地逛起街来。你只需稍看她一眼，就可以断定她不是我们镇上的人。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镇上的女人穿得不漂亮，她们穿得也挺好看，只是艾玛的穿衣风格还不能被这里的人所接受——或许是她脖子上系着的迷人的丝带，或许是她帽子上的羽饰插的位置，或许是她手套上的针脚，也可能是她鞋子的材质。

艾玛·麦克切斯尼在街上闲逛，她看看商店的橱窗，又看看街上行色匆匆的女人们，她们计划采买周末的食材。这时，那种模糊的不安感又再次袭来。肉店的窗口挂着成排的肥硕家禽，还有多汁的烤肉。肉贩用灵巧的双手把卷叶欧芹点缀在肉上，肉色在绿色蔬菜的映衬下显得更红了。食品店的玻璃板后，做沙拉用的食材和新鲜蔬菜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有翠绿的莴苣，珊瑚色的番茄，圆滚滚的棕绿色芦笋，成箱的豌豆、蚕豆和胡萝卜，还有做汤用的一捆捆蔬菜。精明的艾玛·麦克切斯尼

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想要走进去，然后挑十磅烤肉，还要挑那种肥瘦比例合适的肉。她想用手捣捣那些烤鸡排。她也想肆意地买一些红薯、甜蔬菜，还有煲汤用的骨头、做馅饼用的苹果。她还极想挽起袖子，围上一条蓝白格子围裙去擀面条。

她走回旅馆，进到闷热的房间里，帽子没摘、外套也没脱就坐在了床边，久久地盯着黄褐色的墙纸发呆，她一直在和心里那股冲动的念头做斗争。

那棕黄色的墙纸有个奇特之处，如果你盯着它的时间足够长，你会看到一些画面。艾玛·麦克切斯尼，这个靠卖羽绒衬裙一年能挣三千二百美元的女人，她看到了：

一间干净明亮的厨房，但是还有一点点脏乱的地方，说明家庭主妇还有些活儿要干。很多碗、炖锅和一只水壶混摞在一起，烤箱里发出噼啪声和嘶嘶声。房间里弥漫着丝丝香气，那是新鲜出炉的饼干的味道。艾玛·麦克切斯尼看见她自己穿着一个全包式的格子围裙，挽着袖子，头发有一点凌乱，有一绺头发还沾上了白色的面粉，那是因为她刚才用沾满面粉的手往后拢了拢头发。她的脸色红润，眼睛明亮，正在刮擀面板和擀面杖，清理馅饼锅的锅边，用钩子打开烤箱门，弯着腰舀了满满一勺肉汁，再把这种红棕色的浓郁汁液淋到肉上。烤炉上的东西需要用叉子扎一下，还有东西需要尝过咸淡后，用勺子搅拌搅拌。邻居进来要借罐糖蜜，艾玛赶紧招呼她尝尝自己刚做好的饼干。前门的门铃一直在响，她不得不赶紧去对付那个“耐心”按门铃推销图书的代理商。

嗡嗡作响的苍蝇飞落在艾玛·麦克切斯尼左边的眉毛上。她伸出一只手去拍，没用很大力气。她看够墙纸了，于是慢慢从床边起了身。

“哦，天呐！”她疲倦地说，然后走到梳妆台旁，拉了拉衬衣，下楼去吃晚饭。

餐厅里很暖和，厨房里飘出用猪油做的食物的味道。那些食物闻起来都会让人没有食欲。

“我非常想吃点凉的、绿色又新鲜的东西。”艾玛对那个给她杯子里倒水的女孩说道，“比如，一些好吃的春季时令菜”

“好的，”那个穿着浆洗过的百褶裙，声音像唱歌一样的女侍者说

道，“我们有火腿肉，羊排，冷牛排，凉烤肉——”

“来俩份，要炸过的，”艾玛无望地打断她的话，“再要一壶茶——红茶。”

吃过晚饭，她穿过通向楼梯的大厅。大厅里挤满了男人。他们有的懒洋洋地坐在窗边的大皮沙发里，有的在站着抽烟、聊天。卖烟的柜台边传来掷骰子的嗒嗒声，人群里还不时爆发出阵阵大笑。人们看起来很活跃，很愉快，都善于交际。艾玛·麦克切斯尼上楼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她也想要坐在窗边大大的皮沙发里和别人聊聊天。

休息室里有人在弹钢琴。门没关，艾玛·麦克切斯尼往房间里瞟了一眼，然后停下了脚步。她停住不是因为房间的布置吸引了她。你可能听说过非洲丛林的狂野—沙漠的荒芜—森林的寂静—汹涌大海的广阔。但是和一个小镇旅馆休息室里纯粹、直击灵魂的空虚相比，那些都显得很渺小，很平静。你知道那种空虚是什么——红色的地毯，红色的长毛绒和织锦家具，胡桃木的全身镜，还有破旧的钢琴，在上面弹奏一曲就可以打发掉看周末增刊的时间。

一个男子坐在钢琴边，弹着音乐。他不是在靠弹琴打发看报的时间。他棕色的帽子戴的很靠上，厚厚的嘴唇上叼着一根雪茄，弹琴的时候，他会斜着眼睛透过烟雾去看下谱子。他弹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那和水平一般的人弹出来的不一样，和你听阿波罗四重奏乐队弹出来的也不一样。在他的指尖，《春之歌》变得馥郁芬芳，憾人心弦，琴声或喜或泣，优雅动听。听他弹琴，你会不自觉地凝视着前方，咽下生活中的不如意。

艾玛·麦克切斯尼把头斜倚在门上，钢琴边的男子没有转身。于是，她踮着脚尖，在墙角找了把椅子，悄悄地坐了下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听着琴声，前尘往事在她身后展现，来日明朝在她面前摊开，这种奇妙的事情好像经常在我们听音乐时发生。她盯着前方，明亮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也许是在琴边弓腰弹琴的人的专注，也许是音乐传达出的美妙和悲壮，她竟热泪盈眶。她又把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伤心地哭泣。泪水滑过她的脸庞，落在定制的漂亮衣服上——爱尔兰蕾丝上衣的前襟褶边上，但她一点都没有注意到。

弹完最后一个美妙的音符，胖胖的男子把手无力地垂了下来。艾玛·

麦克切斯尼崇拜地看着他的手。他的手很不可思议，你绝不会想到一个身材肥胖的男子会有这样一双手，单薄又灵敏，指尖红润，手指细长，能看到蓝色的血管，很是精巧。艾玛正盯着那双手出神，男子从转椅上回过身来。他耷拉着脸，胖而红润的脸上布满忧伤，眼神也黯淡无光。

当艾玛擦着眼睛站起来的时候，男子看着她，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欣慰。

“谢谢。”他说着用棕色花边的手绢擦了擦额头、下巴还有脖子。

“你——你简直就是帕德雷夫斯基[注]，除了比他胖点。但即使他比你弹得好，我也不想听他弹。你让我在这一周剩下的日子里都会感到很难过，你让我想起了一些事，一些很———”

男子紧紧攥着他那双瘦弱灵敏的手，身体往前倾了倾。

“一些你试图忘记的事。我也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几周都不碰琴键。说说看，如果一个男人因为奔着利益才去作旅行推销，但琴又能弹得那样好，你觉得那是个什么样的人？音乐！那是我的天赋，但我却埋没了它，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不会认真对待一个肥胖的钢琴家。当他坐下来弹琴的时候，人们会对他大喊意大利垃圾。所以，我宁愿在五分钱的电影院弹，也不愿意像我现在这样。但是某位父亲希望他儿子当一个商人，而不是个疯狂地弹着钢琴的蠢货。现在就是他想要的样子。但我却蠢到相信他都是对的。为什么人们不站出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呢？一千个人里也没一个会这样做。为什么呢，比如你——我昨天还不知道你是谁，但从你刚才在擦眼泪看，我就知道你一定也很后悔吧。”

“后悔？”艾玛·麦克切斯尼哀号着重复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个旅行推销员。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我想做家务，我想在头上缠个毛巾，把衣服夹住，提桶热肥皂水这儿擦擦，那儿抹抹。我想在后院里拍打垫子上的灰，想在餐桌边凑活着吃一顿已经凉了的饭菜。这就是我想做的。”

“好啊，那就去做吧。”胖胖的男子说。

“现在做？但是我没有家可以做家务。我十年前就离婚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做旅行销售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坚持做了这么久。这份工作收入不错，但是这不是一个女人该过的生活，这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没

强大到不做这个工作。这和男旅行推销员不同，他晚上可以花十分钱或十五分钱看表演，也可以站在药店的角落里看着往来的漂亮姑娘，还可以打台球或者玩牌，或者就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抽支烟，给妻子或心爱的姑娘写信。但你知道我会干什么吗？”

“不知道，”男子好奇地说，“你会干什么？”

“我每晚回到房间不是缝东西就是看书。缝东西你知道吗！我把衣服上每个挂钩、扣眼、扣子都缝得紧紧的，洗的时候用手都拽不下来。即使用炸药都分不开。如果我发现袜子上有个洞，我简直要乐死了，因为那样我就又有东西可以缝了。我都看什么呢？从门上贴的入住须知到《斯维尔系列杂志》上的法语小故事，我什么都看。因为那会让我保持兴奋。你知道我星期天早上都干什么吗？哦，你不知道。我会去教堂，我经常羡慕地看着那些女人，到了大约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如果牧师还在祷告，她们就会变得很焦急。我知道，她们是在想佣人丽兹有没有把鸡烤透，有没有把芹菜泡在水里，有没有把奶油块包在纱布里放在地窖，记不记得往里加一勺面粉来让它变得更顺滑。从她们的表情你就知道有一帮人等着吃饭，你也知道饭后他们会无所事事地坐着，男人们会抽支烟，女人们则会上楼向女伴们展示自己的扇形压花手工刺绣新手帕，还有她表亲艾瑟尔从巴黎买回来的腰带。她们可能会脱掉裙子，躺在客房的床上小憩十分钟。你会听见女佣在厨房刷刷地洗盘子，为了能早点走，女伴帮她擦干洗过的东西，还跟她说着话，你也会从盘子的叮咣声中听见她俩在笑。”

男子重重地将一只拳头砸在琴键上。

“我不管了，”他说，“我今晚就不干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好了，你愿意过你的生活吗？如果你要过自己的生活，那我也不过我现在的生活了。你天生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和我都不该再干这一行了。要么现在就不干，要么一直干下去。而我现在就不干了。当我去到天国之门的时候，我不想圣彼得对我说‘爱德，孩子啊，你是怎样发挥你的天赋的？’”

“很对，”艾玛·麦克切斯尼哭着说，脸上都是泪水。

“顺便问一句，”男子说，“你是卖什么的？”

“衬裙，我卖的是T·A·巴克公司的羽绒衬裙。你呢？”

“太糟了！”男子叫道。“你是说你就是那个接了新潮斗篷西装店勃鲁姆单子的那个人吗？你就是那个抢了我单子的人吗？”

“你！你是——”

“没错。我就是卖这世界上最好的短裙的人。施特劳斯牌的丝绸衬裙，保证不抽丝，不起球，也不会有破洞，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短裙。”

艾玛·麦克切斯尼突然抻了抻衣领还有衬衫的褶皱，站了起来。

“哦，别说那些没用的。你是个好推销员，但是做那样的保证比说衬裙是含丝绸的还不靠谱，我知道那种裙子。它在橱窗里会让人感觉比较好，但实际上，上面糊满了糖、淀粉、黏胶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你洗完后过个两天，它就会软塌塌地像一块破粗棉布。非常华而不实，但就拿我卖的东西来说吧，为什么——”

“但是我的顾客很信赖我。我明天要去迪卡尔布[注]，还有巴黎商场[注]最大的店铺努斯鲍姆[注]，他们刚刚——”

“我也要去迪卡尔布，”艾玛·麦克切斯尼说，有一点挑衅的意味。

“你说的是，”男子旁敲侧击地说，“你以前打算去，但是现在都结束了。”

“啊？”艾玛说。

“我们说好的，你知道，”男子温柔地提醒她。“你不会再做推销了。你想要小屋还有周末晚餐，还记得吗？”

“当然，”艾玛无精打采地附和道。“我想我会上楼睡一觉。我昨天在火车上都没睡好。”

“你想——呃——下楼喝点什么吗？或者我们可以让他们送到这里，”男子问。

“你是今天第三个这样问我的人，”艾玛不满地说，有点生气，“说吧，我看起来像什么？我想我必须要在我的大衣领子上别个白丝带[注]。”

“无意冒犯，”胖男子赶紧说，“我只是希望那样做有利于我们定下的约定，祝你高兴，满意，你知道，类似这样的。”

“希望你也一样，”艾玛说，还和他握了握手。

他说：“我恐怕要赶紧下楼去抽根烟。”

他飞快地下去了，对于一个那样身材的胖子来说，他的动作是很轻快的。艾玛看着他消失在楼梯的拐角处，便匆匆地往65号房去了。

男子来到大厅，嘴里叼着烟，询问那个店员，还用食指点了下。

“我想订一个明早六点半的叫醒服务，”他说，“一分钟都不能晚，我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这儿去搭七点三十五分开往迪卡尔布的车，我周日在那里有个客户。”

他刚转身走，柜台上的电话就响了。店员微微低了下头。“前台，是的，夫人。没有了，夫人。今晚没有从这里往迪卡尔布的车了。明天早上。七点三十五分。我确定有。要六点半叫您吗？好的，我保证。”

---

1. 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马丁·瞿述伟》里的人物之一，写于1842年。（译注）
2. 帕德雷夫斯基，全名是伊格纳奇·扬·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外交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世界级钢琴大师之一。（译注）
3. 迪卡尔布（DeKalb）是美国伊利诺伊州迪卡尔布县的一座城市。（译注）
4. 商场名（译注）
5. 商店名（译注）
6. 白丝带是1873年由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创建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徽章。该组织是全世界最早的未间断的非宗教派别女性组织。白丝带是反对对女性使用暴力、反对不尊重女性行为的象征。（译注）

# 第三章
# 小雏鸡

为了让困惑的读者更好理解，此处要声明一下，所谓的“鸡”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种类。一种是养在谷仓前空地上，在孵卵器里，或者在帽子上的鸡。而另一种则是芝加哥州街[注]本土的“鸡”。二者皆因其外貌而闻名。养在谷仓前的鸡种类众多，业余的养鸡人可能会分不清，但州街的“小雏鸡”就不会让人弄混了。她们会穿着脏兮兮的白色高筒帆布靴，黑色紧身短裙，戴着金属珍珠耳环和让人眼花缭乱的头饰。看着那年轻苗条的身材线条，脸颊和脖颈的弧度，你知道这是些让人又爱又怜的年轻人。然而她们涂着的红唇，戴着的不太时髦的帽子，喋喋不休地说着的“他”，还有眼睛里满溢而出的世故，会让你会明白，她们很可悲地老了。

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的旅行销售员艾玛·麦克切斯尼，坐在卧铺车上，椅套上有一块可疑的灰白色东西，她取出一张报纸盖上，以防弄脏她那亮丽的秀发。她看着窗外的电线杆你追我赶地往回跑向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城，想念着玛丽·卡廷，她是一位圣母，也是“州街雏鸡”的劝慰者。

如今，明尼苏达的德卢斯正在进行城市化建设。看着它艰难的发展，艾玛·麦克切斯尼心中渐渐涌起一股对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渴望。从五月到九月，她带着她的秋装在外出差。艾玛·麦克切斯尼对每个人口五千以上的中西部小镇都予以关注，并向其推销了衬裙。这一年销售业绩极差，但这一季的销量却莫名地好，就连老板本人也很是满意。佣金整齐地码在艾玛·麦克切斯尼面前，堆得高高的，令人开心。然而，寂寞长夜，没有女性朋友相伴，还有对十七岁儿子的想念，让艾玛·麦克切斯尼突然烦躁起来。

她提前两天结束了行程，于是她给儿子发了电报：

“亲爱的孩子：周五芝加哥老地方见，请你吃大餐。母亲。”

然后，她收拾了行李，给玛丽·卡廷发了电报，告知周四见面，然后

搭乘最早的火车前往芝加哥。

你会发现，车厢里拥挤、闷热又无趣。十年的出差经验教会了艾玛·麦克切斯尼从条件有限的现状中获取最大的快乐。艾玛·麦克切斯尼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推销T·A巴克羽绒衬裙，最喜欢的消遣就是研究男人和女人。这两件事刚好相辅相成，完美结合。

在火车停靠的一两分钟里，你会听到微弱的咯咯声、咔哒声从吸烟区的方向传来，三个来自罗德岛普罗维斯登的珠宝销售员正投入于他们热爱但危险的消遣：掷骰子。通道对面有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女儿去芝加哥购置嫁妆。她们是典型的小镇有钱女人，不到二十分钟前刚刚精心打扮过。当周围更安静一些的时候，艾玛·麦克切斯尼还可以听到那个母亲捏着嗓子，带着东伦敦淑女阅读俱乐部的腔调说道：

“我想要一套天鹅绒套装，好好挑挑，要带那种很花哨的收腰，用来出席下午茶聚会。你去哪里都可以穿着那种漂亮的天鹅绒三件套。”

那个女孩微笑着，双眼迷离地盯着车窗外。“我在想，”她说，“会不会有乔治的来信。他说他会认真坐下来写的。”

安全地隐藏在高椅背后的艾玛·麦克切斯尼赞许地笑了。十七年前，她生下了儿子，十年前，她离婚了，艾玛·麦克切斯尼曾感谢上帝让她生下的不是一个女儿。不过有时候，比如现在，她就不再那么肯定了。这肯定是件有意思的事——挑选天鹅绒套装，“好好挑挑”，作为女儿的嫁妆。

过去的五个月在小镇上行程满满，让她烦躁不安，直到火车里飘进一股车站的味道，艾玛·麦克切斯尼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有多烦躁。她闻着烟气混杂着车站的味道，感觉那气味在鼻腔里发甜。她突然感到一种邪恶的快乐。她走进最大的商店，找到女帽部，无法抑制住想买顶帽子的欲望。那是一顶漂亮别致、装饰着花边的小帽子。戴上它让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三十六岁的人，有个十七岁的儿子就更是笑话了。

四点半的时候，她搭乘电梯上到十层玛丽·卡廷的办公室。她知道玛丽·卡廷就在那儿——对于大商店里每个年轻女孩，甚至全芝加哥所有蠢笨无助的“小雏鸡”们来说，玛丽·卡廷就是她们的朋友、顾问和导师。

一位面相凶恶的老女人坐在玛丽·卡廷的门前，正将名字登记在纸条

上。看到艾玛·麦克切斯尼，她便放下了笔。

她笑着说："哇，你真是光彩照人啊，很高兴见到你。屋里只有她一个人，进去给她一个惊喜吧。"

办公室虽小却很舒适，屋里有张玫瑰木桌子，桌子前坐着一位鹤发童颜的女士。你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到她穿着带蕾丝的黑色天鹅绒礼服的样子。当艾玛·麦克切斯尼走进来时，她并没有抬头看。艾玛·麦克切斯尼等了一会儿。

然后，艾玛开口道："停下你银行主管的工作吧，玛丽·卡廷，看看我吧。"

那位鹤发童颜的女士抬起头。你会发现她的眼睛出奇地年轻。她在一张纸上留了三个记号，按了一下桌上的通话按钮，接着站起来，心满意足地给了艾玛·麦克切斯尼一个大大的拥抱，又退后端详了一会儿，问她从哪儿买的帽子。

"就在十分钟前，楼下的女帽部买的。我忍不住买下来。如果像我这样在外流放五个月后回到纽约去，我可能会买一件织锦缎面、皮毛边的晚礼服裹裙，以释放我狂热的喜悦。这五个月来，我每天晚上要么呆在旅馆房间，要么就去看莫德·伯恩斯股份公司演的《莱娜·瑞佛斯》，看着女主角穿着印花棉布围裙，戴着一顶粉色的遮阳帽在各个场景间穿梭，做着他们称为'歌舞杂耍'的表演。我很想看一场真正的表演——高雅的，而不是那种在百老汇上演过200次的表演——戏里的漂亮女孩穿着粉色紧身丝袜，伴着月光、落日和其他东西，然后女主角穿着一条光彩熠熠的裙子，所有女观众都想记下它的模样，然后第二天回家让裁缝给她们做一条一模一样的。"

"可怜的孩子，"玛丽·卡廷说，"我都想不起来还有这种表演了。"

"好吧，在我看来它就是这样。"艾玛·麦克切斯尼说。"我发了电报给乔克，让他明天来跟我见面，我想给这孩子一个刺激的小长假。但是今晚，就你和我来个老姐妹的聚会吧。我们去市中心找个地方吃晚饭，再一起去电影院看场电影，然后，去你那幸福的公寓，睡在真正的床上。我们可以再吃点三明治，喝点啤酒，或者冰箱里的其他东西，然后一起泡个澡。咱们放下头发，在身上抹上沐浴乳，互相倾诉心底的秘密，直到用光所有热水。天呐！能在浴缸里泡澡是多么奢侈的享受，你

不会再觉得像用碱液和木炭擦刮身上的污垢了。来吧，玛丽·卡廷。”

玛丽·卡廷粉嫩的脸颊露出了女孩似的酒窝。




“‘艾玛·麦克切斯尼，你永远也长不大呀。’”

“艾玛·麦克切斯尼，你永远也长不大呀——至少，我希望你永远也别长大。坐在角落里，乖乖地，等我十分钟，我就能完事。”

小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宁静。艾玛·麦克切斯尼坐在角落里，满心赞许地环顾着这间小房间。它充满着宁静祥和、有益健康、抚慰人心的气息。桌子上有一碗香豌豆，另一个角落里有个印第安香草篮子，装满了秋天的叶子；整间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透露出不凡的品位；而桌子前还坐着位鹤发童颜的女士。

“好啦！”玛丽·卡廷终于说道。她摘下眼镜，顺势将其挂在肩膀边上的小弹簧链子上，然后靠在椅背上，对着艾玛·麦克切斯尼笑。

艾玛·麦克切斯尼也回以微笑。她们的友谊无需多言，这是有内涵、相互理解的情谊，就和男人之间的友情一样。

她们坐着，看着对方的眼睛，直到灵魂深处。这画面看起来那么美丽又赏心悦目，她们感到了一丝羞怯，就像两个男人相爱时也会有的感觉，她们笨拙地努力找话来掩饰她们的羞怯。

“艾玛，你需要一次正经的脸部和头皮按摩。”玛丽·卡廷用充满爱意和忠诚的语调说道，“你的头发看起来有点干。手也是，那些小镇的美甲店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护理。”

“我明天早上就去做，孩子十一点才到。作为旅行销售界的莉莉·罗素（注），我可不能让我的美貌衰败。你的容颜真让我嫉妒，玛丽。即使饱经芝加哥硬水和尘土的洗礼，肌肤仍然像带着晨露的玫瑰花瓣一样。我们去哪儿吃晚饭？”

“我知道一个新去处，”玛丽·卡廷回答道，“做的是德国菜，但不油腻。”

她将各种各样的文件、信封整理排序，做上标记，分格放好。桌子收拾整齐后，她关上抽屉，上了锁，然后走到艾玛·麦克切斯尼跟前。

“今天发生了一件好事。”她轻声说道，“它让我感到，人生是有价值的。你知道吧，有五千位女士在我们这儿工作——假期人数还要再翻一倍。她们很多还不满二十岁，艾玛，一位工薪女性，不满二十岁，在这样的城市里——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位新人女孩在找我。但她不知道我

办公室怎么走，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所以，她站在一位年长一点的柜员面前，红着脸说：‘你能告诉我好心夫人的办公室怎么走吗？’这就很值得我为之努力了，不是吗，艾玛·麦克切斯尼？”

“确实值得为之而活。”艾玛·麦克切斯尼郑重地回答道。“这——这简直都值得为之而死了。一想到，这些女孩来找你，带着她们的恐惧、麻烦、不幸、忧愁还有——”

“还有她们的耻辱——有时候是。”玛丽·卡廷为她补充上最后一点。“噢，艾玛·麦克切斯尼，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全国没有一间学校教人如何做母亲，我越来越惊讶于她们的无知。还记得吗，艾玛，小时候我们的妈妈总在烤蛋糕的时候让我们去杂货店跑腿？从家里到海恩家杂货店，一路上我都要不停地念叨：‘白糖、黄油、糖浆；白糖、黄油、糖浆；白糖、黄油、糖浆。’如果一会儿没念，我就全都忘了。现在也差不多。有时候，白天过得很糟糕，好像全世界都崩塌腐坏了，晚上我开车回家时，就强迫自己反复念叨，就像小时候反复念我的‘白糖、黄油、糖浆’一样，‘这是个光明美好的旧世界；这是个光明美好的旧世界；这是个光明美好的旧世界。’我都不敢停下来，因为害怕忘记吸取教训。”

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沉默第三次降临两人之间——这是一种适当的、流露同情与理解的沉默。

五声轻微的打击声响起，是玛丽·卡廷桌上的小时钟敲了五下。这声音将两人唤醒了。

“好啦，老姐妹。”玛丽·卡廷说，“我今天下班前还有一两件烦人的工作要做。一起来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化妆品部有一个新来的女孩，头上编了太多辫子，又蓬又卷，地下室女装成衣部还有一个，喜欢打破店里的穿衣规则，穿短袖上衣，配上像内衣一样紧身的蕾丝腰带。一位楼层经理告诉我，有一个年轻小伙，就是那种穿着平头鞋，看起来像是高中兄弟会成员的男生，一副令人讨厌的幼稚模样，总是在面纱部那个检查包裹的漂亮小姑娘桌子前乱晃。我们正努力将这种人清出商店。他们喊这些女孩‘小雏鸡’。我就很好奇，怎么没人发明一个小公鸡的绰号呢。”




“‘好吧，那就再见啦，小不点。我们八点见。’”

“我会发明一个的。”两人走过宽阔明亮的商店通道时，艾玛·麦克切斯尼说道，“叫他们黄鼠狼。符合他们的风格、职业和秉性。”

她们逛到面纱部一角时，发现那个漂亮的金发小“雏鸡”深陷于和“黄鼠狼”的聊天中。他的裤子穿得非常紧，很有英伦风，戴的帽子像是羊毛登山帽，有一边折痕严重，脚上的靴子是时髦的平头靴，梳着高高的大油头。

玛丽·卡廷和艾玛·麦克切斯尼悄悄地走近他们，刚好听到这黄鼠狼说：

“好吧，那就再见啦，小不点，我们八点见。”

他晃着身子转过身来，正好面向她们。

艾玛·麦克切斯尼刚开始看着这男孩的背影时，一种不确定的惊讶包围了她，现在那种惊讶变成了肯定的厌恶。但这十年的出差经历增强了她的自控力，所以，她沉着冷静地看着她儿子瞬间通红的脸。乔克的父亲从前就是个骗子。

她把手放在男孩的手臂上。

“你提前一天到了，乔克。”她语调平稳地说道。

“你也是。”乔克不高兴地回嘴道，把手塞进口袋里。

“孩子，为了我俩都好，我正准备回旅馆梳洗一番，乔克，跟我一起去吧。”

男孩低垂下巴，眼睛四处寻找庇护，就是不敢看艾玛·麦克切斯尼的眼睛。“不行。”他说道，声音非常低，“我跟一帮哥儿们约好了一起吃晚饭。我们一起住在一间旅舍。抱歉。”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脸变得冰冷而生硬。她沉默地盯着她的儿子，直到他那痛苦的眼睛不得已回看向她的眼睛。

她说：“恐怕你不得不失约了。”

她转过头，面向玛丽·卡廷倍感可惜又理解的凝视。她的眉毛微微挑起，头微微侧向那个半害怕、半挑衅的“雏鸡”。

她说：“玛丽，你料理你的雏鸡，我处理我的黄鼠狼。”

艾玛·麦克切斯尼和她的儿子乔克，看起来像是姐弟俩，他们一起走过宽阔的商店通道，走到街上去。两人几乎没什么对话，直到看到旅馆入口立着的柱子时，乔克才闷闷不乐地打破了沉默：

“你为什么住在这破地方？这对一个女人来说不是个好地方。没有人

会住在这儿，除了服装销售员和那些笨蛋，他们以为这还是芝加哥的高级酒店。这不是女人该呆的地方。”

“女人可以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乔克。”艾玛·麦克切斯尼平静地说。

她下意识地走向前台，然后突然想到什么，停了下来。“我在这儿等着，”她说，“可以请你去拿下518的钥匙吗？然后告诉前台我再要一间相邻的房，今晚就要，而不是像我一开始打算的明天。跟他说你是麦克切斯尼太太的儿子。”

他转身走了。艾玛·麦克切斯尼将围巾拉上去遮住嘴巴，手放在那里停了一会儿，指节的皮肤有点发白。那一刻，过去三十六年的经历一一摊开，历历在目。

他回来的时候，艾玛·麦克切斯尼说：“我们收拾一下，然后在这儿一起吃晚餐吧。”

“我不想在这儿吃饭。”乔克·麦克切斯尼拒绝道，“另外，我也没有理由不去赴今晚的约。”

他的妈妈似乎没有听到一样地继续说道：“吃过晚饭后，我们可以互相增进了解，孩子。”

那是阴郁沉闷的一餐，甚至都有点儿可悲，尽管艾玛·麦克切斯尼从头到尾事事亲自安排。晚餐结束后，她沿着那条老派的、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走向她的房间。那种房间任何时候都会让其居住者感到紧张，里面摆着红色长毛绒的扶手椅，黑色胡桃木的床，中间是一张胡桃木桌子，镶着厚厚的紫色大理石板。



“‘我还是像原来一样坚持抵制撅嘴。’”

艾玛·麦克切斯尼在那个昏暗老旧的镜子前摘下帽子，然后站在那里整理头发，这儿扯扯，那儿拍拍的。乔克早就把帽子和外套扔在床上，这会儿正站着，靠在床尾板上，双腿交叉，下巴耷拉着，全身都散发着不开心的反叛气息。

“乔克，”他的妈妈说，手仍在整理头发，“你可能不知道，但你现在正撅着嘴，就像你小时候穿围裙时一样。我一直很讨厌小孩撅嘴。我宁愿听他们大哭大闹。我之前还因为这个打过你屁股。我为我是一位时髦而开明的母亲而自豪，但是，顺便一提，我还是像原来一样坚持抵制撅

嘴。”她突然转过身来。“告诉我，乔克，你怎么提前一天到这儿来？你怎么跟面纱柜台那个漂亮柔弱的小东西那么亲密？还有，我的老天，你怎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内长成一个大人了？”

乔克看着地毯上褪了色的玫瑰花，幸好褪色了，他的嘴又撅起来了。

“噢，一个小伙子不能总是被拴在他妈妈的围裙带子上。我想要有点自己的小乐子。我在这儿认识很多朋友。他们是兄弟会的成员。还有，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要买些新衣服。”

有好一会儿，艾玛·麦克切斯尼就那样默默地盯着他看。然后，她慢慢地开口：“当然了，我知道你已经十七岁了。我甚至还吹嘘过这件事，还不止这样呢，我感到很光荣。但是尽管如此，我每次想起你——我经常想起你，你都似乎还是那个穿着及膝短裤的小孩子，脑袋后面戴着你的小帽子，脸颊像个粉嫩饱满的苹果。乔克，自从我开始花精力兼职卖吊袜带以来，我一年能挣六千块。我给了你多少钱的开销？”

乔克不安地捻弄着外套的一颗纽扣，说：“好吧，很多。但一个小伙子要花钱来撑门面的。我身边的很多兄弟就比我花得还多。要买衣服、香烟，还要买花、叫出租车给那些短裙——我的意思是，女孩子们，还有——”

她认真地说道：“孩子，我要你坐在那边那只扶手椅上——红色的，椅背凹凸不平的那只。我可能要让你不舒服了。我坐在这儿都能看到，你简直是个一级的下流胚子。一位母亲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快事。现在，不要打断我。我要成为这次会面的主席、发言者、程序和方法委员会。乔克，我十年前跟你爸爸离婚了。现在我也不想再提起关于他的任何事，只除了一点，孩子，你不能步他的后尘。即便我要把你像手表一样拆了再重新拼起来，我也绝不能让你步他的后尘。你是艾玛·麦克切斯尼的儿子，再往后十年我也准备这么吹嘘，不然，我就要知道原因——你最好能找到一个好的理由。”

男孩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我想知道我做什么了？就因为我比和你约定的早到了几个小时，就因为你看到我跟一个女孩讲话！为什么——”

“不是你做了什么。是那些事背后的意义。我也有过错，但我愿意承认。乔克，你的妈妈是一名职业女性。你不喜欢这一点是吗？但你又不

介意花一个职业女性给你的钱，不是吗？我赚的工资比得上一个男人。但是乔克，你不应该花得理所当然。”

“你要我怎么做？”乔克问道，“我还没高中毕业。其他人，他们的父亲还没挣这么多——”

艾玛·麦克切斯尼打断了他：“父亲。你竟然说得出口，乔克。我不需要告诉你这当中的区别吧。你是我儿子，你心里明明白白。我原本打算供你上大学，如果你的表现值得我这样做的话。但现在我不想把你这样的男孩送去大学，除非你表现出对某种职业的偏爱。”

“妈妈，你知道我热爱机械、摩托车和工程学，还有其他类似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工作——”

“你必须这么做，乔克。只有这么做，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一开始做错了，但是现在纠正还来得及。有钱老爸的儿子当然可以去追求衣服、城市短途旅行，去追小妞，叫出租车，买花。但你的妈妈拼死拼活才赚来六千块，你要明白，在一个由男人主导的战场中，这有多不容易，当你能懂得当中的辛苦时，你就不会只会花钱，而是要赚钱——因为你会想赚钱的。孩子，我来告诉你我准备怎么做。我准备带着你跟我一起出差两周。你将会学到很多事情，旅行结束的时候，你甚至都会感到头大。”

男孩坐直了身体，大喊道：“我喜欢！这才真的有趣。”

艾玛·麦克切斯尼说：“不，不会有趣的，头三四天过去后就不会了。但这对你来说将会比一次出国旅行和请一位私人教师更有价值。”

她走到他身边，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道：“你的房间就在我隔壁。今晚你和我就在这儿睡吧。明天，我们就如我答应你的一样，好好玩一天。如果你想跟你的伙伴在一起的话，直说就行。我不会破坏我应承你的这点欢乐。”

男孩抬起头看着他妈妈的脸，说道：“我想，我想我会跟你一起过。”

他转身出去，砰地甩上了门。

艾玛·麦克切斯尼仍然站在房间中央。她抬起手臂，一手扶额，捋过

头发，将所有头发都拢入脑后光滑的发髻中。这是一个疲惫、伤心的女人会做的小手势。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艾玛·麦克切斯尼穿过房间，拿起听筒。

“你好，玛丽·卡廷。”没等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她就说道，“什么？噢，我就知道。没事，还好。我就是刚刚在这儿自己演了一出高级的小剧，演了一位女主角、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一个坏女人、一个明星和一位严肃的母亲。我让菲斯克夫人[注]看起来像第一读者室里的小孩却又忘记了她的周五着装。那是什么东西？”

房间里寂静无声，只有电话那头几公里外的一个低沉的咯咯笑声传来。

她接着说道：“噢，那也还好，玛丽·卡廷。我欠你一份大人情，上帝保佑你永葆容颜！”然后，她压低了嗓音，向隔壁房间看了一眼说：“还有，玛丽，我不知道干巴巴的伤心事怎么能通过电话传递，所以我不会通过它来传达。但是，玛丽，刚刚那十分钟，对我就是‘白糖、黄油、糖浆’，我非常害怕一停下来就会忘记了。我猜接下来这一整晚，我都会一直念叨我的‘白糖、黄油、糖浆’的，玛丽·卡廷；我只能吃力又快速地念叨起来：‘白糖、黄油、糖浆’。”

---

1. 州街（State Street），芝加哥著名的娱乐不夜街。（译注）
2. 莉莉·罗素（Lily Russell），也称莉莲·罗素（Lillian Russell），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女演员、歌手，因其美貌及穿衣风格而闻名。（译注）
3. 菲斯克夫人（Mrs. Fiske），全名Minnie Maddern Fiske，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女演员，她出演了易卜生的多部戏剧，推动了挪威戏剧在美国观众中的发展。（译注）

# 第四章
# 他母亲的儿子

“客满了？”艾玛·麦克切斯尼重复道（如果不是因为排版原因，这儿的问号后面应该还有一个感叹号）。

“很抱歉，麦克切斯尼太太。”前台服务员认真查看一番后说道，“但绝对没有什么乱来的。我们确实客满了。因为亲善的北美野牛队将在此举办一年一度的州大会。不过我们可以在大厅加些床位。”

艾玛·麦克切斯尼敏锐的蓝眼睛从刚刚递给她的一小叠信件上抬起来，欣然说道：“好吧，挑一间朝南的大厅给我搭一张行军床什么的吧，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住这儿了。我出差卖羽绒衬裙也有十年了，我可不想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这镇上来回找睡觉的地方。我悟到了一个重大的、不可改变的事实，那就是，酒店前台服务员就是前台服务员，不管他们是站在尼克伯格酒店大理石柱子后面，被插满36英寸(注)长的美国丽人玫瑰的金色花瓶挡住，还是为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的男人们准备晚秋时尚，这些人都没什么两样。”

接待处后面这个无懈可击的男人维持着近乎完美的优雅举止，就只差一点儿。他只是个酒店夜班服务员。

“麦克切斯尼太太，发火对你来说一点儿好处也没有。”他温文尔雅地开口道，“现在有位男士要——”

“但我不是个男人。”艾玛·麦克切斯尼打断了他，“我只是做着男人的工作，挣着和男人一样的工资，要求得到像男士一样的礼遇和理解。”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用笔在记事簿及各式各样的纸上写着什么，就像社会名流恼怒的时候一样。“我也想为您提供住宿；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艾玛·麦克切斯尼说：“打起精神来，你得这么做。我不介意有点不舒服。尽管如此，我也想顺便说一句，如果有什么‘北美野牛女士’要来入住，你不用指望我和她们拼床位。我有过那样的经历，当时在爱荷华

州阿尔比亚，我睡在厨房炉灶旁，还要跨过一个人才能过去。”

之前失衡的镇定又重新回归。“女士，您大错特错了。我本人是这一规则的拥护者，也是一位好同志，我从来不会以此为乐。”

“是的，我知道。”艾玛·麦克切斯尼慢吞吞地说，“你知道吗，让我恼火的是自相矛盾。许多女人，一年也没住过一次酒店，只会在大堂游荡，将皮椅磨破，用光火柴和牙签。但等到棒球队回归，你马上又将一位出差的人拒之门外，而他每天支付三美元住在楼下简易房间里，给过每位门童和行李生小费，从未麻烦过谁，只要你给他一杯勉强合格的早餐咖啡，他就会爱上这个地方，并到处去宣传。而你的‘北美野牛队’有一半人在此享受欧式酒店服务，却只想找到免费午餐的柜台，或者被当地队员邀请到家里吃晚饭，一周前队员们的妻子就开始准备派、鸡肉沙拉和烤小牛肉了。”




“‘儿子！’服务员重复道，瞪大了眼睛。”

艾玛·麦克切斯尼倚在桌子上，压低了声音，保持着一个自信的音调说：“听着，我并不想把我自己搞得这样令人讨厌。通常我也不会那么磨叽，我知道我大可直接去蒙茅斯，住一等的房间。但就这次，我有充分的理由让你我都受点折磨。因为，这次出差我儿子也跟我一起来了。”

“儿子！”服务员重复道，瞪大了眼睛。

“谢谢。他们也都是这个反应。这一阵子以来，我开始相信，我身上

肯定有些挥之不去的美丽和少女气息，不然，怎么我每次宣布我有个六英尺高的儿子时，每个人都那么惊讶。他看起来像二十一岁，但其实只有十七岁。他认为世界已腐坏，就因为他嘴上长不出一点儿胡须，能像其他男人一样蓄起胡子来搭配帽子，他就认为这世界糟透了。他现在在车站，正在整理我们的行李。在他到这儿来之前，我想说一点，他只跟我出来四天。这四天对他是一种启示，开阔了眼界，也给了他一系列猛烈的冲击。他过去以为他妈妈的工作就是坐着普尔曼客车旅行，吃着酒店大厨精心烹制的佳肴，然后一路把羽绒衬裙散发出去。我过去给了他很多钱，他习惯于将所有事物看得一文不值。现在，他正在改变这种想法，有很大的进步了。我准备在煤窖里住一晚，如果你能把他搞定——不要太舒服。这对他来说将是很好的一堂课。他来了，正走进来的那个，穿着毛绒外套，戴着帽子，拿着英式手杖的那个。嘘！像他们说的，开始演戏。”

男孩穿过了拥挤的大堂。他皱着眉，看起来有点担心。他把手放在妈妈的手臂上，以示保护。艾玛·麦克切斯尼骄傲得有点颤抖，因为她发现，他不用抬头就能对上她的目光了。

“妈妈，他们告诉我这儿会举办个什么大会，镇上都挤满了人。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些横幅什么的。我希望他们这儿能给我们准备点体面的东西。我遇到一位男士，他说他觉得这儿连个能睡觉的洞都没有。”

“不是吧！”艾玛·麦克切斯尼大叫道，转向服务员，“这是我儿子，乔克·麦克切斯尼——西姆斯先生，这不是真的吧？”

“很高兴认识你，先生。”西姆斯先生说道，“这个，是的，恐怕我们已经客满了，但是看在您的份上，我们尽量安排一下。”

他陷入了沉思，拿着笔杆敲着牙齿，盯着眼前这两个人，眼神空洞，几乎令人发狂。最终，他说道：

“我会尽力而为，但你们不能期待值太高。我想我可以给这位年轻人在87号房挤出一个床位。这儿——我看看——谁在87号来着？噢，两位北美野牛队队员睡一个双人床，一位睡一个单人床，胖子埃德·迈耶斯睡一张行军床还有——”

艾玛·麦克切斯尼猛然注意到什么，打断道：“迈耶斯？你说的是施特劳斯无丝裙装公司的埃德·迈耶斯？”

“是的，你们俩是同行，不是吗？他是个不错的钢琴演奏家。你听过他弹琴吗？”

“他什么时候入住的？”

“噢，就在十五分钟前，他从阿什兰区过来的。现在正在用晚餐。”

“噢。”艾玛·麦克切斯尼说道，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但是，乔克·麦克切斯尼的声音和表情一丝都没有轻松。他怒发冲冠，充满了敌意。“这种睡法像运牲口的车厢一样，不是正道。刚过去的三个晚上，我一个好觉都没睡过。我从来就不能在卧铺车上睡觉。你就不能给我们安排好一点的吗？”

“这是眼下我能做到的最好安排了。”

“那我母亲睡哪儿呢？我看你们的广告写着‘空间宽敞、配备蒸汽加热的样品房’。我想我母亲应该睡在那样的房间里。”

“乔克，”艾玛·麦克切斯尼以责备的语气对他说道，“西姆斯先生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镇上也没有另一间酒店可以——”

“你说得对，确实没有。”西姆斯先生赞同道，“我猜这位年轻人还不熟悉出差的套路。正如我刚刚说的，我也想接待你们入住，但是——让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如果我能让客房部经理今晚睡到女仆房里，就一晚，那你就能住她的房间了。给你钥匙！当然了，房间在厨房那边，大清早可能会有些吵——”

艾玛·麦克切斯尼摆摆手。“不用多说了。领我到那边去吧。我累极了，就算是在开往匹兹堡的远足专车里我也能睡着。乔克，我的孩子，我们真走运。这是我们第二次这么走运了。第一次是我们决定在路边的餐车吃了晚餐，要不然等到了这儿只能吃这些‘野牛’的剩饭。我希望那位客房经理没有在她房间床尾的墙上挂上一张照片，一张她已离去的丈夫的巨幅照片，摇摇晃晃地挂在那里。不过一般都会有。晚安，儿子。别让那些‘野牛’欺负你。明天我七点就起来。”

但早上六点半时，艾玛·麦克切斯尼就经过楼梯转角，走向办公室。女清洁工还在忙活。雪茄柜台的女孩还没上班。整个地方还弥漫着昨夜的气息，除了晚班经理以外。他已经收拾齐整，刮好胡须，显得很警觉

机敏，尽管整晚不眠不休，他仍保持着晚班经理的专业精神。

“早上好！”艾玛·麦克切斯尼向他打招呼。她穿着蓝色哔叽衣服，戴着一顶秋帽。深秋的早晨也没有她清新明媚。

“早上好，麦克切斯尼太太。”西姆斯先生回道，声音洪亮。“昨晚睡得好吗？希望厨房的声音没有吵醒你。”

艾玛·麦克切斯尼将手停放在门上。“厨房？噢，不会。我在看瓷瓶杂耍表演的时候都能睡着。不过——那个客房部经理的丈夫肯定长得很难看吧。”

十一月的早上，是所有多情的作家怎么也写不够的秋日样子，但再迷醉的话语，或闪耀着火花，或语带讽刺，或热情洋溢，也似乎不能涵盖其形容。艾玛·麦克切斯尼站在最底一级台阶上，打量着这条主街，深深吸了一口冷风。她的面容经受住了干涩清晨的无情考验，看起来健康紧实，粉嫩光滑。小镇还在沉睡中。她开始在这个小镇光秃秃又丑陋的主街上迈开欢快的步伐。在她宽宏慷慨的心中和机敏警惕的头脑中，藏着无数的感觉和想法，它们各不相同，但都与那个睡在楼上那间极度拥挤的房间里的男孩有关——他正在学习中。

半个小时后，她重新走进酒店，两颊都在发光。乔克还没下楼。所以，经过仔细思考，她明智地点了水果、麦片、吐司和咖啡，开始吃早餐，边吃边浏览她的晨报。七点半时，她手上拿着份报纸，回到大堂。那群“野牛”已经活动起来了。她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深陷在椅子里，眼睛越过报纸的顶部盯着楼梯的方向。八点时，乔克·麦克切斯尼才下来。

他一点儿也不高兴，眼睛是红的，脸上浮肿，一副没睡好的样子。当他走近他的母亲时，不难发现他的外套上有一块污渍，时髦的棕色裤子的一只裤腿皱巴巴的。

“早上好，儿子！”艾玛·麦克切斯尼说，“真的那么差吗？”

乔克·麦克切斯尼长长的手指攥成了拳头。

“这么说吧，”他声音里带着怨恨开口道，“你知道那些——那些——”

“说出来！”艾玛·麦克切斯尼命令道，“我可是你母亲。如果你闷在心里，吃的早餐都没法消化。”

乔克·麦克切斯尼说出来了。我知道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他的语气，只有特别喜欢新奇的情色小玩意的老手可以比拟。它充满生气、激情洋溢，呼吸间都透着痛苦，还发出野性的嘶嘶声。它——噢，用什么修辞也没用。

“好吧，”艾玛·麦克切斯尼鼓励道，“接着说。”



“好！”乔克·麦克切斯尼咽了一大口唾沫，“那两个睡双人床的该死的牛犊子十二点才回来，睡单人床的那个十五分钟后回来的。我并不惊讶。他们这一群人有九十三个人睡在大厅，互相道过晚安后，计划着早上在哪儿见面，确定时间、地点，讨论可能的天气情况。所以，他们一群人整夜在大厅里跑上跑下。我从没有见过这么不安分的混蛋。在大半夜，用酒店钥匙敲着门，叮里哐啷的声音太响了，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东西比这还吵，我倒是想知道。我同房那三个牛犊子全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戴上傻子绶带和徽章，配上条纹纸手杖。当他们开灯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劳累了一天想再睡会儿觉的人的最好写照。我尽量平稳沉重地呼吸，偶尔发出点鼾声。如果那两头河马一样的牛犊子独自在自己的草原上，也许他们就不会这么满不在乎了。但他们在一起吼叫着，刨着地板，把鞋乱扔，大声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讨论着第二天的计划，回想着当天做了什么。然后有一个说到要告发什么，我正听得开心，都忘了打鼾了。就在那时，门口又传来钥匙哗啦作响的声音，走进来一位穿着棕色西服、戴着棕色帽子的胖男人，那些破事就终止了。”

“那个，”艾玛·麦克切斯尼说，“应该是埃德·迈耶斯，是施特劳斯无丝裙公司的。”

“我们的主角就此登场了。”乔克的语调里多了一丝酸溜溜。“那四个人大概花了两分钟就互相认识了。三分钟后就互相告知真名了。原来，迈耶斯所属的公司与北美野牛还是远房表亲。五分钟后，他们拣齐一副纸牌，准备了一摞筹码，光着膀子开始玩起皮纳克纸牌游戏。我在纸牌的啪嗒声和筹码的咔哒声中打着盹，然后在行李服务生进来的时候醒过来，他每隔六分钟就会来一次。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那个胖子埃德·迈耶斯坐在椅子上，我想他肯定坐到我搭在椅子上的裤子了。这个放射状的褶皱刚好就是他坐的地方。外套上的污渍是被哪个牛犊子喝啤酒的时候滴上的。”

艾玛·麦克切斯尼叠起报纸，站起来，笑着说：“我想，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如果你还没习惯的话。”

“习惯！”乔克生气地喊道，“习惯！你是想告诉我，这些都没什么不正常的——”

“不值一提。噢，当然了，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一群‘野牛’。但也是

常有的事。这个世界充斥着古老的秩序，它们不停地聚集在一起，然后产生解决办法，选出长官。你不觉得你最好在那群野牛开始翻饲料之前先去吃早餐吗？我已经吃过了。”

乔克·麦克切斯尼脸上的阴郁淡化了一点。饥饿占据了上风。“好吧，我想吃麦饼、牛排、鸡蛋、咖啡、水果、吐司和面包卷。”

“不来点儿鱼吗？”他的母亲问道。然后在他走向餐厅的时候，她说道：“我要去寄两封信。然后我会到街上去见一位客户。九点整的时候我会到苏兹贝格-斯坦百货商店。要想在十点前见到老苏兹贝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会去，埃德·迈耶斯也会去，不然就不是裙子销售员了。我希望你去那儿找我。你去看看那些谈妥的订单是怎么扑通一声掉到我大腿上的，会有所收获的。”

你可能知道庞大的苏兹贝格-斯坦商店吧？不知道？那是因为你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老苏兹贝格每年要将他的买主送到纽约市场两回，现在他们的主要楼层需要两个楼层经理。那些人在圣诞节买红绿相间的装饰品，在春天买苹果花和粉色的皱纸百叶窗，花掉的钱肯定多得让人咂舌。小斯坦喜欢到芝加哥定制衣服，而老苏兹贝格则喜欢让旅行销售员在他私人办公室外面的一间小小的等候室里等着。

乔克·麦克切斯尼吃完了他的超大份早餐，散着步来到苏兹贝格-斯坦商店。他向人询问到办公室怎么走，然后发现他的母亲还没到。那间小小的等候室里有三个男人，其中之一就是胖子埃德·迈耶斯。他庞大的身躯挤在细腿椅子里，肥肉都溢出来了。他的棕礼帽拿在手上，眼睛盯着对面一扇紧闭的门。其他两个旅行销售员也是如此。乔克在胖子埃德·迈耶斯旁边的一个空座位上坐下来，然后在心里默默盘算，寻找他身上适合年轻人坚硬的拳头下手的地方——一旦有机会的话他就要动手。那样打扰别人睡觉，这个死胖子、狗杂种！

“您卖的是什么呢？”埃德·迈耶斯突然转向乔克说道。

突然一个激灵——“裙子，”乔克回答道，“女士的衬裙。”（“好像男人也会穿衬裙似的！”他暗自发笑。）

埃德·迈耶斯在椅子里转了转身子，这样能好好看看这个同行新对手。他小小的红嘴巴滑稽地张着。

“你为谁工作？”他接着问道。

乔克的脸上出现了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表情。“什么——呃——芝加哥衬裙与针织品联盟公司。一个新公司。”

“肯定是。”埃德·迈耶斯沉吟道，“我从未听说过他们，但我了解这些公司。在这一行你是很年轻的啊，不是吗？孩子！嗯，这对你没坏处。你每天都能学到新事物。现在，我——”

艾玛·麦克切斯尼像一缕清风一样进来了。她目光快速扫过，马上落在迈耶斯和这个男孩身上。在那一刻，直觉促使乔克·麦克切斯尼轻轻地摇了摇头，装作一脸无知的样子。艾玛·麦克切斯尼那么机灵，要不然也不会成为最佳旅行销售员，她看到后，一下子就明白了。

“你好，麦克切斯尼太太。”胖子埃德·迈耶斯咧着嘴笑道，“你看，我比你早到了。”

“我看到了。”艾玛高兴地笑着说，“我被耽误了。刚刚和前街的沃特金斯做成了一桩好买卖。”她坐到走道对面，眼睛紧盯着那扇紧闭的门。

“这样，孩子，”迈耶斯用沙哑的嗓音低声说，“我看你在这行是个新手，我想教你点东西。看到那边那位女士了吗？”他小心地向艾玛·麦克切斯尼的方向点了点头。

“很漂亮，不是吗？”乔克赞赏道。

“知道她是谁吗？”

“呃——我——她看起来很面熟但是——”

“噢，得了吧，别吹牛了。如果你真的见过这位女士那你绝对能记住她。她的名字是麦克切斯尼——艾玛·麦克切斯尼，她卖的是T.A巴克家的羽绒衬裙。她的努力有目共睹；她是最好的旅行销售员。我敢打赌，她能把一条带褶饰边的衬裙卖给一位努力减肥的胖女人。这方面她真的很厉害。同时，她也很正直。”

如果埃德·迈耶斯不是那么专心致志地盯着他的帽子，同时还试图表现出人畜无害的和蔼可亲，他可能会看到这个男孩脸上迅速浮上一抹痛苦的红晕，下颚的肌肉也有点紧张。

“好啦，现在，看着。”他继续悄声说，“我们都是卖裙子的，我们俩都是男的。在这样的游戏中一切都是公平的。你也许不知道，但是当一群男的像这样等着见商店老板，而突然间在人群中冒出一位女性旅行销售员，怎么，我们就得表现出职业的礼让，让这位女士首先获得成功的机会。明白了吗？三个卖同类商品的人很少像这样聚集到一起。她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你看她坐在椅子的边上，等着门一开就冲上去，尽管她表现得好像在跟那边的女职员闲聊似的。只要门开了一条缝，她马上就会跳起来，快速地给我一个感谢的微笑，然后派头十足地走进去，从那个老头和他的裙装采购员手里拿下一大票订单。我看得很明白。这么说吧，他也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他也会有所表示的。等她搞定了他，他手上就会有足够多的衬裙，可以从现在卖到土耳其人民享有选举权的时候。[注]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乔克回答道。

“要我说，在商言商，什么礼让都应该去死。当一个女人像这样闯入男人的游戏中，她就应该像男人一样去冒险。是这个理吧？”

“你说得对。”乔克附和道。

“现在，看着，孩子。那个门一打开，我就站起来，知道吗？然后直冲到那个老头的办公室里，像鸭子一样，明白？这么说吧，孩子，我虽然有点胖，但他们都叫我飞毛腿，当我看到一个订单快要从我手上溜走，我就会非常敏捷，戴安娜女神跟我比起来都像是老韦斯顿慢吞吞地走在连接东西海岸的一条泥泞的乡村道路上。明白吗？你现在帮我，我保证你不受伤害。相信我，我会给你说很多好话。你有了像我这样的老手的保证，你就不会——”

这时门开了。三个人同时行动起来。乔克坐得离门最近。他笨拙地挡住了埃德·迈耶斯的路，然后脸一红，开始道歉，接着又踩在埃德的脚上，用手肘顶了一下他的肚子，还弄掉了他的帽子。一秒钟之后，老苏兹贝格私人办公室的门在艾玛·麦克切斯尼时髦、挺直而自信的身影后关上了。

这会儿，埃德·迈耶斯的手就是一个胖子少有的手，这双手指端纤细，修长柔弱，透出蓝色血管，变得不知所措。此时，除了他青紫的脸色、瞪直的双眼，就这双手最值得注意了。他的手指在半空颤抖地抓挠

着，好像在极力抑制自己不去掐住乔克的喉咙。

然后话语冒出来了。它们从他的双唇之间喷溅出来，像玉米粒在他的暴怒下变成爆米花；它们互相牵绊，最后爆发了。

“你这个该死的小鬼！”他异常流利地开口了，“你这匹长着一千条腿、双关节、牛蹄子的货运马。赶紧滚开，不然我会打得你鞋子无光，你这个蓝眼睛的小鬼！你站起来干什么，嗯？你觉得这会是什么——抢球练习？”

乔克·麦克切斯尼高兴地叫了一声，透出心底纯粹的快意，掉头逃走了。

一点钟，艾玛·麦克切斯尼和她的儿子乔克在一起用餐。乔克突然停下了，眼睛盯着门口。“是那个呆子。”他激动地说道，“看他气得那个样子！他往这边过来了。”

埃德·迈耶斯带着胖子特有的快速而轻盈的脚步，像鸭子一样左摇右摆地走向他们。他那带着双下巴的粉脸蛋正发着光，眼睛发亮，像一个男孩似的。他停在了他们的桌子前，戏剧性地停了一会儿。

“所以，我的乖乖，你们俩是共谋啊，嗯？这是你第二次给我使下流绊子了。我还没忘记你在迪卡尔布和努斯鲍姆给我玩的那一招。没关系，小女孩。我会还给你的。”

他轻蔑地向乔克的方向点了下头。“带了一个打杂的？”



"'赶紧滚开，不然我会打得你鞋子无光，你这个蓝眼睛的小鬼！'"

艾玛·麦克切斯尼优雅地用餐巾擦了擦手指，然后把餐巾压扁在桌子上，斜倚在椅背上。她惊异地说道："男人是最可恶的生物。这位小伙子昨晚跟你睡一个房间，你却不知道他的名字。真有趣！如果两位女士需要在一个房间里共度一晚，在她们还没换上睡袍放下头发之前，就已经知道对方的姓名了，还会互相试戴对方的帽子，交换塑身背心的花样，还会发现她们在俄亥俄州代顿有共同的朋友，教对方新的爱尔兰勾边织法，给对方看家人的照片，讲述她们已婚妹妹的女儿是怎么得了腺体肿胀，差点死掉，还会将镜子分成两半，用来挂上她们新洗的手帕。别告诉我男人有交朋友的天赋。"

"好吧，他是谁？"埃德·迈耶斯坚持问道，"今天早上他告诉了我所有事情，就是没说名字。早知道我昨晚就用一堆野牛队的徽章整死他。"

"他的名字，"艾玛·麦克切斯尼笑道，"叫乔克·麦克切斯尼。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今天早上他完成了他的第一笔小生意，向他母亲展现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是家人的帮手。现在，埃德·迈耶斯，如果你想得中风，你就别走，继续待在这桌子边上。我儿子才吃了第二块派，我可不想倒了他的胃口。"

1. 36英寸，约合91.4厘米。（译注）

2. 本书成书于1913年，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土耳其此时正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未知何时能建立现代化法制国家。此处极言其时间之久。（译注）

# 第五章
# 粉色连裤袜和条格平布围裙

有人，八成是一个专门从事名言警句创作的法国人，曾经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女人：好女人和坏女人。自那以后问题剧作家们就开始把这种虚妄的逻辑放到了受了莫大委屈的丈夫们口中，并基于此构建他们跌宕起伏的剧情。但是你千万不要相信。其实女人分四种：好女人、坏女人、好的坏女人和坏的好女人。其中最坏的就是最后一种。这是一个关于这四种女人的故事，等到结尾的时候，你能说出故事中的女人都属于哪一种吗？

温度计上的红色物质蹭蹭上升时，大腹便便的男人们站在旁边，双目圆睁，带着一种诡异的快感开始从90度（华氏）数着—91—92—93—94！！老天爷啊！煤灰一直从四面八方缓缓向你的铺位袭来。乘务员还在走廊里无休无止地来回巡视，就像炼狱里的黑丝幽灵穿着白色的粗布工装。这个时候你能做的就是在宽松的卧铺车厢礼仪允许的范围内，穿得尽量清凉，穿行于绿帘子之间，行进中寻找清凉的微风或者饮料。

午夜时分，尽管对卧铺车厢和这里所有光怪陆离的异事都已习以为常，艾玛·麦克切斯尼还是觉得八号下铺无法忍受。绝望中反而生出了勇气，她摸到自己落了煤灰的东西，穿上拖鞋与和服式晨衣，等乘务员特别折磨人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了车厢尽头之后，迅速地穿过走廊，冲向火车后面的露台。她扳开车厢门，空气迎面涌来，她深深地长吸了一口气，尽管吸入了满肺的煤烟、蒸汽和灰尘，却正解其意。艾玛正在前前后后都感受着风的吹拂时，突然打了个喷嚏，意识到明天自己可能会得热伤风感冒，不过她丝毫没有在意。

“很舒服，是不是？”黑暗中响起一个声音。（不是的，我的读者。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艾玛·麦克切斯尼不是那种会大惊小怪的人。但她还是在短短的一瞬间僵住了。她望向黑暗中。

“呀，吓着了？”黑暗中又响起询问的声音。声音的主人从刚才蹲着

的角落摇晃着走到门廊夜灯昏暗的光中。

就像男人们会通过共济会[注]徽章、慈善互助会[注]胸针或是雪茄上的纸圈来评价彼此一样，卧铺车厢里的女人们也会通过“古老的晨衣法则”衡量彼此。在昏暗的灯光下将那个女人穿着的晨衣打量了七秒钟以后，艾玛·麦克切斯尼就把它的主人分门别类，标记入册，干净利落地归档了。

这身便服是那种晨衣，它会让人联想起草黄色头发、廉价法式跟儿鞋和拴着狗链儿的肥胖家犬。有人会为这种晨衣谴责日本人，实际上是错怪他们了。图案是紫色底儿上蔓生着亮绿色花朵，这种花从来没有见过。用来固定的镶钻条扣离喉咙倒也没有太近。

早上五点，在密歇根州贝城走下卧铺车厢时，看上去不会像被扔在埃利斯岛的瑞典移民那样狼狈，只有自己能做到这样，这是艾玛·麦克切斯尼可以自夸的事情之一。出门在外对于艾玛·麦克切斯尼来说已经成为了一门学问，看她穿着又舒适又好看的深蓝色丝绸晨衣，编着学生式的辫子就知道。金发女人看了艾玛·麦克切斯尼一眼，目光中带着一丝赞赏。

她攀谈道：“天啊，真热啊！”

艾玛·麦克切斯尼开着玩笑说：“我想知道能不能催眠乘务员，让他做一些柠檬水，满满一罐子，放很多冰块儿，玻璃壁上挂满了冰凉的水滴？”

另一个重复了一遍：“柠檬水！”语气中带着惊奇和戏谑。“现在人们还做柠檬水吗？”她微靠在门上，随着火车的颠簸摇晃，赤裸丰满的双臂抱在胸前，接着又问道：“一个人出门？”

艾玛·麦克切斯尼回答说：“哦，是的。”然后她就想进去了。

“很孤单，独自一人，是不是？走得远吗？”

“习惯了。出差，不是出来玩。我是旅行销售员，推销T. A. 巴克羽绒衬裙”

丰腴的金发女郎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紫罗兰色的双眼曾经一定很美。然后又眯成一条缝，微露亮光。

"旅行销售员！卖东西！我还以为你只是个孩子。可能是因为你的发型。要我说，对于一个女人，那肯定很艰难——像那样在男人的世界闯荡。"

艾玛·麦克切斯尼手握着门把手，含糊地说："嗯，大概所有要女人去闯荡世界的工作都是——"

另一个深以为然："是啊，我是知道的。酒店和列车时刻表就够受的了。你以为是谁定的火车时刻表？男人们才不会觉得体面的火车之旅不应该在上午十一点五十分之前启动，或是六点之后到达。我们昨天晚上在爱荷华州的奥塔姆瓦演出，现在就又要去伊利诺伊州。"

艾玛·麦克切斯尼吃惊地转过头，又看了看她的头发、身材、样貌和晨服。

"哦，你是一个演员！咳，你要是觉得我的工作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太艰难，怎么——"

这个金黄绿色头发的女人笑着说："我！我不是女人。我是滑稽娱乐女王。"她笑起来不是很好看。

"滑稽娱乐？是那种——"艾玛·麦克切斯尼一时语塞，伶牙俐齿的她突然支吾了起来。

"那种只给男人看的演出？你猜对了。我是山姆·莱文绝世佳丽表演团的布兰奇·勒海亚。我们明天早上六点到北岸市，明天星期六，晚上在那里演出。"她向前走了一步，疲惫的脸和染成金色的头发与艾玛·麦克切斯尼近在咫尺。"你知道你出来之前我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什么？"

"我在想要是把台阶那儿的帆布东西放一边，试一试报纸上说的'跳进夜色里'，简直易如反掌。这么说吧，如果我今天穿了另一件内衣，我打赌我已经跳下去了。"

艾玛·麦克切斯尼动了恻隐之心。但是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在开玩笑吗？"

丰腴的金发女郎打了个哈欠。"那要看你的幽默细胞了，反正我的是

早就要消耗殆尽了。我是个站在那儿让爱尔兰笑星用生菜打脸的女人。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让人变得健谈，想要把心里的话告诉你。你要是做通灵者的话，肯定是一流的。”

透过她染成金色的头发、惨淡的脸色和奇怪的便服组合而成的喜剧式外表，艾玛·麦克切斯尼敏锐的眼睛看到了粗俗和无知背后的某种东西：体面、干净、美好。还有可怜与可悲。

艾玛·麦克切斯尼开口道：“我想你最好进去休息下。”同时不知为何鬼使神差地把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然后她们就那么站着，在摇晃颠簸的露台上。山姆·莱文绝世佳丽表演团的布兰奇·勒海亚低头斜看肩膀上的手，仿佛在看什么陌生但是有趣的东西。

她说：“要是在十年前，我会声泪俱下，颤抖不已地告诉你我这一生的故事，但是现在这只会让我感到生气。”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手好像不自觉地从这个女人的肩膀上闪开了。




“不能听你的故事了。我要进去了。”

“不能听你的故事了。我要进去了。”

“等等。别带着怨气走，孩子。老实说，我好像也是喜欢你像那样拍我肩膀的。其实我自己也在看到一只可怜的小狗眼巴巴地望着我的时候

做过同样的事。你知道的，那样俯身去摸摸它的头，跟它说‘乖狗狗、乖狗狗、我的老伙计’，即使它只是一只耳朵被咬坏，连尾巴都没有，流浪街头的杂种狗。它们会低声嚎叫，露出牙齿，但是它们是喜欢的。一个女人——哎呀！司闸员来了。咱们走吧。我们是不是就像什么都怕的老母鸡啊！”

像这样一个能把卧铺车厢当更衣室的女人，她教会了艾玛·麦克切斯尼在适当的时机起身离开，避免和某些人接触。避开那些总是装着牛奶状液体的瓶子、盛着玫瑰红色浆糊的盒子和能画出漆黑曲线的笔不离手、臭气熏天、不成样子的人；那些让人想起苦杏仁和紫罗兰色马桶水的人；那些穿着劣质紧身胸衣，底下的褶皱荷叶边很完美，但是上面的绿色丝绸衬裙却皱巴巴的人；那些满怀嫉妒，守着镜子前那十英寸的地方，面对任何人都寸土不让的人；那些从德克萨斯州远道而来，满嘴发夹还坚持要告诉你路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的人；那些不知是不是真有血缘，叫着别人亲爱的，把勾勾搭搭宣之于口的姐妹们；那些带着三个会拿你的裙子擦手的孩子且心有旁骛的母亲们。

到了早上五点四十五分，戴好帽子和面纱的艾玛·麦克切斯尼在对面卧铺车厢的帘子拉开后看到了布兰奇·勒海亚女士，她看起来皱皱巴巴得不成样子。滑稽娱乐女王手里抱着一大堆东西：一堆鞋、紧身胸衣、紫色裙子、包和青梅色的帽子。她停下了所有动作，看着艾玛·麦克切斯尼整洁利落地站在那里，似乎万事俱备。

“你肯定是昨晚一进去就开始收拾东西穿衣服了。我直到半个小时前才睡着。我打赌我也就用了十一分钟多点来穿衣服。今天是不是个大热天儿啊！”

火车到达北湾市车站时，艾玛·麦克切斯尼在下车的途中偶然瞧见了那个戴着丝绸手绢、玫瑰色雪纺面纱、茧绸手套和羽毛帽子的身影。布兰奇·勒海亚女士的十一分钟真是物尽其用。把行李托运后，艾玛·麦克切斯尼上了一辆酒店的班车。车上没有其他乘客。她坐在车上的一个角落里，看到滑稽娱乐女王站在站台的中间，同行的人围绕着她。这一群人虽盛装打扮但俗不可耐，可怜到几乎可悲。男人们都是侏儒，衣服上镶着水钻，他们脑袋的形状很奇怪，穿着装扮纯粹是对男性时尚的嘲讽，一个个满脸胡茬，嘴里满意地叼着雪茄；女人们艳俗的脸、虽花哨却脏污的衣服、塌跟儿的高跟鞋、鲜艳的面纱和毫无光泽的头发在清晨阳光的无情暴露下显得特别地不真实。他们在吵着架，仇恨的火焰此刻点亮

了他们呆滞、愚蠢、恶毒的脸。布兰奇·勒海亚好像是这场纷争的中心。突然间她冲出了激动的人群，敏捷地向班车走来，脚步沉重地上了车。人群中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转过身来咒骂着她。班车司机爬到了他的座位上，握着方向盘。这群人在站台上犹豫了片刻后转身向站外走去。女人们被沉重的行李压得弯腰驼背，男人们大多一心向前赶着路。班车驶过这群人的时候，咒骂布兰奇·勒海亚的女人高声地笑着，像个孩子一样做了个鬼脸，其他的人也跟着如假音合唱般地同时笑了起来。

布兰奇·勒海亚变了脸色，生气了。她低声吼道："我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柴拉·戴克那个贱人以为上周抢了我的戏份就能怎么样了，那个没有一句实话的毒妇。我要让他们搞清楚主角就是主角。就让他们去他们的破旅店。我要去一个真正的宾馆，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是体面的，用不着跟他们这帮人渣搞在一起。你看到那里了吗？"她指着街上的什么东西问。艾玛·麦克切斯尼转过头去看。公告板上贴着山姆·莱文绝世佳丽公司的廉价平板印刷海报，好像正怒视着路过的人们。

布兰奇·勒海亚解释道："那就是我们的海报。中间的那个就是我，手里拿着粉色的鞭子，驾驭着四个年轻人抬的车。相当劲爆的表演！借戴克十个胆子抢那个试试，就这样。我要让他们瞧瞧！"

她蜷缩进座位里。怒火又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她的脾气就是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

她烦躁地说了句："是不是有点儿太热了？"然后闭上了眼睛。

现在，艾玛·麦克切斯尼是一个旷达的女人。十年差旅留给她的所有伤疤提醒着她温柔对待别人的伤口。但是此刻，近距离研究过这个蜷缩在角落里的女人之后，她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厌恶——有污迹的裙子、廉价的装饰品、塌陷下去的脸颊、浮肿的眼袋、涂着胭脂的薄嘴唇和——

布兰奇·勒海亚突然睁开了眼，捕捉到了艾玛·麦克切斯尼脸上的表情。抓了个正着，并且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她眯起眼睛，冷冷地干笑了一声。

"哦，我不知道。"布兰奇·勒海亚慢悠悠地说道："我倒是不会像你一样想那么多，孩子。这么说吧，我在你这个年纪也没准备表演差劲的滑稽娱乐。我那时想做演员，像其他女演员一样在长岛买一所农场。每

一个真正的女演员都在长岛有一所农场，至少在媒体记者们的想象中是这样的。这就像是她们的共同信仰。那时我想在我的农场上盖一座房子，加州平房和世博会上园艺建筑混合风格的。这么说吧，我过的不是最差的，孩子。世上还有很多过得比我差，我也不能理解的人，连我也不愿和他们交换人生。”

无数道歉涌向艾玛·麦克切斯尼的嘴边，但此时司机把车停靠在宾馆外的路边，跳下车，打开了门。她发现自己十分希望宾馆服务员不要把她和一起来的这个女人分在一起。

上午十一点，艾玛·麦克切斯尼打开门，穿过铺着红地毯的宾馆走廊。她睡了两个小时，很解乏。睡醒后洗了个澡，吃了份早餐，换上了干净衣服。头发上的煤灰梳干净了，指甲也修过了。她看起来机敏清爽、精神焕发，自我感觉更是如此。一切安顿得很是妥当。

走到一半，艾玛·麦克切斯尼看到一个房间开着门，就往里看了一眼，然后便停下了脚步。下一秒她就想赶快离开，但是房间里的人已经开口跟她打招呼了。

布兰奇·勒海亚小姐又穿上了晨衣。她在窗前的椅子上沮丧地瘫坐成一团。旁边桌子上的托盘里放着一个瓶子和几个酒杯。

她烦躁地抱怨道：“天啊，咋这么热！进来待一会儿。我开着门想通通风，结果根本没一点儿风。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冰镇过的桃子一样。男朋友在这儿？”

“没有。”艾玛急忙回答，转头就要走。

“等等。”布兰奇·勒海亚突然叫住她，然后站了起来。她摇摇晃晃地挪到艾玛·麦克切斯尼身边，阴沉地看着她。

“怎么了？”艾玛·麦克切斯尼倒吸一口凉气，不自觉地伸出手挡在胸前。“呀——亲爱的——你哭了。是不是有什么——”

“不，没有。我是个差劲的滑稽娱乐演员，我就该大声哭闹，不是吗？”她放下手中的矮脚杯，充满怨恨地盯着清爽、充满活力、带着一缕芳香的艾玛·麦克切斯尼。

她突然问道：“告诉我，你早上那么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啊？到底什

么意思？你好大胆子，敢看不起我。我敢打赌你也不像自己期望的那么好。什么——”

艾玛·麦克切斯尼敏捷地穿过房间去关上了门。然后又回到布兰奇·勒海亚身边。

她说：“听我说，脱下这件紫色晨衣，换一身衣服，跟我走。我是认真的。每次来到这个城市或者附近，我都会跑去一个地方过星期天。我在这儿有一个朋友，莫里西——埃塞尔·莫里西——她是女人中最豁达，最善解人意的。她是这里的巴克-菲斯克公司的裙装和西服采办员。她邀请我只要来这里就去她家过星期天。她知道我要来。如果我愿意，可以帮着做晚饭，也可以洗洗头，坐在后院逗逗狗。过一天正常人的日子。要是你当了十年旅行销售员，普通家庭里一顿真正的星期天晚餐是最好不过的了，与之相比，再好的雪利酒都显得像水果派上爬着蚂蚁的野餐小吃一样索然无味。你和我一起去，为了你，更为了我，因为想到你要像这样在这里坐着，我一天都不会安生。”

布兰奇·勒海亚摆弄着晨衣上的条扣，不确定地笑了笑。

她问道：“你玩的什么把戏？”

艾玛·麦克切斯尼亲切地说：“我在楼下等你。你焦糖糖衣做得好吗？埃塞尔和我做的总是结块儿。”

滑稽娱乐女王叫着说：“做得好吗？那可是我发明的。”然后她俯身跪下摸索着行李箱上的锁。

埃塞尔·莫里西做了多年精打细算的衣裙买卖，已习惯于应付千奇百怪的人，也只有她，才能承受住布兰奇·勒海亚这样的不速之客的考验，更别说街对面坐在前廊上的女人已经把一切尽收眼底。

在门口——“这是布兰奇·勒海亚小姐，在——嗯——西蒙——”

勒海亚小姐插话道：“山姆·莱文绝世佳丽表演团。很高兴认识你。”

埃塞尔·莫里西小姐面不改色地说：“请进，我刚给宾馆打过电话。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艾玛。我在做焦糖蛋糕。轻点儿关门。勒海亚小姐，这是你第一次来这里吗？原谅我不能握手了。我手上都是面粉。把你们的东西放在那里。我妈今天去森林城格斯阿姨家了，我是今天家里

所有的劳动力。这可比裙子和西装强上百倍。是不是很热？嗯，我建议你们把衬衫裙脱掉，我给你们拿俩件宽松的长袖围裙，凉快凉快。”

布兰奇·勒海亚这个平时喋喋不休的人此刻出奇地安静。她走动的时候像是害怕吵醒睡觉的人一样。每当她与她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四目相对的时候，她就会低头避开。

当埃塞尔·莫里西拿来蓝白格子围裙时，布兰奇·勒海亚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将它拿起。然后她拿着两个袖子，好奇地端详了很长时间。当她抬起头的时候，发现两个女人都在看着她。她套上围裙，紧张地笑了一声。

然后说道：“穿粉色连裤袜太长时间了，我看我都快忘了怎么做一个女人了。但是一穿上围裙，我打赌马上就会都记起来。”

从量出第一杯做焦糖糖衣用的红糖开始，她的话就得到了验证。她摘下了戒指，把前面的头发都别在脑后，撸起袖子。与此同时，一直看着她的艾玛·麦克切斯尼心里萌生出了一个越来越坚定的想法。

蛋糕做完了——布兰奇·勒海亚突然说：“给我些土豆来削，好吗？用棕色瓦罐装，削皮刀放旁边。有些东西在你的脑海里总是一体的。你想起一个，就一定会想起另一个。现在，莉莲·罗素[注]和雪花膏是一体的，新土豆和棕色瓦罐也是。”




“现在，莉莲·罗素和雪花膏是一体的，新土豆和棕色瓦罐也是。”

她削着土豆，弓着身子坐在厨房椅子上，高跟鞋别在最上面的脚蹬横木后面。她剁菠菜一直到脸颊绯红，脖子后面的头发都打绺了。她剥了西红柿皮，擦洗了平底锅。她用能干的手沾上肥皂水，擦干净了铺桌子的白色油布。这个小小厨房里的热气和忙碌似乎让她产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她的眼睛闪着光，嘴唇上挂着微笑。她哼着女人们在肥皂水里绞抹布的时候会哼的没调的小曲儿，那一刻，艾玛·麦克切斯尼和埃塞尔·莫

里西默默交换了个眼色。

晚餐后，她们在逐渐阴沉的暮色中坐在凉爽的客厅里，裙子都撩到了膝盖上，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在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脑海中，计划的第一步已经顺利展开了。她与布兰奇·勒海亚四目相对，然后微微一笑。

她说：“这比表演滑稽娱乐感觉好多了，是不是？”她坐在椅子上身体略前倾，“告诉我，勒海亚小姐，难道你就没有想过离开——舞台——做些——做些——”

“体面的工作？”布兰奇·勒海亚替她说完了。“我曾经想过。但早就放弃了。现在我只求用脚趾踢掉喜剧演员帽子的时候观众们能笑。”

艾玛·麦克切斯尼温和地暗示说：“但是肯定有过——”

布兰奇·勒海亚对着这两个紧紧盯着自己的女人开怀大笑了起来。

她开始说道：“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们，我从来就不是牧师的女儿，少不经事的时候也没有被心爱的人抛弃过。如果我要将自己的人生画成一幅画，那它会像气象局发布的图表一样——像气压计测出的数一样时高时低，像儿童地形图上的山区一样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

她闭上了眼，重重地向后靠在了带皮靠垫的沙发背上。三个女人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艾玛·麦克切斯尼突然起身，一边走向大沙发上的女人一边说：“听我说，那不是像你这样的女人应有的生活。我可以给你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找点儿事儿做——可能没有多好，但是至少体面——可以靠它重头开始。如果你——”

埃塞尔·莫里西迅速地插话道：“提起这件事，我也可以给你在我们的店里找个事儿做。我在那里是老员工了，还有些发言权，如果我推荐你去的话，他们会先把你安排在地下室，然后如果你做得好，也可以得到升职。”

布兰奇·勒海亚站了起来，两条胳膊伸向背后，开始解格子围裙的扣子。

“我猜你们觉得我过得很不好，是不是？好吧，我可能是这样。但是

我过的不是最坏的。我有一个哥哥。他住在西部，很有钱，也结了婚，受人尊敬。你明白那种情形吗？男人能爬出泥潭，女人却不行。那就是我们的情况。他的妻子就是那种一般的交际花。她不愿意承认我这样的污点的存在，除非，也许，城市保护联盟或者她那里的什么组织向滑稽娱乐表演开战。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过莱恩了——就是我哥。后来有一次在奥马哈，我看到他坐在前排。那么多观众，我眼前好像就只有他一样。他也认出了我。看吧，男人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像我们这样邋遢、无知、饥肠辘辘的一群人。但一个男人一旦来到克利夫兰、匹兹堡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他一定会去找滑稽娱乐表演，而且，他还会很享受。有意思吧？演出后，莱恩在等我，我们聊了聊。他告诉了我他的烦心事，我也告诉了他一些我的。我们聊完之后，我觉得我并不愿意和他交换人生。他老婆是个奇女子。她已经爬到了当地社交圈的上层。她很漂亮，看着也年轻，有头有脸。莱恩说他们那里的观光巴士会停在他们家房子前面，导游会给乘客介绍住在里面的人和他们的工作。但是莱恩告诉我，他们两个没有孩子。他特别喜欢小孩儿。但是他老婆不想要孩子。我真希望你们能看到说这话的时候莱恩的表情。”

被她解开的格子围裙在她双脚四周落成一个圈，她抬脚迈了出来，走向了自己那堆艳俗的衣服。

“脱下条格平布围裙。但今天真的太美好了。”她在套上裙子之前顿住了。另外两个女人的沉默似乎让她有点儿生气。



“哎呦，姑娘们啊，我连在糖果厂的工作都做不长。”

“我猜你们都觉得我是个坏女人，彻头彻尾的坏女人，是不是？但是，我不是。我除了自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莱恩的老婆——那才是个坏女人。”

艾玛·麦克切斯尼试着说道：“但是我并不觉得你是彻头彻尾的坏女人。我不这样想。那就是为什么我会提议给你找个新工作。那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摆脱这一切，重新开始。”

布兰奇·勒海亚笑着说道：“我？我！在办公室里！拿着分类账、销

售单、账本和所有那些东西！哎呦，姑娘们啊，我连在糖果厂的工作都做不长。我没有任何才智。从来没有过。你在滑稽娱乐剧团里是找不到有脑子的女人的。如果她们有脑子，就不会待在那儿了。我们是最蠢、最无知的一群人。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打扮起来的农家女佣。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妇女提升联盟拯救灵魂拯救得那么艰难。他们想拯救的灵魂们都很明智地知道自己做不了一周五天的工作。你们不用为我感到难过。我是在做着我唯一擅长的事。”

艾玛·麦克切斯尼伸出她的手，说道：“对不起，我都是出于——”

布兰奇·勒海亚衷心地说道：“哦，当然。你也是。”她边说边转向埃塞尔·莫里西，脸上一直挂着爽朗、和善的笑容。“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手指上沾着新土豆，指甲里全是草莓汁，我希望一星期都不会脱落。我还想谢谢你们两个。我是想留下再待一会儿的，但是我得赶去剧院。那个戴克胆大包天，我要是不把行李箱先送进去，她就敢偷占主角的更衣室。”

她们送她到前廊，边走边聊。善意被拒绝的两个女人，脸上怨恨、挫败和一种钦佩交织着。布兰奇·勒海亚，山姆·莱文绝世佳丽表演团的首席女演员，在台阶下转过身来。

她说道：“哦，对了。我差点儿忘了。我想告诉你们，如果你等到焦糖从炉子上拿下来，在它不沸腾但还很热的时候加入黄油，就不会那么结块儿了。嗯？谢什么。”

---

1. 共济会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译注）
2. 慈善互助会是1868年创建于于美国纽约的兄弟会慈善组织，当时主要是为了拯救频临灭绝的麋鹿。（译注）
3. 滑稽娱乐是一种表演形式，诞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包括通过模仿来引观众发笑的滑稽短剧、脱衣舞等。（译注）
4. 莉莲·罗素(1861-1922)是美国喜歌剧女演员。（译注）

# 第六章
# 只是裙子而已

他们可能会抽不同的烟，卖不同的货，住不同的旅馆，喜欢不同的球队或是皮纳克尔纸牌玩家，但有两个方面他们是一样的。第一，他们晚上要么躺在旅馆房间，要么睡在火车的卧铺上，白天则拖着样品箱到处跑。尽管他们过去并不是这样。第二，他们都希望能在一个美丽的小城里找到一份又体面，薪水也不错的家具店的工作，不会老是被推销一些他们已经买过的东西，像白人一样定居下来，天呐！还可以离开这沿街叫卖的行当！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太太也很讨厌他们做这样的工作，孩子们了解冰人都比了解他们的爸爸多。

早上，和凯泽·布洛赫公司裙子西装部门的头儿——海蒂·史迪奇说完话后，艾玛·麦克切斯尼太太（T·A·巴克公司的羽绒衬裙销售代表）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绪。她讨厌自己的工作，讨厌她那黄色的样品箱，她想说史迪奇小姐是个让人嫉妒的小妖精。她想，要是以前选了一条挣钱轻松，薪水不错的工作该多好，比如一些单调的工作，给人家洗洗衣服，熨熨衣服。艾玛·麦克切斯尼做旅行销售员卖羽绒衬裙已经快十年了，她的乐观开朗以及对工作的热爱，在整个行业都很出名。但海蒂·史迪奇小姐可没有这么好的口碑。海蒂非常嫉妒艾玛，那种嫉妒就像一个平胸且头发稀少的女人嫉妒另一个女人一样，别人能穿36码的衣服，而且不用改一分一毫，头上戴的帽子总是很衬脸型。一年中，史迪奇小姐有四十六周都是待在河瀑城的凯泽·布洛赫门店里。其余六周，也就是春季两周，秋季两周，深冬两周，她都“住”在纽约。她去纽约主要是为了挑选当季最流行的衣服（当然还要根据河瀑城的实际情况再改一下），但有时她也会带一些常用的嫁妆用品。

白天的时候，海蒂以准确的审美品位和商业判断挑着裙子，给样衣找搭配。到了晚上，她就是另一副模样。她买的每一栋房子都像士兵和绅士一样忠诚地履行它们的职责。晚上，她在脖子和胳膊上扑些粉，把头发和指甲好好拾掇了一番。因为穿的礼服太过复杂，所以还需要宾馆的女仆帮她把后背的钩子系上，女仆还要准备好在八点的时候当护送她的随从。即使在这样崇尚理智和简朴的日子里，连颜色绚丽的极乐鸟都

变成了毛色单调的国鸟白头鹰的时候，从餐厅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没有发现哪个人戴的帽子比海蒂的更张扬。在中西部一个热闹的小城里，生意兴隆的商店里的西装买家可不能小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河瀑城有表演，海蒂都会表现出一副厌倦的样子，用手懒懒地摆弄着自己时尚的发型，然后说：“噢，是的，演出还不错，不过我两年前就在纽约看过了。这肯定也不是原创公司的表演。”有一年，海蒂回来的时候穿了一件臭鼬皮草做的衣服，起初人们还以为是猞猁皮，后来海蒂才告诉他们那“棕色系”的衣服到底是什么。后来，老太太海因茨也把她的臭鼬皮草从包着樟脑丸、烟草和报纸的包裹中拿出来了，她女儿把皮草剪成一条一条的，然后缝在裙子边上或是大衣的袖口处。当凯泽·布洛赫公司上春装和秋装的时候，人们表面上只是去看看有什么新款，实际上都会盯着打扮时髦的海蒂，看她在店里前前后后地忙活，听她用浓重的东部口音说这个“不错”“很时尚”，那个是“最流行的”。还有一年，海蒂对某个人透露说她紧身裙里面只穿了一件短灯笼裤，人们一下就炸了锅，都赶紧从自家地下室找这件马上会在太太小姐们中间流行起来的衣服。

三月份的时候，史迪奇小姐来到了纽约。她到的那天晚上，和施特劳斯无丝裙公司的胖子埃德·迈耶斯一起吃了晚饭。他说她穿着优雅的小礼服看起来就像个小孩，并不是每个女人都适合穿那样的礼服，虽然每个女人都想穿。海蒂笑笑，伴着乐队弹的曲子，哼了几声跑调的音符。埃德说她有这样的嗓音没去当明星真是太浪费了。

“我跟你说，”海蒂说，“我走之前和老凯泽聊了聊，其实，也可以说是他找我聊的。你知道，我在我们部门有我自己的行事风格，如果不能那样做的话就太遗憾了，幸好我做到了。凯泽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买羽绒衬裙。我说因为我们用不着买他们的裙子，然后他就拿着一堆数据来证明我们因为没有买那种裙子一年损失了多少钱，还说施特劳斯的裙子大不如以前了。其实他说的有道理。”

“哦，事情是这样的——”埃德·迈耶斯反驳道。

“这是事实，”海蒂坚持说，“但是我没告诉他我不订购羽绒衬裙是因为我很讨厌麦克切斯尼。还有，当我在纽约的时候，她从不请我。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我喜欢晚上和女人一起去电影院，而且事实上我也不会这么做，只是——算了，听我说，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想办法去抢了她的工作呢？如果我订购大量的羽绒衬裙，那你也能从中捞点好处。你可以挣两份钱嘛。我敢说她一年肯定会问几千次这是怎么回事。”

埃德·迈耶斯原本红润的脸变得更红了，他赶紧放下叉子，盯着史迪奇小姐，眼神里不再有调情的意味。“你们女人之间怎么会彼此关照，不可能的，你就是这样的。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们公司正在裁减旅行推销人员的数量，没人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但是——呃——没人想抢一个女人的饭碗——特别是像麦克切斯尼那样聪明又正直的女人。是的，她曾抢了我几单生意，我也发誓要她付出代价，但做生意就是这样。可——”

“是吗，”海蒂·史迪奇小姐打断他的话说，“我竟不知道她有这么老实，我跟你说件事，她没那么好。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三周前，在河畔酒店，就在我们镇上——”

越过放着玫瑰花的餐馆小桌，他们把头凑在一起。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胖子埃德·迈耶斯走进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的办公室，想要见见老巴克。

“他现在在欧洲，”速记员对他说，“做水疗，泡温泉，还有疗养。那你要见巴克少总吗？”

“巴克少总！”埃德·迈耶斯几乎大叫起来。“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他已经掌控了——”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司生意越来越好，而无丝裙子公司却越来越糟。没人相信。实际上，巴克少总是一个看似无用却很有才能的人。别人都以为T·A·巴克公司要完蛋了，但突然间，公司运转却好了起来，而且还越来越好。真是抓住时机了。他大概有四十岁了，但一点都看不出来。我也不太清楚，他虽然不是很帅，但眼睛很有神。”

埃德·迈耶斯拧开了写着“私人房间”的门把手，笑着走了进去。他故意笑得很天真，让人不自觉地想要提防他。

“你好啊，巴克！”他愉快地说。“我听说你最近对裙子感兴趣了，还不是一时兴起。”他递给少总一根又粗又黑的雪茄，烟身中间还印着圈浮夸的商标。少总无动于衷地看着，说道：

“有何贵干？”

“没什么，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埃德·迈耶斯讪讪地说。

少总说："今天早上怎么这么多'顺路'来找我的。不管谁来找我，图书代理商还是裙子推销员，我都是有原则的。好了，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埃德·迈耶斯把烟叼在右嘴角，又把棕色的帽子往后推了推，将异常瘦削的手放在圆鼓鼓的膝盖上，用透着精明的蓝眼睛盯着少总。"这种方式我喜欢，"他说，"我从不喜欢拐弯抹角。言归正传，我知道裙子生产设计的全过程。裙子对女人来说只是一件衣服，但对一个男人来说，卖裙子却是一个谋生的饭碗。如果问干这一行为什么女人不如男人，我能给出五十条理由。其一是因为每个样品箱大约有二十五磅重，女人们不得不依靠包装工人和搬运工，就像一个婴儿要依靠他的母亲一样。还有，如果让一个男人凌晨四点起来赶火车，他肯定不会花二十五分钟去系吊袜带、梳头、扣束腰带，也就不会赶不上火车。男人也不会思乡成疾。还有，裙子店的店长都是女人。我跟你说，"他一本正经地往前探了探身子，"女人一般不喜欢买另一个女人卖的东西。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已经说得很含蓄了，但事实就是这样。"

"然后呢？"少总提高了音量问。

"然后就是，"埃德·迈耶斯说，"我喜欢你们的产品。东西不错，很有卖点。如果能有人在这件事上帮一下忙，那我就能运作这件事。而且我保证能让你们从中西部市场获得双倍收益。"少总有一双奇怪的半透明眼睛，闪闪发光，任何人看到它们都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埃德·迈耶斯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纸上漫不经心地画着曲线。现在，他放下了笔，抬起眼看着埃德·迈耶斯。

"你是说你想要麦克切斯尼太太的市场？"他平静地问。

"呃，是的，我想要她的市场，"埃德·迈耶斯红着脸承认了。

少总回到他的办公桌前，把他刚才乱画的那张纸从本子上扯了下来，揉成一团，带着一种收场的神情把纸扔进了垃圾桶。

"乘第二个电梯就可以下楼，"他说，"离得最近的那个电梯坏了。"

埃德·迈耶斯盯了他一会儿，肥胖的脸变成了紫色。"哦，好吧，"他起身说道。"我只是跟你谈下生意，就这么多。我还以为我是在和一个生意人谈合作。现在，老巴克——"

“就这样，请吧，”少总从桌边说道。

埃德·迈耶斯往门口走去，但他突然停了下来，转过身，又走回座位，恶狠狠地伸着肥肥的下巴。

“不，我还没说完。我本来不想提，如果你像个绅士一样对我客气点，我是不打算说的。我想告诉你，麦克切斯尼正在给你们公司抹黑。没人会评论一个男性旅行推销员的品行，但若是对女推销员，人们会定一个严苛的道德标准。”

少总站起身。若是那个刚才赞美过他眼睛漂亮的金发美女速记员看到他眼睛现在的样子，肯定更要夸夸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埃德·迈耶斯淡蓝色的眼睛，盯得埃德狼狈地垂下了眼帘。肥胖臃肿的埃德站在颀长优雅的少总面前，不论从哪方面来讲，都不占优势。“我不了解麦克切斯尼太太，”少总说，“我有六年没见过她了。我也是最近才盯上衬裙这桩生意。我知道这个人，父亲说过她是旅行推销员中最出色的。在你继续这样评论之前，我想告诉你，只有当你说话无比确定以及肯定，让人信服的时候，你那平淡无奇的蓝图才会看上去像特纳注的风景画一样美。”

埃德·迈耶斯仍然站着，紧紧攥着他的帽子，然后说：

“艾玛确实是个美人儿，身材也很好！大家都这样想。但她现在变得很懈怠。如今，像海蒂·史迪奇小姐这样体面、勤奋又正直的女孩都不会买艾玛的东西。哦，对了，海蒂是河瀑城一家叫凯泽·布洛赫公司的。你会发现虽然你们不卖东西给他们，但他们生意仍然做的很好。怎么回事呢？去年夏天，旅馆的店员告诉我艾玛一整天都在和一个叫海耶——布兰奇·海耶的女人在街上闲逛，她是一帮被称作山姆·莱文女强人帮的流浪汉杂耍团负责人。还有，有一整个月，她都在和一个声称是她儿子的不良少年一起旅游。噢，她正在坏你的生意呢，知道吧。当你说你做旅行销售的时候，人们不会再把它当作一种开怀舒心大笑的代名词，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今，旅行销售是一门艺术，是种科学，T·A·巴克这个称号永远代表着——”

楼下，一位身材姣好、衣着光鲜的美女走进了电梯，开电梯的工人先对她笑了笑，她也报之以迷人的微笑。

“嗨，杰克，”她说，“纽约最近怎么样？我已经三个月没来这儿了。

回来真好啊。”

“很高兴见到你，麦克切斯尼太太，”杰克回答，“哦，纽约没什么新鲜事儿。你觉得纽约中央车站怎么样？我听说他们有一种新发明，你只要站在等候室的垫子上就能想象出你坐在火车上的样子。巴克少总买了辆60马力的汽车。吉纳维夫——那个黄头发女孩——上个月嫁给了一个叫亨利的船务员。礼拜一那天，我老婆给我生了对双胞胎闺女。好了，谢谢你，麦克切斯尼太太，希望我说的会对你有用。”

艾玛·麦克切斯尼穿过大厅，走进一间又大又明亮的办公室。她在主管簿记员的桌边停了下来。主管簿记员是个女的。老巴克先生知道女性职员有多么忠诚。那个女人抬头看了看艾玛，然后又说了点什么。

“谢谢，”艾玛说，“能回到这儿真是太好了。听说裙子生意不行了，真的吗？公司怎么样？巴克在里面吗？”

“少总在，但我想他现在很忙，你知道老总还没回来，我猜他一定很忙。大家都在谈论少总的行事风格。你知道的，他在欧洲游历了很多年，所以刚来这儿的时候，他对首映演出、首版事物、还有法国车很在行。但现在，他改了广告、设计，还把各部门拆分得七零八落，这里和三个月前大不一样，差别大的就像蓬蓬裙和包臀裙。他设计了一种裙子——喂，凯莉，进去给麦克切斯尼夫人拿一件那种荷叶边刺绣样衣。怎么样？说实话，我自己也会穿。”

艾玛·麦克切斯尼双手拿着衣服，挑剔地看着它，若有所思地眯起了眼睛。她抬头正准备回答刚才问题的时候，她看到T.A.巴克的私人办公室门开了，埃德·迈耶斯匆匆地走了出来。艾玛·麦克切斯尼放下裙子，穿过咨询台，在通向楼围栏的小门前和他碰了面。

埃德·迈耶斯的脸上强挤出一个微笑。他伸出一只手以示欢迎。

“哎呀，你好啊，陌生人！你什么时候来的？事情都顺利吗？如果你在甜蜜的生活里不是一天比一天年轻，一天比一天漂亮，那真是太没道理了。”

“从无丝公司辞了吗？”艾玛简短地问。




“‘老实说，我自己也会穿！’”

“怎么这么问——没有。但是我刚才还在跟少总说，要是我能在一个美丽的小镇上找一份体面的家具店的工作，即使薪水低点也无所谓，那样我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和各种上门推销纠缠不清了，更何况他们推销的

东西我已经买过了，天呐！我真是烦透了旅行推销。”

“唱起来，”艾玛·麦克切斯尼说。“那样听起来可能会好听点，”她走进了那间标有“私人房间”字样的办公室。

艾玛进去的时候，少总那挺拔的后背和半秃的脑袋正对着她。从一个时尚女性的角度看，她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因为他的后脑勺没有多余的赘肉堆在衣领上。他转过身，盯着艾玛·麦克切斯尼，惊讶地抬起了眉头。艾玛·麦克切斯尼那双真诚的、没有一丝杂质的蓝眼睛也直直地回望着他。

“我是麦克切斯尼。半小时前刚到。从生意、政策还有各方面来说，这次出差还不错。听到你父亲还在生病我很抱歉。我以前出差回来经常和他聊天。”

少总那挑剔的眼光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把艾玛从头上戴的针织帽到穿着鞋的脚都细细打量了一番，期间还几度把目光停在了她合身的套装，崭新的手套，白里透红的脸，还有柔软而有光泽的卷发上。

“你好啊，麦克切斯尼太太”少总大声地说。“请坐，很好——那就分享一下你的出差见闻。还有一些小事——比如河瀑城的凯泽·布洛奇。我们打算把产品卖给他们。他们裙子西装部门的主管叫史迪奇，对吗？现在，说说你对史迪奇小姐的看法怎么样？”

“说什么？”艾玛·麦克切斯尼很快地重复道。“把她当个女人还是客户？”

少总想了想说，“当个女人。”

艾玛·麦克切斯尼若有所思地盯着她裹着手套的指尖。接着，她又抬起了头。“关于她，我能说的最友好、最礼貌的话就是，如果她的头发变成灰色的话，那么她的脸看起来就不会那么难看。”

少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仰着头，朝着天花板大笑。

然后又猝不及防地问了句，“你儿子多大了？”

“乔克都快十八岁了。”艾玛的脑子在快速地转着，努力把脑海中零散奇怪的信息拼凑起来，最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胖子埃德·迈耶斯。她

心中烧起了一股怒火。

少总转动着眼珠打量着她的脸。

“我父亲知道你有个儿子吗？你从没提起过真是太奇怪了。”

“奇怪？或许吧，但我记得我也从未提过我信什么教，在哪里出生，喜欢生的还是半熟的牛排，我娘家姓什么，穿多大码的鞋，咖啡外不外带。因为我不喜欢把私人的家庭事务和工作扯上关系。我觉得我该告诉你我来的路上正好看到施特劳斯无丝裙子公司的埃德·迈耶斯从这儿出去。所以，你问的问题我一点儿都不惊讶。”

“你可能不会感到惊讶，”少总平静地问，“如果我告诉你我正考虑把你的市场让给另一个男人呢？”艾玛·麦克切斯尼的眼睛——那双眼睛见过了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太多的伎俩，却依然能对你的凝视回以清澈真诚的目光——睁得越来越大，像受伤的孩子那样，或是像只经历致命创伤的温顺动物，少总窘迫地收回了他的凝视。

艾玛·麦克切斯尼站起身，呼吸有点急促，但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还很低沉，很平静。

“如果你希望我求着你给我这份工作，那你可就想错了。我为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工作已经十年了，我每周有六天都是在卖衬裙，如果周末有客户，那我就是有七天都在卖衬裙。卖衬裙不仅是我的工作，我谋生的手段，更是我的信仰、我的消遣、我的生活和美好的回忆。我靠衬裙活，说的是衬裙，卖的是衬裙，就连做梦都是和衬裙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都穿这玩意儿！这是别的男人从来做不到的。”



“‘我靠衬裙活，说的是衬裙，卖的是衬裙，就连做梦都是和衬裙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都穿这玩意儿了！’”

少总站了起来，赞赏地笑了笑。对很多女人来说，就连他眼里流露出的赞赏都让人难以抗拒。他往前迈了一小步，把一只漂亮的手搭在艾玛的胳膊上。艾玛没有拒绝，于是，他又将手沿着艾玛平整的蓝色哔叽衣袖往下滑，直到摸着艾玛带着手套的双手。

“你说的很对！”他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声音里也有点不一样的意味。“听着，美女。我新买了辆60马力的车。今晚一起吃个饭怎么样？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兜兜风。即使是在三月，天也还很暖和。但我还是会给你带件毛皮大衣。怎么样？”

麦克切斯尼太太若有所思地站在那儿，盯着摸着她的那双手。若你能看到她那蓝色的眼睛，绯红的脸颊，你也会为之惊叹。

“很遗憾，”她缓缓地说，“你没有再年轻二十五岁，那样的话当你父亲回家时他可能会亲你两下。他会那样做我一点也不惊奇。上帝让我免受那些双手温柔、眼睛明亮，安静又深沉的“恶魔”的影响。所以我每次接触到的人有像公牛一样粗壮的脖子，脸色泛红，声音沙哑，要不就是非常年轻的那种，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至少，你要准备好应对这些人。如果我跟你说你握着的这双手可能会提着你的耳朵使劲儿拧，你可

能会惊叹竟然有人会有这么大力气。我听过这样的事，但是我不知道在舞台下，在小说外，这种事也会经常发生。言归正传。如果我接受你的爱，你就会留下我继续工作，是这样吗？”

“哎呀——不是——跟你说实话吧，我只是——”

“别给自己找难堪。我只想告诉你，在我愿意接受你开车兜风的邀请之前，我更愿意先在梅诺米尼和密歇根开家小精品店，刺绣店，要卖最新的哈丹格尔和埃及刺绣。这就是我不用工作以后会做的事。也是我对无事可干的定义。另外，没有哪个普通的职业女性会很享受地坐在你车里，因为她们会良心不安。她会不停地想她竟然剥夺了某个可怜的、努力工作的歌舞团姑娘的合法休息时间。那样会毁了她这个晚上的兴致。开电梯的人告诉我你买了辆新车，但这件事还不及他跟我说他新添了对儿双胞胎女儿让我感兴趣。任何人只要花五千美元都能买一辆60马力的车，但一个周薪只有八美元的电梯工添了对儿双胞胎女儿却是无价的。

“我亲爱的麦克切斯尼太太——”

“别那样叫我，”艾玛·麦克切斯尼马上说。“我快要受不了了。你知道，当别的女人哭的时候我会开玩笑逗她们。那还不是特别烦。”

她迅速地转身朝门口走去。少总比她快走了三大步，直接挡在她面前。

“我提醒你，”艾玛麦克切斯尼不耐烦地说，“先生，让我过去！”

“拜托你不要这样，”少总请求道，“我余生都会记住你的话。以前我都把自己看作是现代生意场上里程碑式的人，但过了今天我会让办公室助理帮我运作这些事。如果我能想出些特别的方法向你道歉就好了——”

“噢，没事的。”艾玛·麦克切斯尼冷漠地说。

“不行，不行！你不明白。软弱无能的迈耶斯告诉了我一点事，我以为我很明智，能不去相信他的鬼话。我不能请求你原谅我。多少话都不能表达我的歉意。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这世上最完美的女人——你是——你有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犬儒学派的信仰。我希望我——要不这样，我可以少派你去你讨厌去的推销市场，我还可以把克利夫兰和辛辛那提的市场给你。我还可以——该怎么说呢，麦克切斯尼太太，拜托你

不要辞职，还不是时候——”

“我只是受不了，”艾玛·麦克切斯尼用手捂着脸，啜泣着说道。“我马上就辞，好了，我现在就辞，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再说好话挽留我了。”

“别跟我这么见外，”少总恳求道，他的眼睛比以往更亮了，“如果你报复我一下就好了，那么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伤心了。”艾玛·麦克切斯尼抬眼望着他，挂着泪水的脸上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好吧，我会的。在我进来之前，他们已经给我看了你新设计的刺绣荷叶边服装样图，可能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女人只穿一件柔软的衬裙，一双带扣的鞋。那种刺绣的孔眼很大，会勾住鞋子最上面的扣子，撕裂裙襟，还会绊倒人。我本来应该让你多生产几百万件那样的衣服，然后再看着它们一件一件地回到你手里。不管怎样，看在老T·A·的面子上，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现在我告诉你，是看你的面子。”




“只剩他一人伫立在门后。”

“看在——”少总激动地说。话音未落，那扇写着“私人房间”的门“啪”的一声关上了，那苗条笔挺的蓝色身影也随之消失，只剩他一人伫立在门后。

---

1. 皮纳克尔纸牌，也称作皮诺克纸牌，流行于北美地区，种类甚多。（译注）
2. 冰人奥兹是一具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他在一个冰冷的史前世界被谋杀。这具木

乃伊所在的位置让人们推断：这个冰人不是因为意外死在那里的。也许这是最古老的谋杀案受害者。(译注)

3. 36码指的是领口的尺寸，相当于S码。(译注)

4. 河瀑城是美国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一座城市。(译注)

5. 约瑟夫·玛罗德·威廉·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年4月23日 - 1851年12月19日）是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著名的水彩画家和版画家，现代公认的伟大风景画家。(译注)

# 第七章
# 低领背心之下

我们都会把自己带到一个只存在一夜，名为梦境的国家，不管梦中的主题和场景如何变化，我们都会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这个真实的噩梦。你的外科医生不安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他看见自己切除了阑尾，却发现他的患者身上不受人待见的那部分，已经在他那更机警专业的哥哥的实验室架子最顶层的瓶子里活跃地跳动着。你那土木工程师在搭建想象的大桥，但桥一建好就会轰然倒塌。你那舞台明星，正在忍受吃虾后的噩梦，预测到自己会在一月份的时候“无所事事地睡过去”。但是当一个旅行推销员被噩梦缠住呻吟挣扎的时候，令人奇怪的是那个梦从来不会和订单被取消、令人崩溃的火车时刻表、硌人的床垫或者令人作呕的食物相关。所有的这些事他都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地欣然接受。不——他的噩梦总是关于他自己，出差的时候生病了，在春光正好的季节躺在一家乡村旅店里。

到了第三天，艾玛·麦克切斯尼太太，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的销售代表，已经平淡无奇地看着这家旅馆还有那种餐车食物，她在想也许自己并不需要一杯苦涩的奎宁水。第五天的时候，当别人拿着一块汗津津的手帕擦着下巴和额头，想知道这股热气什么时候才会退下去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从头到脚，从腿到肩都会感到一阵阵儿地发冷。第六天，她已经对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完全失去了兴趣。然后她意识到有些事是大错特错的。第七天的时候，在明尼苏达州格伦洛克的一家小旅馆的餐厅里，一个鼻音很重的金发美女服务员来到艾玛·麦克切斯尼旁边，不知怎的，艾玛竟没听懂服务员问她的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要茶，咖啡还是牛奶？”这时，艾玛·麦克切斯尼抬起头，疑惑迷茫地看着那个女孩的脸。她迷迷糊糊地举起一只手，放在额头上，认真地回答道：

“你的第十二封信就在你旁边，信里提到……这是市场上最好的裙子……他一定会是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上帝保佑他……我想留个电话——”

瘦瘦的女服务员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同一张餐桌上有两个男旅行

销售员，听到艾玛的话后其中一个开始哈哈大笑，但另一个人很快伸出手，站起身，对同伴说道：“快闭嘴吧，蠢货！你没发现这位女士生病了吗？”，一边说一边往艾玛的位子走来。

就在那个时候，艾玛条理清晰、机警灵敏的大脑感到了一阵异样，她知道自己在说胡话。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楚，但是却失败了。她看到粗糙的白色桌布飞快地升了起来，歪歪斜斜地挨着她的头。




“‘快闭嘴吧，蠢货！你没发现这位女士生病了吗？’”

当艾玛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旁边站了两个陌生的女子，一名陌生的男子，还有非常熟悉的旅馆男服务员。她很快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她没有问：“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相反，她告诉自己那个俯身拿着听诊器的非常英俊的人是医生；那个穿着白衬衫，身材丰满，皮肤白皙的金发女郎是旅馆的女领班；穿着同样白衬衫的瘦子是那个女服务员。大家看到她醒过来了，都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舒心的神情。她坐了起来，推开身上的听诊器，丝毫不在乎舌头下含着的体温计。

“听我说！”她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大声对医生说，“我不能生病，小伙子。我没时间生病，至少现在不能病。让我等到八月份再生病吧，到那个时候你想让我怎么生病都可以。因为现在正是六月中旬，我现在应该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工作。”

“请躺下，”帅气的医生说，“如果我不让你拿出体温计，请不要再动它了。你的病不能推到八月份了，你现在已经生病了。”

麦克切斯尼太太合上了嘴，含着那小小的玻璃棒。她看着医生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她没时间揣摩他为什么是这幅表情），很快她就以女性的智慧问了下面一个问题。

“严重吗？”她对看着体温计的医生问道。

“呃，还不是特别糟，”医生答道，脸上还露出一种职业式的微笑。

艾玛·麦克切斯尼坐在床上打了个激灵，“你是说我得病了！不是发烧，不是感冒，也不是身体虚弱，而是患病了！需要训练有素的护士照看，每天要被医生检查两次，还要在床边放着摆满药瓶的桌子！”

“呃——”医生迟疑了一下，飞快地嘟囔了一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拉丁语做掩饰。艾玛·麦克切斯尼忽略了那句话，很快明白了医生的意思。

“没关系，”她说，“我知道。”她看着那四个陌生人，他们脸上最明显的表情就是同情——真实、深切的同情。她对着大家友好地浅浅一笑。看到艾玛这样，那个女领班帮她掖了掖床边的被子，瘦瘦的女服务员走到窗边拉下了帘子，男服务员咕哝了句冰水什么的。医生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腕以示安慰。

“你们真是太好了，”艾玛·麦克切斯尼说，她的眼睛很亮，不是因为发烧。“我想说，这样也挺好。如果非要我生病的话，我宁愿在这家旅馆生病，除非病得非常严重。不用去医院。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原因。我们出差在外的人都差不多。帮我给纽约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的少总发个电报。你会在我左手边的旅行箱里发现很多裹着白色包装纸的新睡衣。我想找一个不会吸溜鼻子的护士，她不会跟我叨叨她上一个看护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她，在她身边俯首帖耳，时刻待命。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把我的手表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我死了，他们要是在《时裳评论》的“女旅行推销达人命丧格伦洛克”的标题下登上我的照片，那我做鬼也要找那个编辑算账。”说完她顿了一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女领班安慰她说，“我们都会给你安排妥当，

你会感觉像在家一样。现在还缺什么吗？”

“当然了，”艾玛·麦克切斯尼说，“缺了一个最重要的人，那就是我的儿子，乔克·麦克切斯尼。他现在正在加拿大的一个树林里钓鱼。给他发封电报要三周才能收到。他们会从一个营地转移另一个营地。试试找找他，但是也别吓着他了。你会在我手提包里的通讯录J这一栏找到他的通讯地址。可怜的孩子，也许不让他知道还会好点。”

也许真的是这样。哪怕麦克切斯尼家族成员真的像树上的叶子一样多，就算他们都在艾玛·麦克切斯尼这间小小的旅馆房间里来一场家庭团聚，无论什么情况，现在对她都毫不重要了。因为她患病了——每天要看三次医生，要训练有素的护士照看，床头要堆满药瓶子，她原本有光泽的头发也因为发烧而变得干枯毛躁，她不是在旅馆凹凸不平的枕头上动来动去，就是在床上极其沉默地躺着，呆呆地挨着灰白色的床单。她不是很清楚她有多大希望能够逃脱在《时裳评论》上登照片的厄运。

后来，有一天，她开始退烧了，慢慢地，只要她一开始发烧，病房里就弥漫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诡异和压抑感。有一次，艾玛·麦克切斯尼用微弱但清晰的声音问道：

“乔克来了吗？他们把我的头发给剪了吗？”

“亲爱的，他还没来呢，”护士回答了她第一个问题，“但再过一两天我们就能收到他的消息了，我保证。”接着，护士又回答了她第二个问题，“你的头发很漂亮，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头发。”

小镇上友好的气氛包围着艾玛·麦克切斯尼。昏暗的小旅馆房间里放满了鲜花。一个生病了的女人独自对抗疾病的故事在小镇里传开了。家庭主妇们嫌弃旅馆的汤不好，自己做了鸡肉和牛肉汤送了过来。U.C.T.组织的当地成员送来了很多玫瑰花，多到旅馆的花瓶和水罐都快装不下了。他们还经常嘱托他们的妻子给旅馆打电话，问问看她们能帮上什么忙。妻子们遵照丈夫的嘱托都来旅馆看望艾玛，但是她们的眼神都透露着对她的怀疑。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会拍拍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胳膊，问她是否需要她们给她读点儿什么，她们都沉浸在鼓励艾玛“振作”起来的寒暄客套中。每个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男性旅行推销员都会在旅馆这里停留一下，争先恐后地前往艾玛的“圣殿”送东西。人们送来的书和杂志够开一家图书馆了。他们还会看到少总送来了很多矿泉水、红酒、药酒

和其他酒水，那些瓶瓶罐罐像开宴会似地一排排摆在壁橱和地板上。还有很多写着“请不遗余力配合治疗”、“不惜一切代价养好病”等诸如此类话的信和电报，上面落款的地方都写着T·A·巴克少总。

因此，艾玛·麦克切斯尼走过了像山路一样漫长的疾病和疼痛之路，现在她终于到达了山顶，她大口喘着气，累得筋疲力尽，几乎要躺下了。但她又接着走上轻松的下山康复之路。不过好像少了点什么，原来是少了艾玛·麦克切斯尼最宝贵的财富——积极向上的态度。她那蓝色的眼睛失去了勇敢欢快的光彩，先前那紧致柔软的嘴角也爬上了几道下垂的纹路。

连她最大的竞争对手，施特劳斯丝裙公司的销售代表埃德·迈耶斯的到来都不能再点燃她的斗志。胖子埃德·迈耶斯带来了一束紫罗兰，一看就知道是从当地的紫罗兰温室大棚里摘的。当护士把花从包装纸里拿出来的时候，艾玛·麦克切斯尼也是恹恹地看着它们。但当看到花里夹的卡片时，她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

“他说如果你感觉好点儿了，他想来看看你。”吃过晚饭来照看她的护士哈尼小姐说道。

艾玛麦克切斯尼想了一下说：“最好告诉他我得的是传染病。”

“他知道你的病不传染，”哈尼小姐说，“但要是你不想让他来的话——”

“还是告诉他让他来吧，”艾玛·麦克切斯尼突然打断了哈尼小姐的话。

胖子埃德·迈耶斯费力地踮着脚尖进来了，手里拿着棕色的帽子，泛红的脸上露出些许悲伤的神情，棕色的鞋子咯叽咯叽作响，浅棕色的夏季职业装让他显得更臃肿了。看到他这副模样，艾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浅浅的久违的笑容。

“你自己不感觉不好意思吗？”他打趣地说道，“在这个季节，你不能想点儿别的更好的事做吗？好了好了，说实话，女孩儿，知道你生病了我真的很抱歉。天呐，真是太不幸了！少总接手了你的销售区的工作，是不是？我没想到他能做到，谁能想到呢？要是我能帮你就好了。”

“迈耶斯先生，你送来这么多紫罗兰真是太贴心了。这些花没能扎成花边，插在写着‘安息吧’的白色飘带的花圈上，我希望你不要太失望。”

“麦克切斯尼太太！”埃德·迈耶斯圆圆的脸上流露出愤怒、责备、痛苦、惊讶的神情。“是，你我之间偶尔是会有些小矛盾，但我以为你把我看成人生路上的一些小绊脚石，生意总归是生意。我从来没想过因此敌视你。你知道吧，从来没人比我更钦佩更赞赏你——”

“你看你！”艾玛·麦克切斯尼说，“你说你赞赏我的时候用的可是过去时。别这样了，否则会让我很不安的。”

埃德·迈耶斯不自在地笑了笑，急切地朝门口望了望。他看起来好像在和麦克切斯尼夫人的交流对阵中败了下来。

“我猜你儿子肯定在这儿陪你。”他欢快地说，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找到了安全的话题。

艾玛·麦克切斯尼闭上了眼。狭小的房间里气氛顿时僵住了。埃德·迈耶斯慌张无助地从那张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双眼紧闭的脸望向了站在窗边的护士。那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娘轻轻地把食指放在嘴上，摇了摇头。埃德·迈耶斯赶紧站起身，他的脸变得比平常更红了。

“好了，我想我得走了。看到你还是这么丰满活泼，我真是太开心了。我觉得你肯定想好好休息一下吧，就这样。对了，麦克切斯尼夫人，有位叫里尔顿的漂亮太太想要见您。她也是做这一行的。但我不知道她具体是卖什么的，她人很好，也很健谈。女人生病的时候总想让另一个女人陪在身边。我跟她提过你的事。我敢打赌，你肯定非常愿意和她聊聊商店和衬裙。你还没对衬裙失去兴趣，是吧？”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脸上并未显出对羽绒衬裙丝毫的兴趣。埃德·迈耶斯看着她，惊呆了。他正看着她的时候，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传来——断断续续的敲击声，一听就知道是用女性的指节敲出来的。护士脸上带着不乐意的神情走到门口。刚拧开门把手就冲进来一个身穿浅蓝色职业装的女人，衣服上带有羽毛饰品，她戴着珍珠耳环，金红色的头发精心地打理过，脸上表现出一种对人类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

“你还好吗？亲爱的！”那个人大声说道，“你真是太可怜了！我听到你病了，我就说‘我即使赶不上火车也要来给她加油打气。’你知道吗，

两年前在爱达荷瀑布城，我也曾卧床不起，在爱达荷，真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不知道我病得有多严重，但我真是不想回忆起当时我有多孤单。我孤单得把女服务员都看成是我的亲姐妹。如果你的护工想要出去透透气，我非常愿意坐下来陪陪你。”

“那真是太好了，”埃德·迈耶斯赞同地说道，“我跟她们说你会让事情变得好起来。好了，我要走了。你一周内就可以康复如初了，麦克切斯尼夫人，不要担心。我先告辞了。”他说完后就关上了门，长舒一口气。

护工哈尼小姐也准备好要出门了。现在是她日常的锻炼时间。麦克切斯尼夫人看着她出去了，她的心也随即一沉。

“就是现在！”里尔顿小姐惬意地说道，“让我们姐妹来一场真实、老式的谈话。护士都没有人情味儿。在爱达荷照顾我的那个护士非常注意预防疾病和细菌，她可以把消毒酒精用个底儿朝天，但是你不能和一个人类消毒剂成为密友。你是卖裙子的，对吗？”

“正是。”

“亲爱的，我听到很多夸你了不起的话。做旅行推销的男子们都很敬佩你，我真是嫉妒呢。对了，我给你看几件我卖的这个季节的衣服。它们真的很不错，我现在就跑下去给你拿——”

她离开了。艾玛·麦克切斯尼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神经一阵抽搐，思想也飘得很远，和样品衣、样品箱没有关系。他真的是和他那一无是处的父亲一样！他现在应该知道她生病的消息了吧。但他却置之不理。他现在正在加拿大树林里玩得热火朝天，而他的母亲却——

里尔顿小姐红着脸气喘吁吁地又冲了进来，手里拿着样品箱。

“天啊，真是太重了！提着这些该死的东西，我前一秒没有自杀真是奇迹。”

当里尔顿小姐用力地开着箱子的时候，麦克切斯尼太太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坐了起来。然后她身子往前倾了倾，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一叠平摊开的精心缝制，带有花边的纯白色衣服。

“噢，女式贴身内衣！女性推销员最适合卖的产品。看看那睡衣的腰

身。设计得真是太棒了。”

里尔顿小姐笑了笑，展开了最上面的那件衣服。“是睡衣！”她说，说完又笑了起来，“再看看这件。”

“那是——”艾玛·麦克切斯尼说。

“是寿衣！”里尔顿小姐沾沾自喜地答道。

“寿衣！”麦克切斯尼夫人尖叫一声，扬了扬眉头，倒在了枕头上。

“它们很漂亮，不是吗？”里尔顿小姐把那件白色的衣服拿着手里反复看着。

“它们是最新款。你会发现它有一点修身，后背设计是法式的，前面是高腰的设计。上一季，和服式的衣袖很受欢迎，但是那种衣服不适合现在穿了。这一件——”

“快把它们拿走！”艾玛·麦克切斯尼歇斯底里地尖叫道，“拿走！拿走！”她用颤抖着的苍白的手捂住了脸。

里尔顿小姐看着她，啪地一声合上了样品箱的盖子，站起身朝门口走去。那个病中的女人在撕心裂肺地痛哭，她还没走到门口，就进来了一个高高瘦瘦，打扮时髦的年轻男子。下一刻，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蕾丝睡衣就紧贴在了一个低领背心上，她的泪水肆无忌惮地涌了出来，落在精美的淡紫色丝绸领结的褶皱里。

“乔克！”艾玛·麦克切斯尼哭了起来，然后又像戏中的女人一遍遍地说着“噢，儿子，儿子，我亲爱的儿子！”

乔克紧紧地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肩膀，把健康有光泽的脸贴在艾玛憔悴苍白的脸颊上。

“我收到了七封电报，都是同时收到的。它们一封接一封地发过来，都发到树林里，我以为我永远都不会来这儿。”

正在这时，艾玛·麦克切斯尼身上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她扬起脸，曾经爬上皱纹的脸上露出了酒窝，曾经满是泪水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曾经灰白的脸色也变得有光泽了。她往后斜了斜身子，仔细端详着她的儿

子。

“啊，你怎么晒得这么黑了！”沧桑的艾玛·麦克切斯尼说道，“你这个小鬼头，现在竟长出胡子，成了一个大人了！你背心左手边的口袋里一定是装了什么硬硬的东西。如果装的是水笔的话，我劝你最好赶紧把它拿开，因为我还要再抱抱你。”

然而，乔克·麦克切斯尼并没有笑。他扫了一眼这间又小又闷的旅馆房间。比起他活力四射的青春，光彩夺目的脸颊，还有久在户外而晒成的健康的肤色和时尚精美的打扮，这间小旅馆显得更沉闷更枯燥了。他看着惊呆了的里尔顿小姐。在他的凝视中，那个女士不知道嘟囔了些什么，然后就用膝盖顶着样品箱飞快地走了。看着他这副神情，他的母亲赶紧以女性的智慧打消了他的疑虑。



“在他的凝视中，那个女士不知道嘟囔了些什么，就用膝盖顶着样品箱飞快地走了。”

“还没那么糟，乔克。既然你都来了，那一切就好办了。乔克，直到你来到这儿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我以前都没意识到——”

乔克在床边坐下了，一只胳膊揽住躺在床上的母亲。他的嘴角显得很严肃。

“我一直在钓鱼，”他说，“我要么是在树下的一条小溪里摸鱼，要么就是在想现在是把鱼做成午饭，还是把帽子扣在脸上睡一觉。”

他的母亲直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然而乔克下巴的线条还是没有变柔和。他转头盯着他的母亲。

“我收到的那些东西里有两张电报和一封信都是T·A·巴克少总寄过来的，”他说，“他和我在底特律见过面。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受得了一个陌生人这样说我，就像我能受得了那个男人一样。”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艾玛惊慌地问。

“他说了一些事。他故意那么说的。他用一种非常绅士，干脆利落又令人信服的方式告诉我：我是一个多么糟糕，自私，低级又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

“他——怎么能这么说！——”

“他确实这么说。并且我也无法反驳他。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知道我的情况的，但是他说的都很对。”

他站起身，大步走到窗子旁，又走回床边。双手紧紧插在口袋里，他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已经十八岁了。但我看起来像二十三的人，做事又像二十五岁的人。我就像一个宠物鳄鱼，一直在帮助你、安慰你。你经常跟我说让我去上大学，我也训练我自己去相信你的话，按你说的做。但是，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读大学的料。我想去做生意，非常想。我现在就想去做。就现在。你供我吃，供我穿，把我养成了一个头等大懒汉。上帝知道我成了什么样儿。我——”

“乔克·麦克切斯尼，”年轻人迷惑不解的母亲说道，“告诉我T·A·少总都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了很多。足够让我看清一些东西。我以前以为我自己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体面的工作！你常跟我说土木工程师的生活有多好多好！但是，现在要想当一个成功的商人，你必须得是一个海盗，一个外交家，一个侦探，一个有远见，懂数学的人，一个非同一般的人。做生意——”

“你具体是想从事什么行业呢，还是打算各个领域都涉及，垄断市场呢？”从床上传来的声音冷冷的，丝毫没有觉得儿子的想法好笑。

“广告，”乔克干脆利落地回答，“我想从杂志广告做起。我在树林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叫奥洛克。他是耶鲁的一个足球明星，他现在主攻《大只佬乐队杂志》的广告业务。他对此非常热衷，还说广告是最伟大的游戏。我现在也想干这一行——而不是等到四年后。”

他突然停住了。艾玛·麦克切斯尼看着他，眼睛闪烁着光芒。接着，她开心地笑了笑，拿起放在床尾的晨衣，准备换掉身上的睡衣。

“儿子，你先去大厅等我一下，”她说，“我起床换个衣服就去。”

“起床！不行，你不能起床！”乔克喊道，赶紧冲到她面前。接着，他使出年轻人的力气一把将她抱了起来又给她裹了几圈被单和薄毯子，把她抱到了窗边的大椅子上，然后坐了下来，母亲在他的臂弯里惊喜地笑了起来。

但麦克切斯尼太太马上又严肃了起来。她把头靠在儿子的胸前，然后又说了些明智有远见的话。




“他使出年轻人的力气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乔克，我以前说过希望我当初生的是个女儿，现在我收回那样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有听过比你刚才说的更让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了。亲爱的，都是上帝保佑你啊。但是，乔克，你要去上大学。不——等一下。你可以用三年完成四年的学业，然后去干你刚说的事，不用等四年。如果你真的想做成一件事，那你一定可以做到。我希望我的儿子全副武装地进入商场。你把它叫做游戏。它远不止是一场游戏——

它是一场战斗。和今天成功的商业人士相比，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分钟人[注]就像七眠子[注]一样敏锐警觉。我知道街上开汽车的人里没读过大学的比读过大学的多得多。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你现在是能找到一份工作。也许职位不高，但是能满足你的自尊心，薪水也不错。它会教你很多东西。你可能会对人性有些认识，这些认识是你在任何一所大学都学不到的。但是还有些东西——沉着——自信——诚信——还有其他只能从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在这三年里你会发现真正的你。等你读完大学，你可能会发现适应你喜欢的工作有点难，也许你会悔恨当初听了我的建议。你看起来好像浪费了三年的大好时光。但是五六年后，当你的人生定了型，开始进入辉煌时期，你就会很感激自己听了我的话。至于对人性和商业手段的认识——好吧，你妈妈我非常熟悉做生意那一套。如果你确实想学的话，你可以暑假同我一起去卖羽绒衬裙。”

“但是，妈妈，你不明白我只是——”

“明白，亲爱的，我明白。记住你毕竟只有十八岁。在你人生中，你可能只有这段时间会穿着带红丝带的翻领大衣参加班级舞会，告诉别人你是楼会成员。你可能会很受女生欢迎。但是不管是在校内还是校外，你都会受女生喜欢的。我宁愿你现在谈的对象是那些穿白毛衣蓝裙子，聪明又漂亮的女大学生，她们最坏只能想到你可能会引诱她们去参加新生和大二学生的篮球比赛。我不想你的恋爱对象是些涂着红嘴唇，带着黑耳环的小妖精，当你穿过地下室咖啡馆的桌子时，她们会直勾勾地看着你。还有，女神都知道，你穿得这么好看，连男装店的导购看见都会欣赏你的。我已经见识过了，只有这门课你不用在大学再学习了。”

乔克默默地坐着，神情严肃地思考着什么。“但是当我挣钱——挣大钱的时候，你就不用像现在这么奔波了，”他最终说道，“我不想让这一切听起来就像《东林怨》[注]里的故事，但是，妈妈——”

“嗯——好了，”艾玛·麦克切斯尼平静地说。“乔克，亲爱的，再把我抱回床上，可以吗？然后帮我打开柜子，把靠床这边的大样品箱拿出来。秋季最新款的衬裙在里面放着，现在不知道怎么了，我突然很想看看它们。”

---

1. “一分钟人”：独立战争期间，“一分钟人”在北美享有盛誉，它指的是反抗英军、追求自治的民兵游击战士，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来无影、去无踪，四处袭扰英军，让英国人在整个战争期间吃尽了苦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游击战士，在1775年春打响

了来克星顿第一枪。（译注）

2. 七眠子，又称艾弗所之七圣童历史记载，七圣童为躲避暴君德基的虐政而进入山洞沉睡，于少德奥多西在位时候苏醒。因此开始沉睡是在公元249年到251年间。苏醒是在四百零八到四百五十年间。（译注）

3. 《东林怨》是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亨利.伍德夫人的一部成名作，写于一八六一年。作品围绕东林别墅和西林别墅的主人卡莱尔和海尔达这两家人，以一桩谋杀案为主要线索，集中描写了东林别墅的女主人公、没落的伯爵之女伊莎贝尔一生的经历及其悲剧性的结局。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故事情节复杂，催人泪下，而又带有强烈的戏剧色彩。小说体现出来的惩恶扬善的思想以及独特的写作风格，深受当时英国读者的喜爱，使该书畅销一时，曾多次改编为剧本上演，并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译注）

# 第八章
# 迟来的圣诞节

诱惑本身并不是一个善于招揽顾客的人。他声音沙哑、面红耳赤、油光满面，站在华丽而俗气的帐篷外面，把里面的妙处讲得天花乱坠。或许会有一两个人误打误撞地进去。人们早就见识过花里胡哨的帆布门帘后面的羞耻和蹩脚骗术，苦涩的经历还历历在目，他们只会停留片刻，然后一笑而过，扬长而去。看着观众们慢慢散去，惊慌中的诱惑从帐篷中召唤来了他的同伙——心理时刻小姐，她是一位迷人的催眠大师。她轻盈地跳到台上鞠躬致意，做起芭蕾脚尖旋转。人们就都拿着钱涌向了售票口。

艾玛·麦克切斯尼太太——纽约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的旅行女销售，六个月来一直很倒霉。先是病了六个星期，一直窝在明尼苏达州格伦罗克一个闷热狭小的旅馆房间中。八月回到纽约，开始招待外地来的顾客。

那些友好的中西部人看到她苍白无神的样子都很担心。他们建议艾玛每天吃三次橄榄油，一次一勺，多呼吸一下山里的空气，不要洗冷水澡，最常说的就是劝她安定下来，换一个不用出差的工作。每次听到这样的话，艾玛·麦克切斯尼就会表现出毋庸置疑的气愤。

九月，她刚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乔克·麦克切斯尼欢欢喜喜地去上大学了。他假装自己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穿着蓝色诺福克丝绸紧身裤，配着平跟鞋，用最流行的方式背着海象皮包、戴着时尚最前沿款式的帽子。当火车要开出车站的时候，艾玛·麦克切斯尼挥舞着手帕，拼命地笑着。当车尾的瞭望台在转弯处要消失的时候，她眼前一团模糊。她上一次有如此强烈的凄凉和怅然若失的感觉还是在十三年前，那时她刚剪去他的卷发，看着他头也不回地走进幼儿园。

十月，铁一样的事实摆在面前，下一个春季的裙装并不像预测的一样保守，而是一如既往的越露越好，依然不流行褶皱。这对于衬裙生意来说是魔咒般的灰暗。现在卖三件样式可笑的衬裙才能挣到五年前卖一件的钱。

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这惨淡的光景中又袭来了悲伤，麦克切斯尼太太忠实的朋友、敬爱的老板，老T.A.巴克在马里昂巴德驾鹤西去。艾玛·麦克切斯尼如同痛失慈父一般为他哭泣。

他们惺惺相惜，这两个人从一开始便是这样，那时艾玛·麦克切斯尼刚离婚，身无分文但是也没有接受和她结婚八年的那个男人的帮助，在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的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

老巴克看着她从一个速记员变成首席速记员，再到市内推销员，又到初级销售员，最后做到令所有旅行销售员垂涎的中西部大区代理的位置。

老巴克是一个脾气暴躁、铁石心肠、直截了当、目光远大、善良而精明的男人——他看到了艾玛·麦克切斯尼的价值。一次，她跟他说了一个生意点子，有潜力成为很好的广告素材，老T.A.巴克用厚厚的手掌拍了一下膝盖，然后说："艾玛·麦克切斯尼，你应该是个男人才对。你的头脑若是放在男人身上，你肯定能把我们都挤破产。"

艾玛·麦克切斯尼反驳道："我做女人也能把你们都挤破产。"

手拿镶着玳瑁边儿眼镜的老巴克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他平静而若有所思地说："我相信你可以。"

然后就到了十二月。对于世界上几百万人口来说，十二月就意味着圣诞节。但是对于艾玛·麦克切斯尼来说，它却意味着可怕的春季旅行销售。因为积雪延误的火车、迟来的行李、冰冷的旅馆房间、烦躁易怒的顾客，凡此种种。

十二月九日晚上整六点，艾玛·麦克切斯尼太太在火车晚点了五个小时之后，终于摇摇晃晃地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下了车。她走在宽阔的站台上，眼睛下意识地找着行李拖车，想看看自己的行李箱。就算在尼罗河蒸汽船上她也认得出那几个冷冰冰、满身伤痕的样品行李箱。它们对于她来说就像有血有肉的人一样。每次出差后，她都会在晚上把它们放在床上，像一位充满爱意的母亲看着她的孩子一样地翻看它们。她对这几个行李箱上的边边角角都了如指掌，如同有的女人了解自己的橱柜或者架子一样。

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是一个羽绒之乡。艾玛·麦克切斯尼特别喜欢这

里，喜欢它半乡村半都市的氛围。有时她把它比作一个穿着天鹅绒长袍的乡村姑娘，有时又把它比作一个穿着白色平纹细布裙子饰以蓝色肩带的都市女郎。歌手与法国[注]商场每年都会展示两次羽绒主题橱窗。

旅馆大厅看起来异常的冷清。十二月份对于演员和旅行推销员们来说完全是个淡季。麦克切斯尼太太机械地登记入住，收邮件，与友善的服务员相互问候。

“等我的行李箱一到就把它们送到我的房间去。三个箱子——两个样品箱，一个行李箱。我想找一个服务员安排一下多加张桌子。你看，我现在已经晚了两天了。我明天早上要见两个顾客。”

服务员向她保证说：“一到就立即送去。乔会安排桌子的。老巴克的事太遗憾了。裙子生意现在怎么样？”

艾玛·麦克切斯尼温柔地纠正着他：“裙子？没有那样的东西。”

“香肠肠衣生意，你的意思是。”

“估计你是对的。对了，你家那个帅气的小伙子怎么样了？这趟没和你一起来吗？”

疲倦的艾玛·麦克切斯尼突然变得神采奕奕。

“乔克在上大学。圣诞节要回来。我们要在纽约好好过上一周。我特别想知道他上大学的这三个月有没有变得更成熟懂事，愿主保佑他的心灵！哎呀，好心的先生，别怪我谈起孩子就胡言乱语说了这么多！咦，那个年轻人把我的包拿到哪里去了？”

艾玛·麦克切斯尼上楼进了旅馆房间，虽然房间又潮湿又不舒适，还有一股蒸汽味儿，但她仍然准备让自己住得舒舒服服。一个看起来很傲慢的服务员打开灯，调了下灯罩，又抻了抻窗帘。麦克切斯尼太太掏出她的小笔记本。

“请把窗户打开，好吗？”

服务员没有这么做。他说：“外面很冷，还开始下雪了。”

“还是想开一会儿。一会儿我就关上。上一个在这里住的人估计在哪

个角落掉了个抽了一半的雪茄。请帮我找一个送餐服务员过来。我要在房间里用餐，犒劳下自己。”

那个男服务员出去后，她解开领口，松了松有点儿挤脚背的鞋，把包里的晨服和洗漱用品拿了出来。

她对自己说：“我先看看信，再干点儿轻松的事儿，看看我的行李到了没有，吃了晚饭然后就早点儿上床睡觉。真希望乔克能在这儿。我们就一起吃牛排、炸薯条和沙拉，虽然这孩子总是放醋放得太多，但是我还是会让他来放调味料。”

她看了下所有的信。两封来自公司——一封来自玛丽理发店——一封来自代顿市的信白洗衣店（希望他们找到了那个紧身胸衣外罩）——一封来自——天呀，来自乔克！来自乔克！两天之前才写的。啊！

她坐在床边充满爱意地端详着手中信封上潦草但无比珍贵的笔迹，以女人特有的方式一字一字地细细品读。然后从金发上绑的发节上取下来一个发夹（也是以女人特有的方式），用它把信封又快又稳地撕开。嗯——倒不是很长。只有一页。艾玛·麦克切斯尼的眼睛如饥似渴地扎进了信里，期盼的笑容在她的唇边挤出了酒窝，整个人都跟着熠熠生辉。

开头写着：“最亲爱的金发女郎。”

（“这个大胆的小淘气鬼！”）

他希望这封信能及时送达她那里。知道这样的天气会影响她的日程安排。他想要听听她真实的意见——那就直说了。一个兄弟会的朋友要开圣诞家庭派对。顺便提一句，那个朋友特别受欢迎。他能被邀请就是很幸运了。在他的记忆中从没有一次真正的圣诞节——你知道的，就是在家里有圣诞树，能去滑雪，大家嬉笑打闹着，还有吃完晚餐会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饱满的醋栗。老威尔斯说他的祖母还会戴上系着淡紫色缎带的蕾丝帽子。谁能拒绝得了呢？当然了，光是想到自己想在圣诞节留她一个人度过，他就觉得自己是个混蛋。而且还是纽约旅馆里的圣诞节——！但是伙伴们一直催着他写这封信，说如果他不写的话，他们就会替他写。当然他很讨厌想到她一个人过圣诞节——感觉自己像是个十足的坏人——

她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褪去，最后了无踪影。嘴还是张开的，但是通

过那令人惊奇的一点——人脸上的表情可以表达心中所想——可以看出，她双唇上挂着的欢欣已经变成了苦涩。

她坐在床边，直勾勾地盯着信，直到白纸上的黑字开始震颤摇晃。对着面前的信，她缓缓抬起手臂，用手掌擦去模糊了视线的滚烫的泪水。然后她又呆呆地读了一遍，就好像信上那些自私的字眼还没有在她的大脑和心灵上大肆践踏够。




她又呆呆地读了一遍，就好像信上那些自私的字眼还没有在她的大脑和心灵上大肆践踏够。

读完第二遍她依然坐在那里，耷拉着眼皮盯着自己的膝盖。她一度感觉蓝色哔叽裙子的膝盖那好像粘着个线头，伸手想要拂去，机械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观之可悲，她人坐在房间里，但是心绪却完全不在。垂下手后，她开始一动不动，以往一直挺拔自信的肩膀这一刻笼罩着颓败、悲伤和绝望。

有人轻缓地敲了下门。坐在床上的人纹丝未动。那人又更用力地敲了一下。艾玛·麦克切斯尼被吓了一跳，坐直了身子。紧接着这十二月的空气席卷着刺骨的寒气向房间里涌来，冻得她直打哆嗦。她起身走到窗边，啪地一声关上了它，在那个人敲第三下门之前打开了门。

服务员递给她一张长卡片。“夫人，需要晚餐吗？”

艾玛·麦克切斯尼摇了摇头说：“哦！对不起，我改变主意了。我——我不想吃晚餐了。”

她又关上门，转身背倚着门，看着床。在自己的想法中，她已经扑到了床上，把脸埋进软枕中，任由梗在喉中的泪水决堤。她急切地提步向床边走去，又停下来，突然转身走向了镜子。

她大声地对镜子中的女人说：“艾玛·麦克切斯尼，振作，老姑娘！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像是一整套的哈维兰杯具，要是打碎了第一个，那肯定是要再碎两个的。这就是你打碎的第三个杯子。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拾掇起碎片，都扔进垃圾箱里。”

她扣上领子，紧了紧鞋，放下提上来的裙摆，抹上冷霜后用毛巾轻拭了一下，然后整理好头发戴上了帽子。下一秒，这个小房间变得一片漆黑，艾玛·麦克切斯尼已经在铺着红地毯的长廊上走向电梯了，她昂首挺胸，神态自若。

在楼下大厅里——她问一个服务员：“我的行李箱怎么样了？”

那个穿着蓝衬衫的服务员担心地用棕色的手用力地挠了挠脸颊。

“还没到。”

“没！”——她吃惊得顾不上怎么说话了。

“没有。还没有要到的意思。我跟您说：我估计它们是在忙乱中被落

下了，你在代顿上车的时候火车就晚点了。可能十点十三分会送来。一到我立马给您送上去。”

“希望你能。我必须早点儿把我的东西拿出来。不能让客户等我。本来就有点儿晚了。”

她又走向前台问道：“剧院有什么演出吗？”

“这个嘛，真是没啥，麦克切斯尼太太。圣诞节要到了，演艺行业都不景气。如果你喜欢歌舞杂耍表演的话，宏奇大剧院正有一出还行。”

“我可喜欢了。每次看完一幕都特别激动，想看看下一幕是不是也和这一幕一样烂。从来都无一例外。”

麦克切斯尼太太毫无表情地从八点十五分坐到了十点半，台上先是激动的金发女郎和一个说话鼻音很重、深色皮肤的绅士表演了一出所谓的“讽刺喜剧小品”，名字取得就挺讽刺，接着是一个肥胖的演员穿着睡裙唱了一首多愁善感的小曲儿，又脱掉睡裙，露出长至脚踝的粉色绒衣；扯下粉色绒衣是一身到膝盖的儿童围裙，还戴着饰带；童装下面是一身泳装；泳装后面是及膝短裤和紧身夹克——然后他很谨慎地停了下来，可能只是为了把时间留给下一个节目。接下来上来的是两个穿着相同淡紫色套裙和丝绸帽子的纤瘦小伙子，唱歌和卡壳都是完全同步的，像是同一根线上的两个木偶。

她从剧院走回旅馆，夜晚的空气让她觉得额头没有那么热了。

她又问了问服务员：“行李到了吗？”

“没有，女士。十点就该到了，但现在也没到。他们最好联系下代顿。”

但是第二天早上，麦克切斯尼太太在车站行李室询问的时候，代顿车站回话说：

“行李不在这儿。试试联系内布拉斯加州哥伦布.”

“啪叽一声！”艾玛·麦克切斯尼对惊讶的行李管理员说道。“我的哈维兰菜盘没了。”

他问道："您卖的是瓷器？"

艾玛·麦克切斯尼言辞激烈地回答道："不，不是。如果您不让我站在这发发对这条铁路的牢骚，它的董事长、董事会、持股者、行李管理员、卧铺车乘务员和其他所有相关的事，我怕我会疯掉。"

行李管理员说："说吧，说完您会好受一点儿。我们也早就习惯了。"

她一股脑地都倒了出来。当她说完时：

"您是说您是旅行销售员？我看那真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工作！恕我多言，女士。我不是那个意思——"

艾玛·麦克切斯尼缓缓地说："我想也许您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无论如何，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找到您的行李的。估计您得等等了。"

艾玛·麦克切斯尼就这样等着。她四处去拜访了客户，然后等着；她给公司打了电话，然后等着；她给乔克写了信，让他去参加同学的家庭圣诞派对，好好玩儿，然后等着；她重新裁剪了衬衫裙，把帽子拆开又重新缝了一遍，又一次拜访了已经失去耐心的客户们，威胁铁路公司要告他们，每天去行李室一趟——然后等着。

就这样殚精竭虑、筋疲力尽地过了四天。第四天的下午，麦克切斯尼太太又去了行李室，还是徒劳而返，回来进了电梯要回房间。在电梯厢里，她颓然地坐在带皮靠垫的座位上。两个男人快速地进了电梯，后面跟着一个侍者。麦克切斯尼太太没有抬头看。

"天啊！我是要中邪了。"突然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麦克切斯尼太太，真是太巧了。您好啊！正跟我的朋友说你呢。"

艾玛·麦克切斯尼此刻正因为又一次听到依然找不到样品箱而心情沉重，但还是抬起头，勇敢地冲着埃德·迈耶斯绯红的胖脸笑了笑，眼前正是她公司的死敌——斯特劳斯丝绸裙装公司的旅行销售代表。

"在说我吗？迈耶斯先生？那可是诽谤的铁证，你自己说的。"

紧靠在迈耶斯身边的那个肤色暗黑的男人此刻正毫不遮掩地打量着她。她觉得他从头到脚赞赏了一遍自己。埃德·迈耶斯把丰满的手放在小个子男人的肩上。

“亚伯，告诉这位女士我刚才在说什么。这位是亚伯·弗罗姆金先生，弗罗姆金量体裙装的创始人。亚伯，这就是了不起的麦克切斯尼太太。”

“对不起，我不能等着听你怎么说的我了。我到了。”麦克切斯尼太太边说着边往外走。

“等等！”胖子埃德·迈耶斯也跟了出来，站在她旁边，他的动作出奇地敏捷。“麦克切斯尼太太，请和我们一起用晚餐吧。”

“谢谢。今晚不行。”

迈耶斯转向等着的电梯说：“弗罗姆金，你和小伙子先上去吧；我和这位女士聊两句。”

艾玛·麦克切斯尼有些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

“今天很抱歉了，迈耶斯先生，我——”

埃德·迈耶斯笑着说：“何必这样拒人以千里之外，麦克切斯尼太太，听完我说的话之前，先别小瞧我的犹太朋友。现在，就让我说上几句话。弗罗姆金久仰你的大名。他有一个提议。这个提议可不该被嗤之以鼻。”

他在旅馆走廊昏暗灯光的沉寂中神神秘秘地压低了音量。

“弗罗姆金在上东区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房间里白手起家。靠着鲱鱼和黑麦面包填饱肚子。那时候他的妻子帮着他缝衣服。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三年以后或者更短一些，她就会拥有一套“制服”——长款海豹皮草外套，梦幻铂金镶拉瓦利埃钻石和电动敞篷马车。亚伯很有商业头脑，我敢这样说。但是他也很明智地知道现在做买卖不能像以前一样没章法。他意识到自己在工坊里可以，但在门店就不灵了。他知道如果想把生意继续做大，就需要一个大家所说的“掌舵人”。一个通达、干练、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也就是知识分子们所谓的左右逢源的人。我这个词说没说错。不管了，就是那个意思。这些你都具备，但还不止这些。他很

明智，知道现在的生意人要冷静平衡，说到冷静平衡，麦克切斯尼太太，费尔班克斯天平在你面前都不值一提。”

麦克切斯尼太太慢慢地说道：“我不是想催你，但是我可不可以建议你缩短前奏直奔主题？”

“啊，你是知道我怎么看待你的商业头脑的。”

她神秘地说道：“是，我知道。”

埃德·迈耶斯咧嘴笑道：“还是忘不了我们生意上的两个小误会，是不是？”

艾玛·麦克切斯尼更正他道：“不是误会。”

“你想怎么叫都行，但是听我说。弗罗姆金对你很了解。知道你在这一行有无数的朋友，对于裙子从腰带到扎边儿无所不知。我不知道他的提议是什么，但是我敢打赌，只需入股几千块，他就会给你这个国家最有潜力和活力的小裙子厂一半的股份，也许还会让你做总经理。现在，在你回答之前好好考虑一下。”

艾玛·麦克切斯尼问道：“那为什么你自己不抓住这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呢？”

“公平的女士，因为弗罗姆金不会让我横插一杠子的。他永远也发不对t’s这个音（类似中文呲的发音），要是精心穿戴一番反而会像个穆坎的服务员。但是他在生意上能识穿任何唬人的把戏，就连我这样，你也知道，扯谎能扯到地平线以外的人，也别想唬住他。晚饭后和我们谈一谈怎么样？”

艾玛·麦克切斯尼用真诚、平等、探求的眼神看着面前这张圆润、绯红、急切的脸。

她慢慢地说道：“好的，我会的。”

“咖啡厅？我们喝一杯——”

“不。”

“哦！嗯——会客室？”

麦克切斯尼太太笑着说："我不能让你们那么难受。会客厅里不能抽烟。我们在书房里找个安静的角落，你们男人们也可以轻松轻松地抽支烟。我不想占你们便宜。"



"'我不是说你看起来有你的年龄那么大--其实看着年轻十岁都不止！'"

三个人八点准时来到书房，形成一个奇怪的组合。急切的埃德·迈耶斯满面红光，脸颊如牡丹般绯红，在一大笔佣金的驱使下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口若悬河、舌灿莲花；亚伯·弗罗姆金本来就异常苍白的脸色在紫黑色胡茬的映衬下显得愈加惨淡，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只是带黑色

瞳仁儿的眼睛不停转着，长满老茧的手一直卷着雪茄，烟头在他每吸一口时短暂地燃起，然后马上归于暗黑的烟灰；半好奇半犹疑的艾玛·麦克切斯尼努力控制着自己听着，试图平息内心一个微弱的声音--那个声音从来没有给过她不好的建议。

埃德·迈耶斯说道："你知道这行里总有起起落落。我在电梯里见到你的时候，你看着就像刚刚丢了一个客户。我知道你时常也会对这一切厌恶至极，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

艾玛·麦克切斯尼回答道："那一刻，我真的厌烦极了，就算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好，麦克切斯尼太太，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也会说：'我愿意。你是哪位？'。"

"就是这话！我无意唐突，或是怎么样，但是麦克切斯尼太太，你是个明白人。我不是说你看起来有你的年龄那么大--其实看着年轻十岁都不止！但是我也知道你快奔四了，至少也三十六了。是不是？"

亚伯·弗罗姆金抗议道："这哪是该对一位女士提的问题？"

胖子埃德·迈耶斯毫不在意地挥了挥出奇清瘦的手。"这不是问题。而是事实。再干上十年旅行销售你会怎么样？会被舍弃。一个四十六岁的男人依然可以和年轻人们比肩而立，即使他有些发福也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四十六岁的女人呢--常年出差已经不适合她了。她会很疲倦。早上就觉得累；晚上更觉得累。她只想穿着她的晨服，在午后能小憩一会儿。你在路上也见过几个那样的老姑娘。她们会一天不如一天，直到有一天你会看到她们在日杂店里卖绿色和紫色的果冻，脸色暗黄潮红，衬衫褶皱皱巴巴，眼角布满皱纹，染过的头发有些掉色。我不是说像你这么出色的销售员会变成那样。但是你要考虑疾病和很多其他的事。去年夏天在格伦罗克病了六个星期对你影响挺大的，对不对？自那以后你就再也不像从前了。一直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好好休息一下。"

艾玛·麦克切斯尼疲倦地说："对。"

"而且，现在老巴克走了，你怎么知道小巴克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对裙装销售一无所知。他们要想经营好公司就得引进第三个人。以前只是老巴克夫妇和小巴克。你怎么知道新成员想不想要一个女人来做旅行销售？"

灰蓝色灯光的映衬下，麦克切斯尼太太的眼睛愈发幽蓝。

“我们此番谈话中请不要涉及T.A.巴克公司。”

埃德·迈耶斯面不改色地接着说道：“哦，好的！那我们谈谈弗罗姆金吧。他不反对吧，是不是，亚伯？是这样的。他需要你的聪明才智。你需要他的钱。这对你来说意味着稳定——拥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实体公司的股份。等你把手下的旅行销售员都培训好了，你就不用自己出差了，可能也就是偶尔有事的时候去处理一下。不再有熬死人的早班火车、难吃的旅馆饭、潮湿闷热的旅馆房间、傲慢的女顾客——上帝啊，我希望我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艾玛·麦克切斯尼一动不动地坐着，两颊泛起了红光。“没人比我更欣赏你的口才了，迈耶斯先生，你的能言善辩加上你特有的说服人的力量，组合在一起，让人无法拒绝。但是我觉得如果弗罗姆金先生能说上几句的话，我想我会更放心一些，毕竟这是他的主场。”

亚伯·弗罗姆金开始有些紧张，把已经熄灭的雪茄放到嘴上要抽。他几近怯懦地说道：“我平时不怎么说话，迈耶斯说的就很好。告诉你，我二十一号要去纽约。我们可以看看公司的账本和资料，还有整个公司的运转情况。我想让你见一见我妻子。我有个女儿——你相信吗，她才不到一岁，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像个女明星似的！”

“当然了。”埃德·迈耶斯插话道，对那些亲密的家庭细节置若罔闻。“你们两个一起商定一下；签好合同后，就可以放下这件事好好享受充满圣诞节庆氛围的季节了。”

艾玛·麦克切斯尼一直在望着窗外结冰的人行道上街灯的影子。现在她开口说话了，但是她依然盯着冬日的街道。

“圣诞不是一个季节。是一种感觉。而我却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埃德·迈耶斯反对道：“哦，别这样，麦克切斯尼太太！”

面向着窗户的艾玛·麦克切斯尼突然转向了面前这个正在盯着她看的小个子深肤色的男人。她正视着他，仿佛完全无视了埃德·迈耶斯的奉承、玩笑话和甜言蜜语。她面前的小个子男人好像也意识到了这个动作

包含的诚意，凝神向前微倾身体。

她开始说道：“如果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那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如果我要加入，我会全身心地投入，我的心、我的灵魂、我的头脑还有我的精打细算。我对裙装买卖的了解可以说是从缝衣线到带子，无所不知。我以前也设法节省过几千美元。只有女人才能明白我是如何做到的。我在小事上精打细算，自己甚至必需品也不用。我为了省洗衣费，只穿丝绸的衬衣而不穿亚麻的，为了省二十五或者五十美分，只坐有轨电车或者公交。我从来都是努力让自己看着穿着得体，一尘不染——”

埃德·迈耶斯惊呼道：“你！啊呀，这么说吧，你就是我眼中最会穿衣的人。从来不会穿得让人感觉俗气老套，或者聒噪，而是穿着端庄贵气的高档时装，一看就知道花了不少钱。”

“嗯——是。但是那并不容易，然而我总是能想办法做到。我儿子在上大学。有时候我会想要知道——不说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一直在攒钱，想方设法，未雨绸缪，就是怕天有不测风云。也有过几次我以为狂风暴雨来了，有一两次雨点儿真的很大。但是我就竖起衣领，把帽子塞进裙子里，然后跑去找棵大树。然而每次最后都只是夏天的细雨而已，雨后的太阳明朗温暖如故。”

她坦白、清澈、诚实的眼睛直视进对面黑眼睛的眼底。“你不以为意的几千美元对我来说就是所有。它们是我的地下避风室。如果——”

一个尖细的声音贯穿了整个书房，毫无感情色彩的声音中只带了一丝询问。

“麦克切斯尼太太！弗雷泽先生！路德维格先生！请问在不在？麦克切斯尼太太！弗雷泽先生！路德——”

“在这儿呢，孩子。”麦克切斯尼太太从男孩呈给她的托盘上拿起了一个黄色的小信封。她快速地扫了一眼，然后目光就停留在信上。她站了起来，脸色苍白。

两个男人同时问道：“不是坏消息吧？”

艾玛·麦克切斯尼说：“不知道，你们看呢？”

她把信递给了胖子埃德·迈耶斯。他看了一遍，又出声地读了出来。

“坐最早的火车回纽约。斯伯丁会接手你剩下的工作。”

“呀——这意思——”迈耶斯开口说。

“什么？”

“嗯——这意思——这个——看起来你好像是被解雇了。”

“好像是，不是吗？”她笑了笑。

“那我们的协议就这么定了？”两个男人站了起来，急切而机警。“意思是你接受弗罗姆金的提议了？”

“意思是我们的协议取消了。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我想谢谢你们二位，辛苦你们了。来见你们，我肯定是昏了头了。我脑袋清楚的话是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那封电报——”

“署名是T.A.巴克。我要冒险一试。”

两个人看着她，脸上掺杂着失望与困惑。

埃德·迈耶斯顺口说道：“哎，我以为我了解女人，但是——”

麦克切斯尼太太路过前台的时候听到有人叫自己。她看向前台服务员。他刚刚挂了电话。

“行李室说火车站刚通知他们你的行李箱在哥伦比亚市找到了。现在已经在来这里的火车上了。”

“哥伦比亚市！”艾玛·麦克切斯尼重复了一遍。“你知道吗，我想我已经开始讨厌发现这个新大陆的那个人的名字了。”

在楼上的房间里，她把起了皱的电报打开，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一遍，然后开始收拾行李。

当她走进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敞亮的办公室时，脸上依然是那个若有所思的表情，还掺杂着另一种类似于悔悟的表情。

速记员告诉她说：“巴克先生在等你。”

麦克切斯尼太太打开那间标着“请勿打扰”的办公室门。

两个人站了起来。她认出其中一个是公司的律师。另一个快步朝她走来的正是T.A.巴克——不再是小巴克了。他看起来有些不同——有担当、干练又理智。

两人握了手——坚定诚挚，充满相互理解。

巴克先开了口：“见到你很高兴。你进来的时候我们正说到你。你肯定认识贝格斯先生。他有事要告诉你——我也是。他的是公事，我的是私事。我在父亲走之前赶到了那里——感谢上帝！但是他已经说不了话了。他清醒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提前把想说的话都写了下来。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你的。我想让你一会儿看看他的信。”

艾玛·麦克切斯尼说：“荣幸之至。”

贝格斯先生招手致意她坐下。她默默地坐下，默默地听他说话，他洪亮的声音敲打着她的大脑。

贝格斯先生缓缓说道：“有很多文件和生意上的细节，但是我们以后再处理那些。祝贺你在前任雇主心目中赢得如此的尊敬和信任。他在遗嘱中——我先长话短说——授予了你T.A.巴克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秘书一职和三十股股份。当然，公司会需要重组。老巴克先生很相信你的能力。”

艾玛·麦克切斯尼站了起来，呼吸急促。她转向T.A.巴克。“我想告诉你——我想让你知道——就在你的电报到达之前，我差点儿受诱惑想离开公司。到——”

T.A.巴克笑着说：“不能怪你。过去这六个月你过得都很不好，从那次生病开始，一直到折磨人的行李箱。旅行销售不是女人该干的工作。”



"'圣诞节不是一个季节……它是一种感觉；感谢上帝，我终于感觉到了。'"

"胡说八道！"艾玛·麦克切斯尼激动地说。"我爱旅行销售。我因之荣耀，以之为生。放弃——别以为我是不知感恩——不会很容易，我实话跟你说。"

T.A.巴克明白地点点头。"我知道。父亲也知道。我不希望他的离去使这个假期有什么不同。我希望你开心地好好享受。"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个男孩拿进来一封电报。他把它交给了麦克切斯尼太太。上面赫然写着十个字：

"改变了愚蠢的主意。回家。"

艾玛·麦克切斯尼抬起头，脸上放着光。

"圣诞节不是一个季节，巴克先生。它是一种感觉；感谢上帝，我终于感觉到了。"

---

1. 歌手与法国是当地一个商场的名称。（译注）

# 第九章
# 深陷短衬裤

当“收益”一栏与“亏损”一栏严重失衡时，总账就会发生严重下跌，股东听到，会产生一种痛苦的预感，下一次例会时很有可能宣读的就是危机四伏的资产负债表。

在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设于纽约的办公室里，曾举行过这样的会议。季度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失衡趋势。会议结束后，公司秘书艾玛·麦克切斯尼太太跟着董事长T·A·巴克进入宽敞明亮的展示厅。T·A·巴克把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嘴里叼着一根雪茄，忧心地狠狠咬着烟嘴。忧虑抓心挠肝，像一个愁眉苦脸的女巫，爬上了他的眉头，撕碎了他的心。

他转身面对艾玛·麦克切斯尼。

他苦涩地开口道：“嗯，还没有多久，不是吗？父亲去世刚一年。就这会儿我们就差不多要把这么大的公司，他一辈子的心血，毁于一旦了。”

艾玛·麦克切斯尼太太平静冷酷，不为所动地打量着面前这个一脸倦容的男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你也会打出一场烂球，不是吗？”她说道。

“噢，我不知道。”T·A·巴克咬着牙回答道，“并列争球的时候，我可以和下一个队友一样僵直地站着，但是这并不是一场游戏。你把事情看得太轻了。你是个女人。我认为你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艾玛·麦克切斯尼张了张嘴，转动舌头正准备迅速而犀利地反驳，却又闭上了嘴。她走到面向街道的大窗户边，安静地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又回到T·A·巴克身边，仍然阴郁裹身。

“我也许没把自己看得太重。我如果那么做十年前早就死了。但是我把我的工作看得很重。这一点你一刻也不要忘记。你现在说话的样子，

就如同被伤了自尊的男人一样。”

“自尊！不是的。”

“得了吧，就是。我到处出差去销售T·A·巴克羽绒衬裙差不多十年了，多多少少还是学到一点关于男人和生意的事。当你父亲去世时，我知道他对我的工作赞赏有加，为了表达我的忠诚，我当了这家公司的秘书，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笔遗产——撞上了好财运。”

“不是吗？”

“不是。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庄严的信任——需要捍卫、呵护及珍藏。而你现在说我们将一切毁于一旦。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T·A·巴克无力地耸了耸肩膀：“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他一头扎进另一团阴郁迷雾的深处，“明年再像这样我们就全完了。”

艾玛·麦克切斯尼走过来，坚定地将一只手放在T·A·巴克耷拉的肩膀上。这个小动作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点奇怪——通常一个男人激励另一个男人时才会这么做。

“醒醒！”她轻声说，“振作点，听听小鸟歌唱。明年不会像今年这样。如果我前两三个月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所做的规划奏效的话，明年就不会还这样。”

T·A·巴克坐下来，身心俱疲。

“有新的主意？”

艾玛·麦克切斯尼注视着他，沉思着。少顷，她走到高大的玻璃展柜前，推开滑动玻璃门，指着里面堆得满满当当的一列列色彩华丽的衬裙。

“看看它们！”她命令道，语气里满是嫌恶，“看看它们！”

T·A·巴克抬起阴沉的、失去光泽的眼睛看过来，他看到的东西似乎也提不起他的兴趣。艾玛·麦克切斯尼从衣架上取下一条钴蓝色的梅瑟琳软缎裙，伸直手臂举起来。

“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衬裙！哎呀，十五年前，做这条裙子的布料还

不够做一只大一点的袖子呢。”

T·A·巴克心绪不宁地看着那件衬裙。“我不知道她们穿着这该死的玩意儿怎么活动。我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穿的。”

“这就是了。她们不穿这东西。你现在发现问题的根源了吧。”

“胡说！”T.A.争论道，“她们肯定穿了什么东西——某种——”

“我告诉你并非如此。听着。三年前，我们的塔夫绸裙子一打需要三十六到三十八码布。我们一码要花零点九到一点五美元。现在我们的裙子一打只需要二十五到二十八码布，丝绸一码只要花零点五到零点六美元。丝绸裙子以前是一种奢侈，但现在它们连必需品都算不上。”

“噢，这就是答案？我自己也反复思考过有关衬裙的问题。我知道，三年前我们卖一条裙子所得的利润，现在要卖三条裙子才能赚到。”

艾玛·麦克切斯尼爽朗地笑了出来。“这裙子生意令我想起了小时候常玩的游戏。好像我们叫它抢椅子游戏。反正，我知道每个孩子都会坐在一张椅子上，除了一个多出来的人。一声令下，每个人都必须站起来，换椅子。会有一场混乱的抢夺大战，多出来的那个人也会参加。音乐结束的时候，当然总有某个孩子没有椅子，他就会被淘汰。这就是今天的裙子生意。椅子不够分，在抢夺大战中总有人会被剩下。现在，让我在此告诉你，T.A.巴克羽绒衬裙公司，绝对不会被淘汰。”

T.A.站了起来，看起来和坐着的时候一样疲惫。再乐观的旁观者也看不到他脸上有一丝热情的光。

“我想，”他无精打采地说，“你和我都试过了所有可能的方法来刺激裙子的销售。”

“是的，每一种可能的方法。”艾玛·麦克切斯尼甜甜地说道，表示同意，“那么，现在是时候尝试不可能的方法了。因为可能性不奏效了。我的天呐！我可以写一本书了，书名就叫《衬裙的衰亡》，从各种各样的白色棉布大摆裙写起，逐渐发展到现在的紧身梅瑟琳软缎裙子。每次我想起珍贵但已逝去的辉煌日子，那时农家女佣常常抱怨，还时不时威胁说要辞工，因为每个周一，每个家庭妇女还有至少三件打着褶子、饰以刺绣荷叶边的白棉布衬裙可以穿——”

T·A·巴克嘴角的线条柔和了一点，变成一个勉强的微笑。

“还记得你让他们在《周日球报》上登的文章吗？那篇题目为‘裙子变得更蓬会怎样？’的文章。”

“怎么会忘呢！”艾玛·麦克切斯尼高呼，“我可忘不了我们投入了多少钱做那件带边穗的样衣，我们把它叫做卡门！我们把它做出来，它就能以一点九五美元的零售价卖出去。我发誓我本以为，那时女人们会为了得到它大打出手。但是并不是这样。她们不会穿膝盖附近有流苏的东西。”

T.A.回忆着往事，勉强的微笑变为了露齿笑。“但是我们整个广告的失败，并未动摇你建立城市纯洁联盟，倡议抛弃紧身裙。你大谈公共道德，简直让A·康斯托克[注]和露西·佩吉·加斯顿[注]都相形见绌，变得像巴黎阿帕奇人[注]一样。”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唇上泛起一点笑容，但转瞬变成一声叹息。她沉浸在悲伤的回忆里摇了摇头。

“是的，但那又有什么用呢？报纸和杂志确实登了，但是接着呢？那些裁缝用以往一半的布料做衣服，收费却更贵了，到头来，远远胜过我的预想。至于女人每次爬上车时的尴尬画面，他们拿出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兴风格的照片，证明搭公车这点小问题根本不值一提，当年女人们穿着有箍衬裙要突然坐下或站起来，那才叫问题呢。”

他们俩这才都笑了起来，像两个孩子一样。“噢，对了！”艾玛喘着气说，“还记得船型裙装公司的莫·塞利格吗？他还想让医生发表声明说一步裙会让女人变成八字脚！噢，我的天呐！”

但接着他们的笑声停下来，两人有点悲伤地沉默着。眼前这状况还不适合开怀大笑。T·A·巴克耸着肩，开始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步。“是了，就是这样。同时——”

“同时，女人还是喜欢穿得很紧身，而且还渐渐不穿衬裙。”

突然，T.A.巴克停下脚步，惊喜又饶有兴致地紧盯着身姿曼妙的艾玛·麦克切斯尼身上穿着的那条修身的小工装裙。

“那是什么，看啊！”他大叫着，伸出一根热切的手指指着。

“天哪！”艾玛·麦克切斯尼尖叫道，“是什么？快点说！是老鼠吗？”

T·A·巴克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什么老鼠！上帝啊，不是！是褶子！”

“褶子！”

她往下看，一脸困惑。

“是的，你裙子上的褶子。三个褶子在左前方，三个在后面。这是新的样式，不是吗？如果外面的裙子做得更蓬，那么跟着——”

“衬裙应该也跟着变化。”艾玛·麦克切斯尼打断了他，“但事实上不会。它落后很多。这些褶子是向下缝的。明白吗？这就是它恶魔般的一面。而底下的衬裙——如果有的话——必须平滑，没有一点折皱，还要比以往还节省布料。别让它们骗了你。”

巴克摊开掌心，做出一个无奈的手势。

“那我没招了。拿出你的计策吧。我们准备好了。不管是什么，我们该出最后一张王牌了。”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脸上的肌肉明显地收缩了，眼睛微眯，透着强烈的真挚；铆足气力，是要做出重大举措之前的表现。然后，她的脸色又很快恢复澄净。她摇了摇头，似乎做出了突如其来的决定。

“现在还不是时候。正因为这是我们的王牌，我想确保这牌打得好。明天早上我将在我的办公室等你。准备好接受你年轻人生中的强震吧。”

从这场对话开始到现在，T·A·巴克帅气的脸第一次被一缕勇气和希望的光芒点亮。他那好看的眼睛钦佩地落在站在大展示柜旁边的艾玛·麦克切斯尼身上。她身上似乎流露出活力、机敏和令人信服的光芒。

“每次你开始这么说的时候，”他说，“我总觉得，好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完成的那些伟大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到一样，而且像小威利完成课后杂务那么简单。”

“好啦！”艾玛·麦克切斯尼笑容满面地说，“这些话先收起来，可以

吗？我明天开始说的时候再说，可别让它从你指尖溜走。”

“我们会一起吃午饭吧，嗯？然后气氛和善地好好详谈。”

麦克切斯尼太太砰地一声关上了展示柜的玻璃门。

“不了，谢谢。明天九点半在我办公室。”

T·A·巴克跟着她到门口。“但为什么不吃个午饭呢？你从来不跟我吃午饭。边吃边谈事情是最舒服不过的——”

“谈公事的时候，”艾玛·麦克切斯尼说，开头停顿了一下，“我希望周围是公事公办的氛围。我希望场景设定好——一张实用的桌子，两把实用的椅子，一台电话，一只信篮，一支自来水钢笔等等。而我想吃午饭的时候，只想好好吃饭，心头别无杂念，只想着要吃蘑菇嫩煎鸡肝还是配羊杂糊这样的问题。”

“这不是理由。”T.A.嘟囔道，“这是借口。”

“尽管如此，必须这么做。”麦克切斯尼太太突然回答道，在他为她开门的时候，从他身边走出去。他却仍站在门口，目送着她那苗条笔挺的身影隐入走道对面那间小办公室里。

艾玛·麦克切斯尼桌上那个小小的红色皮革时钟指向九点二十九分时，T·A·巴克走进她的办公室。他精心打扮了一番，仔细地剃了胡子，脸上泛着健康的红色。这个颇为年轻的中年男子，看起来比前一天晚上差点跟她吵起来的那个一脸疲惫、愁眉苦脸的人，简直年轻了十岁。麦克切斯尼太太正忙着向一个穿着时髦的小速记员口授一些事情。T·A·巴克进来的时候，这个速记员瞥了一眼。这一眼是从女性的角度看，她瞥见了T.A.的所有优点并欣然接受，从他时髦的靴子尖，到他有点秃的头顶，还包括纽扣眼上那朵乳白色的花。

“早上好！”艾玛·麦克切斯尼抬头看了一眼，说道，“等我一分钟……然后回复说我们很抱歉您对339号产品有意见。在裙子做成现在这种节省布料的款式，品质较低的丝质裙几乎不可能不会扯到缝合处。我们的斯波尔丁先生在您购买时便告知了这一点。如果货物被送回我们这里，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同意接收的。谨启。这么写就可以了，凯西小姐。”

在门关上之后，她才转过身面向她的拜访者。如果T·A·巴克看起来比前一天下午年轻十岁，那么艾玛·麦克切斯尼看起来绝对老了五岁。她的眼睛和嘴巴周围多了些因担忧而变深的细纹。

T·A·巴克的眼睛刚刚就盯着那叠厚厚的签了字的信件，还有刚刚走出去的那个小速记员带走的写得满满的便签簿，上面都是新近记下的口授笔录。

“上帝啊！你看起来在这儿熬了一整夜。”

艾玛·麦克切斯尼略带疲惫地笑了笑。“也不是。不过我今天早上到这儿的时候还见到守夜值班的警卫。我想尽早把邮件处理完。”她的眼睛在T·A·巴克平静的脸上逡巡。然后，她的身子向前倾斜，表现出很认真的样子。

“你看了今天的早报没有？”

“就扫了一眼。来的路上还顺路捎了巴罗斯一程，聊了一会儿。怎么了？”

“拉斯马森-韦尔什裙装公司破产了。资产十万，负债三十万。”

“破产了！我的天呐！”他红润的脸色、早晨轻快饱满的精气神全都消失不见了。“破产！怎么会，我以为这种担心完全不必要，他们就像直布罗陀海峡一样牢固。”他担忧地把手放在头上。“这真的把我惊呆了，像把吹着船帆的风全部抽走了一样。”

“别让它吓到你。就当作这是带来了新鲜空气。我现在更加确定，我的计划已经时机成熟了。”

T·A·巴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钢笔，坐在椅子上，交叠双腿，然后开始在纸上乱画无意义的曲线，这是他担忧或者很感兴趣的时候的习惯。

“对于你的对策，你还像昨天一样有把握吗？”

“当然，”艾玛·麦克切斯尼迅速地回答道，“相当有把握。”

“那就开始吧。”

麦克切斯尼太太身体前倾，呼吸有点局促。她的眼睛锁定在对面的倾听者身上。

“计划是这样的。我们还做羽绒衬裙，因为还是会有些女人保留着她们的品味。但是我们将把它们做成副产品线。真正让我们在大摆裙装重新流行起来之前立于不败之地的，将是打造一个完整的梅萨林缎面女性灯笼短裤的主产品线，这种裤子可以搭在套装或者长裙里面；还有做不同年龄段的女式睡衣全产品线。你懂我的意思吗？节省布料、时髦、齐整的灰褐色梅萨林丝缎小短衬裤，适合穿在灰褐色套装里面，蓝色梅萨林丝缎的穿在蓝色套装里面，棕色梅萨林丝缎的穿在棕色——”

T·A·巴克瞪大了眼睛，张大嘴巴，那张他随意涂鸦的纸不知不觉掉到了地上。

他打断道：“等等！这应该是玩笑吧？”

“还有，”艾玛·麦克切斯尼冷静地继续说，“我们的女式睡衣全产品线，虽然说不上是俏皮，但也要有各式各样的——粉色睡衣、蓝色睡衣、紫色睡衣、黄色睡衣、白丝质——”

T·A·巴克站了起来，开口道：“我想说，如果你是在开玩笑，我想这是个非常烂的笑话。而如果你是认真的，我只能由此推断，今年生意上的劳心费力已经让你超负荷了。我肯定如果你是——”

“我还好。”艾玛·麦克切斯尼打断道，“不用道歉。我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告诉你的，其实我本可以用更缓和的方式来说的。你刚刚的表现，我已经预料到了，所以，没关系。你认真考虑过后，能够更好接受这个主意后，你就会像我一样对此这么热衷。”

“绝对不会！”

“噢，不，你会的。一定是灯笼裤那种束脚设计吓到你了。睡衣就没什么新的亮点了，但有一点，越来越多的女人穿睡衣了，而且上学的女孩，至少要带六套睡衣到学校去。为什么？因为在学校卧谈会，穿普通家居睡袍的女孩是会被排挤的。当然了，我已经想好了一些新的改良——新的剪裁什么的，还有一点——用耐洗的绉绸，便于出行携带，不需要熨压——不过这个我待会儿再说。”

T·A·巴克努力想说一句抗议的话，但是她没有让他说出口。但艾玛·麦克切斯尼接下来的那些话，让他的愤慨再也忍不住了。

“听着，”她接着说，“灯笼裤的特点会是这样的：它们必须做成适合男孩子直接穿去春游，并且，在所有大城市，特别是人口密集的中西部城镇，还有沿海城市，我计划在私人和高级的展示会上介绍灯笼裤，而且——重点来了——由真人模特穿着展示。在每个城镇选一间大商店，明白吗？六位长相姣好的女孩——”

“不行！”T·A·巴克大喊，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绝对不行！我们公司向来有着得体、稳重、保守的名声——”

“那么是时候丢掉这种名声了。当你根基稳固的时候，保持高贵得体是非常好的，但是当你感觉脚下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了，你就得抓住任何能帮你站稳脚跟的东西，至少坚持一阵子。我告诉你，女人们会为灯笼短衬裤疯狂的。她们对此期待已久。”

“这是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巴克激烈地争辩道，“这是溺水之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只是看起来似乎很有用而已。我是个理智的人——”

“所有不理智的人都那么说。”艾玛·麦克切斯尼笑道。

“——我说了，我是个理智的人。上天知道我有多么心系这家公司的利益。但这也太离谱了。我们如果要完蛋，至少走得体面点，保持昔日的名声。做睡衣已经够差了。但说到T·A·巴克公司居然用——用真人模特，那样轻佻的女子穿着紧身裤袜走来走去，像歌舞团的歌女一样，哎呀——”

艾玛·麦克切斯尼高度紧张、机敏的头脑里，掠过十几种说服这个男人的方法。最终，为了赢得他的支持，她可以采用任何可能的办法。只是选取什么方法的问题。她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她下颚的线条生硬，眼里闪着光，两颊的胭脂光彩夺目。

“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说，“也提前做了准备。”她迅速地走到她的办公桌前，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扁平的封袋。“我的预期恰恰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些样品做出来给你看。我自己设计的，我反复推翻了至少五十个打样，才定下合我自己心意的款式。这就是这款睡衣。”

她从中取出一件优雅的贝壳粉色的衣服，将其抖开，展示在有点感兴趣又有点不情愿的T·A·巴克眼前。

“这是件夹克，纽扣在左边，看到了吗？不像男装一样放在右边。半水手服的领子，配上打结的软丝质围巾。噢，这只是一点小创意，但她们会爱死它的。其实她们已经渐渐喜欢这种设计了，我已经测试过了。注意到装饰性的盘扣和腰带了吧？特别齐整，是吧？臀部附近略微宽松，这既能让裙子撑得起来，还能让它保持很好的垂度。完全笔直，像男人的外套。”

T·A·巴克看着那件衣服，露出不情愿的艳羡之意。

“噢，这部分听起来没那么难以理解，尽管我不相信这种东西能有多大的需求。但是另一个，那个——那个灯笼短裤——那几乎不可行。那会变成一件难看的衣服，追求时尚的女人不会是那种会穿一件难看的内衣的人。这还没有经过认真考虑——”

艾玛·麦克切斯尼走到办公室里面的那间小盥洗室门前，猛地打开了门。

“拉诺伊斯小姐，你可以出来了。”

从里间出来一个苗条轻盈的身影，几乎像男孩一样的苗条身材，穿着一身迷人的又看似轻佻的服装，下身穿灯笼短衬裤，上身是钴蓝色梅萨林软缎紧身胸衣，配以优雅黑色长筒丝袜和带扣的小拖鞋，衬托出整体性的效果。

“拉诺伊斯小姐，”艾玛·麦克切斯尼几近郑重其事地说，“这位是T·A·巴克先生，我们公司总裁。拉诺伊斯小姐，来自‘快乐社交圈’公司。”

拉诺伊斯小姐微微欠身，将一只白皙的手放在身侧，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闲适气度。

“拜托，我是一名演员！”她说，声音清晰而高昂。

“魅力四射。”T·A·巴克回应道，他的年龄和教养让他勉强还能站稳。

艾玛·麦克切斯尼友善地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女孩的肩上。“请慢慢转

过身。看看，臀部、膝盖周围那些不必要的繁复设计都去掉了。那里没有一点褶皱。男人永远无法欣赏这套小衣服的优点，但是女人可以！——转向左边，拉诺伊斯小姐。你可以看到，膝盖下方用一个小扣子收得修身又舒适。这套服装更吸引人的地方锁定在上装，一件紧身软缎胸衣。不过，这套衣服分开单穿也同样令人满意。今年女人们都穿长毛绒的衣服。不仅仅是街头服装，还包括晚礼服裙。我更愿意认为，她们会喜欢把一条黄色软缎小短衬裤穿在一条新的橙色长毛绒长裙底下。或者一条灰褐色的短裤，穿在灰色街头套装底下。或者一条漂亮的黑缎小短裤，完美地衬在白色软缎衣服底下，就是黑白相间的逛街装扮。哎呀，我再没穿过衬裙，自从我——”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压抑了许久的T.A.巴克爆发了，“你也穿这玩意儿？”

“我爱死它们了。拉诺伊斯小姐，可不可以请你套上外裙？”

她默默地等着，直到端庄的拉诺伊斯小姐再次出现。一条窄身、垂坠、没有一丝褶皱的裙子覆盖在刚刚讨论了许久的内衣之上。“请慢慢地转身，谢谢。你看到了吗，巴克先生？一丝褶皱也没有。没有哪里突出或者鼓起。膝盖处也没有拉扯紧绷。只有轻松、舒适还有苗条的好身段。”

T·A·巴克将手放在头上，摆出一个恍惚无助的姿势。他完全的困惑与无助，较之艾玛·麦克切斯尼和煦的自信和展示者的镇静与漠不关心，显得有些可悲。

“等一会儿，”他几近恳求地喃喃道，“让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问题？当然啦。这证明你还是有兴趣的。”

“好吧，那么，让我来问这位年轻女士第一个问题。拉——呃——拉诺伊斯小姐，你是真心实意喜欢这套衣服吗？如果你看到它在商店的橱窗摆着，你会买下来吗？”

拉诺伊斯小姐没有一丝犹豫，轻快地给出了答案。她甚至没有先去摸摸她后面的头发。

“这么说吧，我宁愿一周不吃午饭也要买下它。麦克切斯尼太太说这

一套可以给我。我迫不及待想让我们剧团的首席女演员看到。她会讨厌我的，除非她自己也买上一打这样的衣服。”

“下一个！”麦克切斯尼太太开心地催促道。

但是T·A·巴克摇了摇头：“以上就是全部问题了。只是——”

艾玛·麦克切斯尼轻轻拍了拍拉诺伊斯小姐的肩膀，并对她灿烂一笑。“你可以走了，小女孩。你干得非常漂亮。非常感谢你。”

拉诺伊斯小姐过了一会儿才出现，她换上了平时出门的衣服，在门口停了一下，向那个心不在焉的公司总裁报以真诚而赞赏的微笑，向两颊绯红的秘书报以感激的一笑。

“希望你们能在某天晚上来看我们的演出。你们一开始会认不出我来，因为我在第一幕里戴着金色的假发。前排左边第三个。”然后她对麦克切斯尼太太说：“我非常非常讨厌今天早上那么早起，但你来了之后，似乎也没那么令人生厌了。这确实是很好赚的钱，谢谢。”




“男人永远无法欣赏这套小衣服的优点，但是女人可以！”

艾玛·麦克切斯尼快速地瞟了T.A.一眼，发现他对这个“成型过程”还挺能适应的，于是熟练地开始捏圆搓扁，这儿顺顺，那儿拍拍。

“来，我们坐下，好好理理心里的疙瘩。现在，如果确实喜欢这个新计策——噢，我的意思是，你经过深思熟虑和看了刚刚那些之后！是的，确实。但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想，在——比如说——克利夫兰开始销售会是个不错的策略。克利夫兰的考夫曼-奥斯特公司有一间时髦的大商店，分毫不差，紧跟时尚。我们会让他们发出公告卡片，宣传某些优雅的、讨人喜爱的事物。知道吗？装上一个小舞台，场景设定为卧室或者化妆内室。然后，女孩们出场，环肥燕瘦，高矮不一。她们会以统一

的步调走完全场。我们不止展示灯笼短裤：我们还会证明，普通的衬裙在巨大的长毛绒和天鹅绒裙子里面怎样鼓鼓囊囊、向上缩起。我们将会把它们搭配街头服装、晚宴礼服、下午茶连衣裙一起展示，不同的外衣搭配不同颜色的软缎短衬裤。还会搭配长筒丝袜和可爱的小拖鞋。商店也会支持的，这对他们也是个大广告。”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头发有些许零乱，两颊绯红，眼睛发光。

“你看不到吗！你能理解吗！你感觉不到这个东西将会成为主流吗？”

“天呐！”T·A·巴克蹦出一句，“我如果还不相信你是对的，那我就太可恨了——差不多吧——但是你确定你相信——”

艾玛·麦克切斯尼将一只白皙的手攥成拳放到另一只手的掌心。“确定？不，我非常肯定，我几乎闭上眼睛就能看到老T.A.坐在那边那把椅子上，用玳瑁边框眼镜的边轻敲着鼻子的一侧，点着头，一脸焦虑，像神圣的老滴水兽，每次有什么事情让他高兴了，他总是这副模样。这就是我有多肯定。”

T·A·巴克突然站了起来。他耸耸肩，脸色看起来异常苍白憔悴。“下面的我就留给你做了。我会做好我的工作，但你最多得到我一半的信任，记住了。”

“现在这就够了。”艾玛·麦克切斯尼爽朗地回答道，“好了，现在，我想我们要讨论一下机械装置、模特女孩们和衣服剪裁。”

两个月后，T·A·巴克和他的销售经理，两人都没穿外套，紧张地抽着烟，一边做标记，加便签，折叠起来，张罗准备。他们正准备推出旅行销售员的春装系列。麦克切斯尼太太走了进来，站着盯着他们，略带焦虑。这是她那天早上第十二次到商品展示室。一种少见的焦躁感困扰着她。她从办公室走到展示室，又从展示室走到工厂。

“出了什么问题？”T·A·巴克询问道，透过一团雪茄烟雾眯着眼看着她。

“噢，没事。”麦克切斯尼太太回答道，站在那儿用手指拨弄着一堆闪亮的缎子衣服，眼睛里流露出奇怪的恍惚样子。然后她转过身，无精

打采地走向门口。她在门口遇到了斯波尔丁——比利·斯波尔丁，令人梦寐以求的中西部大区的比利·斯波尔丁，他很有远见、思维敏捷；斯波尔丁擅长说服人，擅长和稀泥，是T·A·巴克羽绒短衬裤与睡衣公司命运所系之人。

“早上好！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她问他。

“明天早上。天呐，这真是不错的服装系列，不是吗？我恨不得马上推广它们。你真是个神奇孩子，麦克切斯尼太太。哎呀，那些男孩——”

艾玛·麦克切斯尼忧郁地叹了口气。“这些服装不是那种——嗯，拨动心弦的那种，不是吗？”她忧思地笑了笑。“如果，比利，你到了滑铁卢的飞鹰社时，告诉安妮——首席服务员塞给你一些特劳德太太的腌黄瓜。告诉她是麦克切斯尼太太让你这么做的。特劳德太太是老板的太太，她总把腌黄瓜送给喜欢的人。它们很脆的，你知道的，坚实多汁，又冷又咸。”

斯波尔丁深吸一口气，发出嘶嘶的声音。“我会去的。”他咧嘴笑道，“我会在那儿的。”

但他并没有。第二天早上八点，心烦意乱的T·A·巴克突然在麦克切斯尼太太面前发作了。

“有听到斯波尔丁的消息吗？”他询问道。

“斯波尔丁？没有。”

“他妻子从圣卢克医院打电话来。他半夜突发阑尾炎。今天早上五点做的手术，是那种‘如果晚来二十四小时就危险了’的手术。这样一来，我们的安排就得改变了。”

“可怜的孩子，”艾玛·麦克切斯尼回道，“他和他的新婚妻子都受苦了。”

“可怜的孩子！是的，但是他的销售区怎么办？我们的新款服装怎么办？还有——”

“噢，还好啦。”艾玛·麦克切斯尼高兴地说。

“我想知道怎么还好了！我们没有人能胜任中西部销售区。他是我们最合适的人选了。”

“还好还好。”麦克切斯尼太太又流利地说了一遍。

T·A·巴克烦躁地喊了一声。艾玛·麦克切斯尼一笑置之。她之前的无精打采和心不在焉消失了。她撑起肩膀，露出她以往和煦开朗、振奋人心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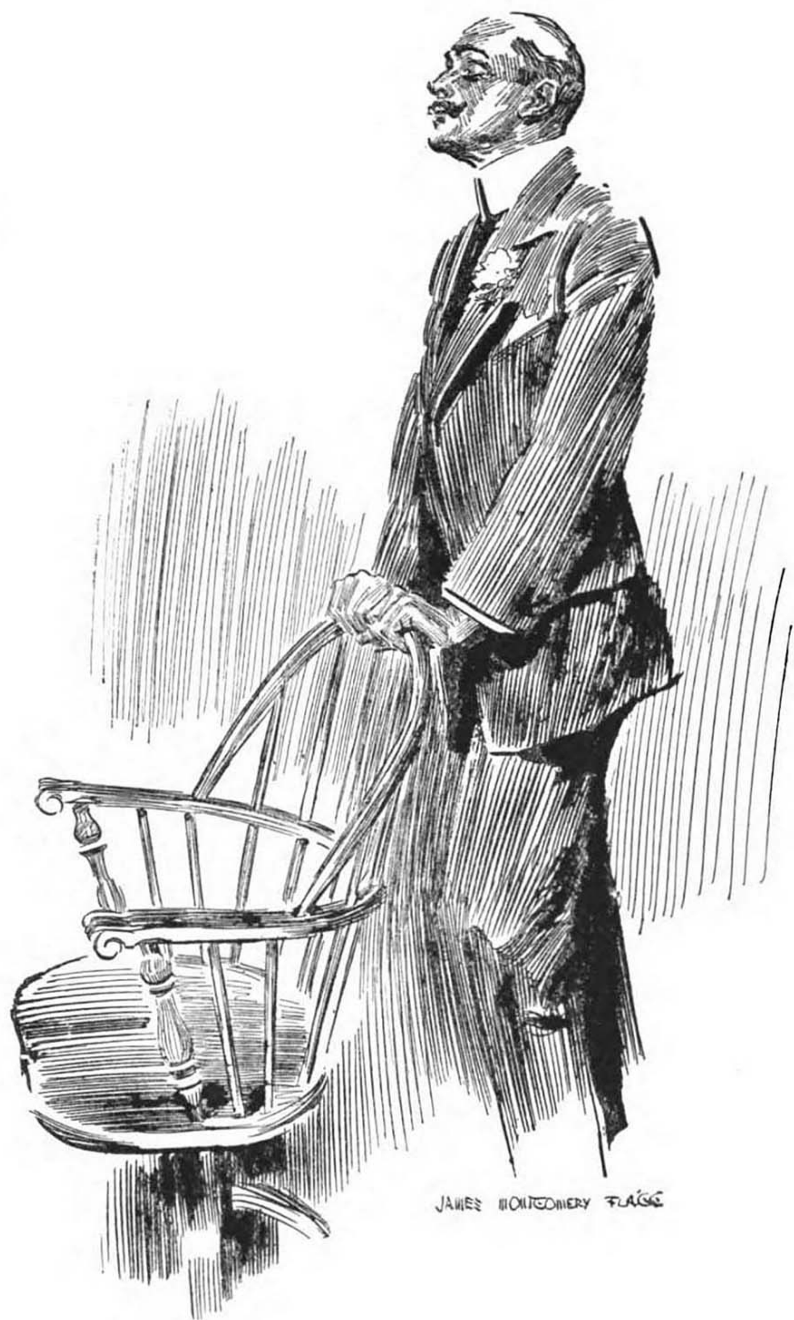
“我去负责这些新款的销售。我准备从德卢斯[注]旅行到坎顿[注]，一路销售睡衣和灯笼短衬裤。”

“你！不，你不能去！”一片阴暗、痛苦的红晕布满T·A·巴克的脸。麦克切斯尼太太的脸上也浮现出相应的潮红。

“我不理解你。”她说，“你恐怕没有意识到这趟旅行的重要性。这将是一场战斗。我必须巧言善辩，软硬兼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行。这将是一次‘索证’之行。”

T·A·巴克快速上前一步。“这就是原因所在。我不会让你跟买家争斗，受他们的辱骂，向他们点头哈腰，百般好言抚慰他们。这——这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活。”

艾玛·麦克切斯尼紧张而快速地用手整理着桌面的物品。“我会搭乘二十世纪特快专列。”她侧过头朝身后说，“拜托别再争辩了。如果这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活，那我想我可能不像女人吧。十年来，我在这个国家走南闯北，销售T·A·巴克羽绒衬裙。我第一次出差时才二十多岁，还风华正茂。我现在是个三十七岁的女人了。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出差——我经受的心酸、辱骂，经历了各种失望和羞辱，然后他们才明白我说的是生意——严格意义上的生意。我听烦了你们男人说这个说那个不是女人的工作。任何女人能做好的工作都可以是女人的工作。我为这家公司贡献了我人生最好的十年。除了供我儿子上学，这就是我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有时候它的重要程度还超过了我儿子。不要来找我说这样的话。”她锁上了抽屉，翻看着桌面的置物格，筛选着文件。“我今天特别忙。”她站了起来，砰地一声关上桌子柜门，上了锁，脸上透着激动和喜不自禁，转向T·A·巴克，后者皱着眉站在她面前。




“艾玛·麦克切斯尼……我现在相信你了！爸爸和我都信任你”

“你父亲信任我——彻彻底底。我们，他和我能相互理解。过去的一年半中你学到了很多，曾经的小T.A.，但你还有一件事未曾掌握。你何时才能学会信任艾玛·麦克切斯尼呢？”

她径直离开了办公室，没留给他时间回答，剩他自己站在原地。

三周之后，在那个隆冬的一个黄昏，一个男人停在了一间黑灯瞎火的办公室门前，门上写着“麦克切斯尼太太”。他四下环顾了一会儿，似乎害怕被发现。然后，他打开了门，走进那间昏暗安静的小房间，把门轻轻带上。这个小房间里非常安静，所有东西摆放整齐、有条不紊，尽管主人不在，但似乎还保留着她的某些特性。这个闯入者原地站了一会儿，犹豫不决，四下查看。

他向前走了一步，将一只手放在关上的桌子前空空的椅背上。他闭上了眼睛，手指抓在木椅上，似乎能感觉到她紧实、冷酷又令人安心的手握住他的手。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他的眼睛还是紧紧闭着，直到他的声音打破了这间昏暗、静谧的小房间里的宁静。

“艾玛·麦克切斯尼，”他大声地说，“艾玛·麦克切斯尼，你是个伟大、勇敢、神奇的女人！你啊！我现在相信你了！爸爸和我都信任你。”

---

1. 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美国邮务督察及政客，致力于恢复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发起过极端的运动，审查他认为不道德、淫秽的资料。（译注）
2. 露西·佩吉·加斯顿(Lucy Page Gaston)，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禁烟改革运动斗士，是美国禁烟联盟的创始人。（译注）
3. 阿帕奇人是指活跃于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地下罪犯组织，由流氓、抢劫犯、街头黑帮等组成。（译注）
4. 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北部城市。
5. 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城市。

# 第十章
# 中介不在的时候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但这个爱情故事有一个符合逻辑的结局。所谓符合逻辑的结局就是说在最后一段没有人抱得爱人归。由于逻辑和爱情一直水火难容，故事的结局估计不会很好。但是爱情故事的过程不应受到任何影响。这个故事不会欲盖弥彰，也不会让人面红气粗、心急火燎地跑到爱情花园的门前，却只会看到令人困扰但坚不可摧的石墙短句“亲爱的读者，让我们暂且放上一层面纱。”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一个男孩儿对女孩儿的爱。

从早上八点打开办公室的门开始，艾玛·麦克切斯尼太太就一直不间断地工作。就这样，她从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写了六封信，查阅了备忘录，把用来做衬裙的丝绸样本传给了下一个人，解雇了办公室里的杂工，给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斯伯丁打了个电话，还抽空吃了午餐。艾玛·麦克切斯尼正在做着的工作是人称“清理路障”的一种恼人的过程。艾玛·麦克切斯尼想要“清理路障”的时候，不会用锹，而是用推土机。

此时已经三点半了，她砰地一声关上了办公桌的抽屉，上了锁，把座机推回到原来的位置，发现了压在下面的显然是放错了地方的备忘录，匆匆扫了一眼，然后把废纸屑扔进了快满溢的垃圾桶里。她打了一个哈欠，抬高胳膊伸着懒腰。哈欠打完胳膊就放松了下来，重重地落到腿上，啪的一声。今天外面一直刮着旋风。就在那一刻，艾玛·麦克切斯尼差不多是耷拉着脸的。

但只是那一刻。紧接着她就笑了。嘴角上扬！露出甜美的酒窝！眼角的鱼尾纹也集体显现了出来。从小衣柜里拿外套的时候她还在像一个期待着什么的孩子一样笑着，然后就站在镜子前，调整着帽子的戴法。




“今天外面一直刮着旋风。”

帽子是那种小巧玲珑的圆形帽，只有很漂亮的女人才配得起它。这是一顶不留情面的帽子，色斑、大鼻子或者死鱼眼都会在它的映衬下一览无余。艾玛·麦克切斯尼站在镜子前，冷酷的小帽子盘踞在她的头发上，她蓄势待发，准备最后一个动作，要把帽子往下拉到属于它的位置——耳朵上方。但是即使只是现在这样奇怪地虚戴在头上，你也能看出来她能把这顶帽子戴得很美。

就在这个紧要的时刻，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的是T.A.巴克羽绒衬裙和内衣公司的总裁T.A.巴克。他笑着走进来，悠然自得，目光平和，像是一个人预料到将会有令人愉快的事发生那样。看到站在镜子前戴着帽子的艾玛·麦克切斯尼，他愉快的表情凭空少了几分自信。T.A.巴克开

口说："你好！要去哪？"同时他把一沓看着像是文件的纸放在了麦克切斯尼太太干净的办公桌上。

艾玛.麦克切斯尼没有转身，她圆满完成了戴帽子的尾期工程，成功地在帽子边缘露出半圈蓬松的金发。

然后她说："翘班，出去一趟。"

T.A.巴克捡起了那沓纸，暂时放进了大衣的内兜里。他说："作为这个不断发展壮大公司的总裁，我宣布我要一起去。"

艾玛.麦克切斯尼摆弄着身上的皮草。"作为上述公司的秘书，我有必要说明你没有被邀请。"

T.A.巴克手揣在兜里，站在那里端详着面前这个双眸放光的女人。他脸上又浮现出愉悦的神情。

"如果上述公司的秘书有胆子在十一月中旬下午三点半翘班，我猜想总裁有理由要求知道她的去向，然后一同前往。"

艾玛.麦克切斯尼漫不经心地扣上精致英式手套的搭扣。

"你吃午饭的时候不是已经休息了两个小时吗？我在办公桌上吃的，火腿三明治和一杯牛奶。边吃边口授了六封信。"

T.A.巴克眉头皱起，格外明亮的双眸中浮现出一丝恼怒。他走到麦克切斯尼太太的面前，低头看着她。

"听我说，你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一门心思工作没有问题，但是我的底线就是不能为之毁了我的胃口。你到底为什么不能至少午休上一个小时呢？"

麦克切斯尼太太反驳道："只有砖瓦工才能花一个小时吃午饭。你要是一个负责财务的女士，你的时间是浪费不起的。"

她走到桌子旁，手指按了一下台灯开关。柔和的金色灯光照着艾玛.麦克切斯尼曼妙的身姿、剪裁精致的套装、小巧玲珑的帽子和油光水亮的皮草。她面色红润，双眸明亮，像一个正在上学的少女一般。她的活力四射和机警沉稳无一不说明着她有适合的工作、安稳的睡眠、健康的

饮食和理智的头脑。她如十一月干爽凛冽的空气一般鲜活、清爽、充满活力、整洁如新。

T.A.巴克看着她，深吸了一口气。

他开口道：“你的衣服美极了，你知道吗，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皮草并不适合女人，显得大多数女人太过臃肿，但是你——”

艾玛.麦克切斯尼低下头看着暖手筒和围巾富有光泽的皮面，用带着手套的手温柔地轻轻抚摸着它。

“嗯——！这些普通皮草是挺让人满意的——直到你看到一个女人穿着海豹皮和黑貂皮。然后你就会想把它们当门厅地毯用。”

T.A.巴克走到了黄色灯光的范围内，照亮了他本就炯炯有神的双眼——激动的时候更加清澈的双眼。

“海豹皮和黑貂皮。”T.A.　巴克用富有活力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如果你想要那些，你可以——”

啪地一声，艾玛.麦克切斯尼关掉了台灯开关。动作利落得像是正中面门的一拳。她走到门边。小小的房间暗了下来。

她干脆地说：“我的海豹皮和黑貂皮基金要用来供我的儿子上大学，我四点半就要去见他。”

“哦，那就是你的约会！”T.A.巴克如释重负。

艾玛.麦克切斯尼无望地摇了摇头。“代我向一个男人无礼和没完没了的好奇心致敬！好吧！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虽然我本来想等安排妥当装修完再当作惊喜来公布的——过了十年在旅馆之间颠沛流离的生活，我要租一套公寓。普通的六个房间，有很多橱柜的那种。乔克会回来两天一起看房子。我本应该等到假期的，那样他就不会缺课了；但是我已经等不了了。我已经在旅馆里过了十个感恩节、十个圣诞节和十个元旦。什么可怕的情况都经历了。”

他们一起穿过了走廊。

T.A.巴克就像个孩子一样恳求道：“带上我吧，求你了！我很了解房

子，煤气炉、仪表、管道和所有东西！”

艾玛.麦克切斯尼揶揄道：“你！你可是有五层楼的住宅和山里的避暑别墅的主儿！”

“我母亲不愿意搬家。我本身很不喜欢那幢房子。那个破房子里的浴室冷得一缸热水没等洗就凉透了。”他们到了电梯前。T.A.巴克一脸倔强。“我要一起去！”他说着，疾步穿过走廊走向了自己的办公室。艾玛.麦克切斯尼按下了电梯按钮。电梯通道里还没亮起上来的电梯厢的灯光时，T.A.巴克就帽子、手套穿戴整齐，拿着手杖出现了。

“我想我的车在楼下。我们坐车去。地址呢？是不是七十号街那边？”

艾玛.麦克切斯尼走出电梯，转过身来。“车？我可不坐！如果你一定要一起去，就一起坐地铁。他们的一套公寓要价够高的了。我可不想坐着五千美元的车去，让中介每月再多收个二十美元。”

T.A.巴克微微一笑，欣然同意，开口说道：“那就坐地铁，有你在，布朗克斯火车都能变成玫瑰园。”

十二分钟之后，比附近高楼还要高出许多的新公寓大楼在他们的视野中渐渐清晰，正面外墙是乳白色瓦片搭配红砖，不知道是路易几世的风格，背面腻石灰的深棕色砖墙一看就是迈克尔·道赫蒂建筑公司的手笔。人高马大的迎宾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淡棕色制服上的绯红色配金色穗带和金光闪闪的纽扣令人炫目。为他们开门的门童仿佛是他的缩小版复制品。无比华丽的门厅堪比宫殿大厅。摆放着精雕细刻的大木椅、巨型橡树木桌子、挂毯和油画，落地台灯柔和的光照在织锦和天鹅绒上。

等待中介的时候，T.A.巴克拄着手杖，饶有兴致地环顾着四周。“和它一比，灯笼衬裤的展示厅显得像孤儿院的会客厅似的。”

艾玛·麦克切斯尼小声地回答道：“别被他们骗了。这都算在房租里了。楼上的公寓很小。如果我想招待客人，给人家一个好印象，那我就得在门厅里招待他们。”话音刚落，中介就从办公室里出来了。

走向他们的中介笑容满面、文质彬彬，风度翩翩，招人喜爱——但是又不会太过于招人喜爱；这么说吧，文雅里还掺杂了谨慎的防备。

“啊，来了！嗯，麦克切斯尼太太，我没记错吧？你看过房之后，向我询问这个房的人多得我都数不清。我不得不——哎呀——忍痛给你留着。你不是说想让你儿子——”

装饰得闪耀夺目的电梯载着他们不断上升。中介紧紧盯着T.A.巴克。

麦克切斯尼太太注意到了他的目光。她笑着开口说道：“这位是我的生意伙伴T.A.巴克先生。”

中介放下了谨慎的防备；只剩下周身散发的风度翩翩。电梯到了他们要去的楼层，他打开公寓门锁，用混合着忠诚和慷慨大气的姿势大力推开了房门。

艾玛·麦克切斯尼和T.A.巴克一起往里走，一边苦恼地说：“他认识你！月租又得多要十美元。”中介拉起一个台灯的灯罩，打开了灯，正了正灯泡。T.A.巴克四下看了看空荡荡的白墙、打过蜡的地板和简朴到极点的壁炉。

他说：“我就知道好景不长。”

艾玛·麦克切斯尼好脾气地说道：“要是还像大厅那么豪华，我也就住不起了。”然后她就走进了厨房，后面跟着她的中介，时不时地说着房子视野里的哈德逊河、快速列车、公园，就像从五十号街到一百号街，还有空城九号所有的中介一样啰嗦个没完。

T.A.巴克两脚开立，两手背在背后，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他拄着手杖，抬头直盯着豪华的吊灯。那是一个很华美的吊灯，集现代照明设备领域最先进的理念于一身。但是它还是经不住T.A.巴克严密的审视。他看得全神贯注，以至于门厅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的时候被吓了一大跳，手杖都掉在了光滑的地板上。艾玛·麦克切斯尼和滔滔不绝的中介从厨房里出来的时候，受人尊敬的T.A.巴克公司总裁正一条腿翘在空中，双臂快速地挥动着，一脸惊讶和受伤的表情，画面着实生动。

艾玛·麦克切斯尼睁大眼睛看着他。中介若无其事地走向电话，依然口若悬河。

他在说着："只是你看着小罢了，其实呢，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厨房也还是太大了。他们不喜欢大厨房。有太多家务要做。"然后就接起了电话。

艾玛·麦克切斯尼看起来很烦恼。她站在走廊里，头偏向一侧，就像是脑海中在构想什么画面一样。

她突然向刚受了惊吓的T.A.巴克说："来，你非要我带你一起来。现在就可以给你来这里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我想听听你对厨房的意见。"

穿着英式服装、胸前戴着栀子花的T.A.巴克自信地说道："厨房是我的专长。"然后就进到了煤气炉和洗碗槽的领地。

艾玛·麦克切斯尼用幅度很大的动作扫过了小到不能再小的房间。

"把它当作厨房，而不是橱柜，你觉得够用吗？"

T.A.巴克站在房间的中央，用手杖探了探四周的墙。

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听说今年人们——嗯——就喜欢小厨房。"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眼中闪现出某种明悟。"可能吧。但是每一次我想象自己的家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每次出门在外感到孤独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十年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规划厨房。一个足够储存所有罐装食品和一小桶小茴香腌黄瓜的厨房，一个做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足够堆放所有用具也不会显得杂乱无章的厨房。"

T.A.巴克想了想。他展开双臂，好像是受了什么挤压一样。"像现在这样两个人在房间里，一根小茴香腌黄瓜都会让房间显得很挤，更别说是一小桶腌黄瓜、丰盛的晚餐和——嗯——罐装食品了。但是——"

艾玛·麦克切斯尼尖声说道："至于火鸡，得拿到外面消防梯上去腌制了。"

中介开门进来说："可否原谅我失陪一会儿？楼下有人在等着——租约的事——马上就回来。请先四处看看——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一会儿会一一地解答——"

"好的。"麦克切斯尼太太的回答让他放下心来。他走出去关上门之

后，她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很好！壁炉台上面的镜子上有一个点。我一直想看看是缺损还是污迹，想得都快发疯了。”

她走进客厅。T.A.巴克若有所思地跟着她。他同样若有所思并且饶有兴致的看着她踮起脚尖大口地往镜子上哈气，用手帕擦拭有哈气的地方。然后她向后撤了一步，眼睛冷峻地眯成了一条缝。

她问道：“没了，是不是？”

T.A.巴克走到她的旁边，眼神中充满了审视的意味，也把头偏向与艾玛·麦克切斯尼的头相反的方向。然后他们的头就挨得很近。

最后他开口说道：“镜子本身就有毛病。”

言简意赅。也许他的话是有某种意图的，但是肯定不是想招致艾玛·麦克切斯尼狂风暴雨般的抗议。她转向他，嘴唇颤抖着，眼中满是愤怒。

她喊道：“你就不该来！你在这样一个六个房间的公寓里就像新英格兰炖菜里的松露一样格格不入。你难道觉得我不知道它有毛病吗？每一个正常的女人不论是住在平房、宫殿、农场庄园、山洞、农舍还是廉租公寓里，她的心里都憧憬过如果有钱会买的房子的样子。我早就从前厅的墙纸到地下室的洗衣机管子都设想过千万遍了，和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

T.A.巴克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你问我的意见，我就——”

“意见！如果每个人都这么不懂人情世故，一问就说出自己的真实意见，那这个世界会有多悲惨。我问你是因为我希望你骗我。我以为你会这样做。我需要振奋精神。我知道我付的租金和我租到的房子就像是坐标轴上X对应着一个未知量，只有中介知道答案。但是这里将会是乔克和我的家。这将会成为一个他能把朋友带回来，能放他的书、烟草、大学生的东西的地方。这是那个年轻人所有悲惨的寄宿学校、旅馆、男校和大学生活中第一次拥有的真正的家。有时我一想起他不曾有机会拥有的所有东西，那些我出差时的孤单和被忽视还有童年时的荒芜，我就——”

T.A.巴克就像是深思熟虑后作出了什么决定一样向前走去。然后他

大喘了几口气，又向后退，激动地踱步到门边，又走了回来。往回走的时候他发现艾玛·麦克切斯尼在满怀歉疚地笑着看他。

“现在你是不是后悔一起来了？来到这么一个破烂的地方？我想我是因为要见到乔克，要和他一起计划以后的事情，所以有一些紧张。——我——”

T.A.巴克停下了脚下的步子。他说道：“不用道歉。是我自找的。我是故意那样做的。我想知道你对这个公寓的真实想法。”

艾玛·麦克切斯尼饶有兴味地看着他。“那么，你现在知道了。可我才说了不到一半。这些年出差在外销售T.A.巴克羽绒衬裙，每天吃着不论是牛排还是冰淇淋都是一个味儿的旅馆饭，我一直都在设想这个小房子。我甚至都下定决心愿意付奇高无比的佣金来雇一个女佣，为我们做顿像样的饭，就像我总是对乔克承诺的那样，当我们有了钱，不用再在旅馆间流离时该有的生活。”

T.A.巴克盯着可以算是用来走路用的手杖，就像刚才盯着吊灯一样全神贯注。它是一个很精美的手杖——马六甲的精选品。但是它也不比吊灯有什么更值得关注的地方。

麦克切斯尼太太走进了餐厅，探头看了看窗外，敲了敲管家储藏室的墙，查看了一下墙灯。T.A.巴克一直在盯着手杖。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简直就是抢劫。只有纽约的中介才敢要这个价。我在芝加哥有一个朋友——玛丽·卡丁。你应该听我提过她。她在那儿的北部有一幢平房，旁边就有一个湖。房租低的不像话；而且——你相信吗？——房子里有书架、带精致帷幔的架子、餐具柜、整套卫浴、瓷器柜、衣帽架——”

声音随着她走进厨房而慢慢消失了。她再一次出来的时候，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芝加哥那个租金超低的平房不胜枚举的优点，诸如：

“——还有全身镜，厨房里还有稀罕的可折叠桌柜样式的小物件，还有——”

T.A.巴克没有抬头。只是“哦，芝加哥！”小声地用纽约人特有的方式嘟囔了一句。

“别像那样说'哦，芝加哥！'”艾玛·麦克切斯尼学着他的音调。“我曾经无数个不眠夜都梦想着能有那样的家，后院就有一个湖，有很长的游廊、美丽的蔬菜园，房子里满是浴室、凉台、朝阳的客厅、亚麻橱柜和——哎呀，乔克怎么还没来？”

T.A.巴克把目光从手杖上抽了回来。前面所有形容他激动时的眼睛的词语都不足以描绘他此刻眼中的光芒。这光芒直照进艾玛·麦克切斯尼的眼中，动人心魄。

T.A.巴克平静地说道：“艾玛，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想给你所有那些东西，从后院的湖开始，一直到亚麻橱柜和朝阳的客厅。”

站在餐厅中央的艾玛·麦克切斯尼一动不动地望着站在客厅中央的T.A.巴克。如果人类的表情是可以在十七秒的时间内把如释重负、追悔莫及、警戒防备、伤心难过、温柔似水、大吃一惊和充满女人味儿的同情怜悯都表现出来的话，艾玛·麦克切斯尼的表情可以说是表达出了所有那些情绪——甚至更多。当她缓缓地走向他的时候，最后两种情绪是最激烈的。

她声音中带着神奇的质感，开口说道：“巴克，我今年三十九岁了。你知道我十八岁就结婚了，八年之后离了婚。换做任何女人经历了那样的八年之后，都会走向两个极端之一：要么重新开始生活，把它带到阳光中，直到生活又一次变得宁静、甜美、澄净和完整；要么藏起伤痛，暗自神伤，用苦涩掩盖伤口，任仇恨滋长直至毁灭。我有乔克，所以我选择了阳光，感谢上帝！我那时说过，婚姻这东西我试过了，以后永远不想再试了。现在——”

T.A.巴克太过柔美的嘴角和下巴上的线条几乎是波澜不惊的；但也不是完全的波澜不惊。

他重复了一遍：“现在，艾玛，你愿意嫁给我吗？”

艾玛·麦克切斯尼的双眼看着很是神奇，它们充满痛苦，那些还未落下的泪使之更加炯炯有神。

她接着说道：“只要——他——活着，结婚这个想法就让我恶心。然而七个月前在爱荷华州，我拿起报纸，看到上面的字仿佛朝着我一边跳舞一边挥手。”——她用手掌蒙住了双眼——“麦克切斯尼——斯图亚特·

麦克切斯尼，四十七岁，卒于三月七日。今天在豪兰兄弟教堂举办葬礼。阿伯丁和爱丁伯堡请转载。”




“他说：‘艾玛，你愿意嫁给我吗？’”

T.A.巴克握住她蒙着眼睛的手，温柔地将它拉了下来。

他说："艾玛，你愿意嫁给我吗"

"巴克，我不爱你。等等！先让我说完！我三十九岁了，但是我依然勇敢和愚蠢，这么多年的工作、失望、挣扎和艰辛还是没有说服我世间不存在爱。见过我工作的人说我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女人。世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每一个女人都是适合结婚的女人，有的时候最漫不经心、最爱嘲弄、最自立的女人却是最适合结婚的。也许我是在犯一个错误。也许十年后，我会觉得自己傻，因为我让聪明人所谓的'机遇'从我手中溜走了。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巴克。"

T.A.巴克有些悲伤地争辩道："你太了解我了。但是至少我最好和最坏的地方你都了解。你不用冒任何风险。"

艾玛·麦克切斯尼走到窗边。有一小会儿谁都没有说话。然后她打破了沉默，干脆利落地说："我们是很好的生意伙伴，你和我。我希望我们永远都是。我能想象到的世上最美好的事就是一个女人嫁给一个自己在乎并且在乎自己的男人。但是巴克，你不是那个男人。"

然后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有人转动了门把手，一个瘦高的身影出现在门廊里。艾玛·麦克切斯尼就像一阵风一样穿过房间投入到了瘦高身影的怀抱中。

她高声说道："欢迎回家！看看你需要些什么家具。"

"这会很棒的——很棒！"乔克宣布道。"你们知道楼下的那个东方皇帝吗？我猜奥蒂斯·斯金纳[注]也会相形见绌的，要是——啊，您好，巴克先生！"他边说边探头看着隔壁屋子。"你们怎么不放轻松点儿？我还以为你是另一个中介呢。刚才在楼下见到了那位。他说马上就上来。他怎么回事？笑得像个蜡像似的。我坐的电梯都往上走了，他还在大厅里朝我笑，他的其他部分都已经看不见了的时候我还能看见他的笑。像个常见的笑脸猫。这是什么？客厅？"




“她高声说道：‘欢迎回家！看看你需要些什么家具。’”

他像一个高兴的男孩儿一样不停说着。走过来和巴克握了手。脸颊

绯红的艾玛·麦克切斯尼充满喜爱地看着他。然后她低声叫了起来。

“乔克，你怎么了？”

乔克像只猫一样转了一圈。“哪里？什么时候？什么？”

艾玛·麦克切斯尼用颤抖的手指指着他。“你！你瘦了！你——你这么消瘦。你的肩膀哪去了？你的——你的腿——”

乔克低头看着自己。眼里满是骄傲。他说：“是衣服的事儿。”

他的妈妈声音微颤着说：“衣服？”

“你是不是要落伍了，妈妈？你以前可是很懂男装时尚的。现在的男生都看着像自己的影子似的那么瘦。英式剪裁。没有垫肩。没有高跟。收腰。看我走路。”他大步走过房间，胸膛凹陷，抡圆肩膀，两个胳膊耷拉着，两脚分得很开，下巴向前伸着。

他的母亲问道：“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这样走路？”

“希望是。练了好几个星期了。他们把它叫做青少年跳步，我们大学生中最优秀的领袖们都这样走路。我跟着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好几天才学会。”

T.A.巴克和艾玛·麦克切斯尼之间的紧张僵持突然之间消散了，他们都笑了起来，然后被乔克自尊受伤的样子逗得又笑了起来。他们一直笑着，直到这个男人心中的愤恨和这个女人心中的伤痛和同情都化为一种相互理解。

乔克说：“你们就继续笑吧！告诉我，妈妈，卫生间里有淋浴吗？”然后就自己亲自去查看了。

笑声慢慢消失了。他的妈妈叫他说：“乔克，你的卧室想要单色的还是条纹的？”

“单色的，我有很多冠军锦旗和其他的东西要挂。”

T.A.巴克拿起放在角落里的手杖。

他说：“我要走了。你们俩肯定想要一起商量一下。”他提高声音对

另一房间里的男孩儿说：“乔克，我要走了。”

乔克的抗议声从客厅传来。“别留我自己和她在这儿。她肯定会哄骗我同意在我的卧室贴蓝色和粉色的玫瑰花蕾壁纸的。”

T.A.巴克至少还有心情随之一笑。艾玛·麦克切斯尼看着他，澄澈的眼睛里满是烦恼和不安。

T.A.巴克在门前转过身来，向前走了几步。“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翘班几天，去大西洋城。现在假期将至，你会发现工作慢慢地不那么多了。”

“好主意——很好。”艾玛·麦克切斯尼同意道；但她眼中的烦恼依旧还在。

T.A.巴克突然说；“再见！”

“再——”然后她又停住了。“我有一个全新的点子。说给你听，够你烦扰一个假期的。”

T.A.巴克冷冷地回答道：“我的烦扰已经足够了。”

“胡话！一个真正的烦扰。生意上的烦扰。一个惊喜。”

乔克走到他们身边，搂着她母亲的肩膀，她的手握在他的手心里。

T.A.巴克阴郁地看着他们。“领略过你的睡衣和灯笼衬裤计策后，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洗耳恭听。”

她向他保证说：“这次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别期望着会有像上次背水一战那样的大戏。”

急切和渴望代替了笼罩在他脸上的阴郁。“说吧。”

艾玛·麦克切斯尼等了片刻，然后说道：“我觉得是时候推出一条新的产品线了——主打产品。那就是——法兰绒睡衣。”

“法兰绒睡衣！”T.A.巴克的声音里充满了厌恶。“法兰绒睡衣！以前百老汇还是放牛荒地的时候人们就不穿那个了。”

“你也说是以前，嗯？”艾玛·麦克切斯尼反驳道。“那完全是纽约人的说辞。只是因为法国的三线女演员在冬季花园剧院[注]表演引进的闺房滑稽短剧时穿着海沫绿蕾丝丝绸睡衣，或者只是因为第五大道[注]的橱窗里只展示带荷叶边和丝带的服饰，你不要以为那就成了全国人民的恶习。听我说。”T.A.巴克的脸上露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而她仍然继续说着。“明尼苏达、威斯康森、密歇根、奥尔良、阿拉斯加、内布拉斯加和达科他州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很希望每天晚上能穿着实用的又厚又长的法兰绒睡袍，抱着暖水袋睡觉。在那些地方，休息不是一种社会仪式：它是艰辛生活的犒赏。我十分热衷于看到T.A.巴克羽绒产品重装推出一条简洁宽松的长款老式法兰绒睡袍。就算灯笼衬裤过时被拆了缝东西，女人们还会一直穿着法兰绒睡袍。”

这一刻T.A.巴克一扫脸上的郁闷，艾玛·麦克切斯尼眼中的烦恼也消失了。

巴克不快地说：“你看，如果你建议推出一条深海潜水服的产品线，我想我也会听你的。但是法兰绒睡袍！在二十世纪——法兰绒睡——”

艾玛·麦克切斯尼在他开门的时候笑着说：“好好想一想。等你回来我们就全力以赴把它做出来。”

他走出去关上了门。只剩下艾玛·麦克切斯尼和她的儿子留在他们未来的家里。

艾玛·麦克切斯尼说：“儿子，关上灯。来窗边。风景很好。光是为了这风景，房租也值了。”

乔克关了灯。一边往窗边走一边说：“你知道吗，金发美人，如果老巴克喜欢你，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老！”

“他四十多了吧，不是吗？”

“儿子，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美丽的妈妈已经三十九岁了？”

“哦，你！那不一样。你看起来还像个孩子一样。所有其他三十九岁的女人看起来显老的地方，你看着都很年轻。眼睛周围、下巴下面、你

的手还有你的嘴角。”

艾玛·麦克切斯尼在暮光中转过身来，看着她的儿子。“你在哪儿学的这些，年轻人，啊？在大学？”

然后就听见乔克转移话题说道：“风景很美，不是吗，妈妈？”两个人就站在那儿，挨着彼此，看着这座伟大的城市在十一月傍晚和煦的薄雾中闪耀着光芒。世界上有比纽约的夜晚更美的风景，从一个高层的窗户望去，淡紫色的薄雾温柔地笼罩着一切，就像一个美丽又世故的女人精巧地戴着雪纺围巾而显得格外温柔一样。世界上有玫瑰城，有山城，有棕榈树和湖城，但没有任何景色，不管是山、玫瑰、湖还是摇曳的棕榈树，更能让人不知为何地喉咙一紧。

眼前的景色感染了这两个渴望有一个家的人。其中一个人几乎是违心地开了口。

乔克犹豫而痛苦地说：“妈妈，这次回家的路上我感到了力量。”

他的母亲转过身，在昏暗的暮光中看着他的脸。

她波澜不惊地问道：“怎么了，乔克？”

穿着跳脱年轻人衣服的清瘦身影试着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然后他又试了一次，只吐出了四个字：“一个——女孩。”

艾玛·麦克切斯尼等了一会儿，直到感到那只抓着自己心脏的冰冷无情、躁动不休的手稍微松开了一点点。然后她说：“告诉我，阳光男孩儿。”

“啊，妈妈——那个女孩儿——”声音中饱含苦涩的痛苦和幻想破灭的青春。

艾玛·麦克切斯尼紧紧挨着他，把戴着小巧帽子的头靠在男孩儿的肩膀上。她挽着他的胳膊，舒适而温暖。

她鼓励地跟着重复了一遍：“那个女孩——”

然后乔克继续说道：“那个女孩。”他开始说着内心的悲伤。“啊，母亲，那个——女孩——”

1. 奥蒂斯·斯金纳是美国戏剧导演、制片人、编剧和演员，生于1958年，卒于1942年。（译注）
2. 冬季花园剧院是舒伯特兄弟于1911年建造的剧院，入口位于百老汇，剧院早先的固定演出《猫》是其最成功和运行时间最长的节目。（译注）
3. 第五大道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一条重要的南北向干道，南起华盛顿广场公园，北抵第138街。（译注）